

同 路 人

彭 成 慧 譯



上 海 民 智 書 局 發 行

1 9 3 4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同

路

人

每冊實價大洋八角

譯者

彭成慧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塘山路九二六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武昌長沙)
民智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二〇〇至二〇二)
民智書局

顧仲彝序

我常常勸人家翻譯，因為翻譯是文藝創作最好的練習和準備。摹做是創作的第一步；由摹做名作家的傑作而到摹做人生是創作家必經的歷程。創作文藝嚴格說起來是句不通的話；因為離開了摹做就沒有文藝；當然文藝最後摹做的對象是人生，或者是人生變幻出來的憧憬。不過人生是千頭萬緒千變萬化，不知選擇整理的人是無從摹做起的；於是乎我們研究過去的偉大作家的選擇整理方法，作我們自己選擇整理人生的榜樣參考。所以創作也是摹做，不過摹做的對象是人生，不是已成的傑作罷了。

研究過去成功作家選擇整理人生的最好方法莫過於翻譯。平時閱讀傑作的時候，常常為故事的興奮或詩意的飄蕩把我們的心都灌注在牠的上面，而忽略了作者的文思的開展，技巧的應用，佈局的周密，文字的修飾，前後的呼應等等；閱讀一過僅不過得到一個總印象，細枝節目是無暇顧到

的。但是翻譯的時候，你就非一字一句的推敲，一段一節的斟酌，統觀前後和首尾，細究連接和含蓄；譯前，讀兩三遍得其神色文氣，譯後，校兩三遍使前後一貫氣勢勻稱。所以翻譯一本書比閱讀一本書，其瞭解作者的能力，至少要加三四倍；而對於寫作法的心得更比閱讀什麼書的功效大。所以翻譯不是工作而是練習，是有志創作文藝者的最好練習。

但是翻譯是件不容易的事。胡適之說過他創作每天可以寫三四千字，但翻譯至多二千字。為什麼不容易呢？第一，因為翻譯好的人對於中英文文都應有相當的深造——不獨是根底——，不然囫圇吞棗，辭不達意，牽強誤會，生硬支離。至於外國語句的轉變為中文，不失原意，不失原來的語氣，更需要長時期的訓練——往往為了一小段插語的無從安置，費了許多心思去設法；往往為了語氣的不合塗改至六七次的。所以不耐煩做細功夫的人，於其翻譯情願創作。現在中國創作家之多而且好，確是值得可喜的一件事，但在翻譯方面很少有比較可讀的作品；這一方面是因為翻譯作品

惡劣的多已失去社會上閱讀者的信仰，一方面是翻譯名家都感覺到翻譯工作太苦，轉變而去創作了。

然而，中國的新文藝的進展能如此突飛猛進，翻譯的功勞我們不該輕易抹殺的，雖然我們的翻譯是毫無系統的，零亂的。我們不應該輕視翻譯，在文藝運動上偏廢翻譯。我們要使翻譯成爲創作的輔流，暗流，使創作翻譯有互相引進的功効，使將來的中國文藝創作成爲世界的前進的一股勢力。

成慧有志翻譯已五六年了，我很早就讀到他的譯稿，那時他還在中學，又是廣東人，白話寫得不流暢的地方很多，我就指導他看許多書，他就日夕埋頭不厭煩瑣的閱讀寫作，改了再抄，抄了再改——這樣五六年的苦工之後，不但使我驚異他進步之速，並且使我真喜歡在這樣青年浪漫風氣盛行的現在還能見到這樣刻苦用功的譯作家。他把歷年來翻譯的成績，改抄不知幾多遍的譯作，選了十三篇，印成單本，教我寫幾句序言。這十三

篇中包含了好幾個國家，內美國兩篇，捷克兩篇，法國一篇，南洋一篇，羅馬尼亞一篇，埃及一篇，俄國一篇，英國四篇。十三篇中各篇有各篇的作風，各篇有各篇的興趣；例如古柏的舊夢，是回憶時的憧憬，幽黯哀宛；肯美特卡的鵝，描寫窮人愛鵝的悲哀；至於佐治吉星的四篇，無不以幽默的文筆格調，描摹人生可喜可悲的瑣事，絲絲入扣，恰到好處，譯者煞費苦心，摹擬他的神色。

這本小集子是成慧文藝貢獻的開始，我希望他繼續努力，往後有不斷的翻譯和創作的文藝，貢獻給中國和世界。

顧仲彝

一九三三，七，二十二。

何家槐序

翻譯對於創作的重要，在前面，顧仲華先生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我對於創作雖無多大經驗，但文章總算寫了幾篇。在初中時，因為地方太偏僻，無機會看到新書，根本不懂得新文藝。進了高中後，知道是知道一點了，但不愛翻譯，只歡喜創作。這怕是普遍的現象，不單是我一個人如此。以前翻出來的東西，稱得起名著的很多，所以不使人愛讀的原因，自然是不適合國人心理，或者是譯筆過於艱澀的緣故。中國的翻譯家信手亂譯，以致減少了一大部份讀者，是可痛心的一件事。在目前的文壇，我覺得翻譯更有提倡的必要。翻譯與創作，在我國，的確有母子的關係。沒有母親的養育，孩子是不會長大的，這是極平常的真理。我們的創作沒有翻譯不會發達，不會蓬勃，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固然一個寫文章的人，想從外國材料中剽竊一點內容，萬分不對，但技巧，却非得跟西洋作家學習。

單靠一點可憐的形式，怎能表白這個大時代的側影？所以我是敬愛着不論那個——只要他能翻譯，他有心翻譯，而且已有了相當的成績。現在有許多人，自己已不動筆，却專門指謫人家，說什麼地方譯錯，什麼地方譯錯，多少無聊！譯錯是難免的，只要有篇文章譯出，不論怎樣錯，但這譯者比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已高出萬倍，因為他至少已有貢獻，他的譯品多少總發生一點影響。我自己很有這種經驗，我相信以上的話，一點沒有錯兒的。其實學創作的人，看翻譯都只抓着一個概念，一個大意，所以譯錯的多少雖有關係，却並不十分嚴重，但我決不是提倡濫譯，千萬別誤會！

簡直了當的說，我敬愛着一切翻譯的人，因為他們幫助我們。兒子沒有不愛父母的，一個創作的，那可以輕視翻譯？

成慧很努力翻譯，就這點已夠使我高興，別提他所翻的全是名作。因為膽子小，心又細，所以初翻的東西大約都已塞入紙簍，沒有印出來，勸他發表，他老是拒絕，這真是一個翻譯界的君子。他跟我完全一樣，往往

看不起自己的心血，以爲自己的東西總是寒酸得很。到最近，他才敢稍稍自信一點，把譯稿發表保存起來，但集成單行本也不知經過幾許唇舌。我們慫恿他，鼓勵他，不讓他再把譯成的東西毀掉。所以這册子的出版，頗費了一番周折。現在快要印成了，這臃腫的，從未正式生過孩子的母親固然歡喜，但最感到高興的，還是我們這些催生的，或者接生的老太婆。這是真正的愉快，中國文壇上居然又有了一册可讀的，可給人模仿的譯文。這快活，我希望與讀者平分。

這裏面的十三個短篇，我担保，每篇都可以一讀。我曾粗魯讀一過，覺得很愉快，其中有幾篇是很新穎可喜的。鵝寫得很淒涼，死前的自白也很沉痛，描繪尤其入微的，是在戰爭的冬天裏，這三篇文章告訴你現社會的病態，現社會的黑黯。我是一個傻瓜由俗字俚語寫成，一個馬夫的行動思想，完全給活靈活現，有聲有色的發現出來。小青紗纜是愛情小說，單看這名字，已能使人想到青翠溫暖的南洋，何況裏面寫得那樣幽美。自作

多情寫得非常有趣，欺騙足以迷惑人，這是真事。像失去的星一樣俏皮，一樣動人的小說是少見的，寫得太虛幻縹渺，太抽象，但可愛處就在這點。其實這篇的哲學，明白的說，也不過一句話：『Love surpasses everything』。我很愛讀同路人，因為牠寫靠文字生活的困苦，我自己也寫文章，自然難免生同情之感。革命者似乎平淡，其實是很深刻的，文字也非常細膩。人們有許多不可理解的脾氣，有些嗜好簡直很可笑的，但往往因了這種怪癖的嗜好，受到極大的痛苦，甚至磨折到死還有不改這種本性的，克里斯托費孫就是寫的這類悲劇。重逢寫一個懼內的，卑小的靈魂，因抑鬱而枯萎。快樂之道的主人翁的吝嗇，是很可驚的，但也極普通，極平常，在我們身邊時常可以見到這種量窄的人。讀了 Copard 那篇舊夢，我的心裏洋溢着溫柔，這樣可愛的文章，在國內曾經見到過一篇嗎？

上面敘述了我的感想，沒有一點兒誇張，雖然譯者是我的朋友。

我原來不願替人家寫序，但成慧囑咐了幾次，萬不得已草草湊成這

篇東西。是爲序。

何家槐

二十二年夏。

自序

這裏所譯的十三篇東西，是從許多書本和雜誌中選擇出來的。有幾篇是高中時候的舊譯，然而大部份却還是最近半年來譯成的。各稿譯成後，曾陸續在新生雜誌，文華月刊，讀書雜誌，矛盾月刊，前途雜誌，新學月刊各處發表。

許多人都說創作艱難，其實翻譯也不容易。翻譯這件工作，不獨對於原文要有深切透澈的了解，而且對於本國文字也要有相當的基礎。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以後，還要善於運用本國的文字，把原文的意思神色，很準確，很靈活，很真切的表達出來，這就是嚴又陵所說的「信」「達」「雅」三件事。要做到「信」「達」兩字已不容易，何況還要「雅」？過去有許多專門從事翻譯的學者，往往也還不免要譯錯，至若文字的流暢與否，還是另一個問題，可見翻譯工作是怎樣困難的一件事了。不過我們明知翻譯艱難，却還要

去譯，自然是不得已的事。

我自己往往看不起自己的心血，總覺寒酸得很，家槐說得一點也沒有錯。所以自己過去所翻的東西，不要說刊印單行本，就連發表的勇氣也沒有。若不是他們的慫恿和鼓勵，我想這些稿子，不是繼續丟進字紙簍裏，也是在抽屜裏吃西風的。記得張采真翻譯沙翁的如願 (As You Like It) 時，曾在 Harvard Classics Vol. IX P. 316 裏引了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致他朋友的信中的一段話，作爲他翻譯該書的目的。那段話是這樣的：『我將譯希臘文爲拉丁文，或譯拉丁文爲希臘文一件事，視爲很有益的練習。藉着這個方法，你可以得到表現的準確和高尙，你可以得到美麗的詞藻的變化，你可以得到解釋的流利和力量；而且在摹擬最好的模範之中，你可以得到爲自己創造這樣模範的便利。此外，在你平常念書的時候，這樣的東西也許會忽略過去，在翻譯的時候，牠們却不會逃脫了你，而且這種方法更要增加你的知識，長進你底判斷』。老實說，我自己當初翻譯這

些東西，其目的也不過只盡如此，出版的野心，原是沒有的。現在單行本終於印出來了，我希望牠能夠給讀者一點益處。

我非常感激仲彝師，因為他永遠是那麽溫柔，那樣和藹，像自己的手足一般的教導我，現在我之能夠念念英文書，能夠翻翻東西；這功勞實在是他的。各稿譯成後，他又不嫌麻煩，替我修改，校正，還替我寫了一篇序。蠡甫師也幫我很多忙，我也很感激他。家槐不辭勞苦，也替我修正了許多譯文，而且也替我寫了一篇序，我也很感激他。其餘桐侯，炎德，梓川，福熙，以及我的姊姊瑞寬等，不是鼓勵，便是幫忙，我也十分感謝他們。還有幼炯師的循循善誘，殷殷指導，也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自己年紀尚輕，還在學校裏念書，過着學生生活，經驗已不豐富，英文造詣也還很淺，譯錯的地方，恐怕很多，像“Anderson”的“I Am A Fool”一篇就很難，全是用着美國的俗語俚句。雖然仲彝師曾替我校對修改，但是他很忙，疏忽的地方，恐仍不免，深望讀者切實的指正！我很歡

喜引用鐵民師的幾句話來作本文的結束：『倘蒙讀者虛心的賜教，固然是感激之至，即使盛氣的指責，也是歡迎的，因為至少可以使我知道我的謬誤，並且知道有高明的讀者』。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彭成慧於暨南大學。

目錄

顧仲彝序

何家槐序

自序

捷克·波生那·肯美特卡 (Bozena Kumeřicka) ..

鵝 1

捷克·阿圖卡·西亞 (Otokar Theer) ..

死前的自白 二〇

美國·古柏 (Coppard) ..

舊夢 四一

美國·社烏·安迭生 (Sherwood Anderson) ..

我是一個傻瓜.....五七

英國·佐治·吉星 (George Gissing) ..

克里斯托費孫.....八二

重逢.....一一四

快樂之道.....一三八

同路人.....一五八

法國·曼達 (Mender) ..

失去的星.....一八三

南洋·騷芬·古魯士 (Southern Cross) ..

小青紗繮.....一八七

羅馬尼亞·瑪麗 (Marie) ..

在戰爭的冬天裏.....	一〇四
埃及•培•退馬 (Bey Teymur) ..	
自作多情.....	一二七
俄國•阿西巴瑟夫 (Artzibashev) ..	
革命者.....	一三六

鵝

捷克Bozena Kumeřicka 作

遠遠望去，牠們彷彿大朵的雛菊，點綴着綠色的草原，這樣的白，這樣的安靜！只有當牠們在空中展開而且拍着大翅膀，以及伸長牠們的頸子，用牠們粗笨的腳在四周打轉的時候，這幻象方才消滅。

鵝是婦人們的愛物。我知道對於有些婦人，鵝是代表人生光明的一面。她們很熱情的愛護牠，用一種奇異的，不可解的音調同它談話。這種音調像是專門適用於鵝的，因為就是對她們的兒女，丈夫，或者其他任何人談話的時候，她們也不用這種聲音。一個人不能撫弄或者溫存一隻鵝，也不能同它接吻，因為它根本不懂這種親暱。可是我們的婦人還是要愛撫鵝，用她們滿是憐愛的眼光。

時髦的太太們有她們的鸚鵡。我們的農婦也有她們的鵝，牠們是她們的驕傲，她們的奢華，她們的需要。

沒有一種鳥能夠像鵝一樣的多情，當它撫弄曬在籬笆上面的，牠的主婦的裙子。牠會喋喋不休，似乎說：『我知道你，你是屬於我們主婦的。你時常在天井中，田野上，大路旁招展。你帶給我們滿裙的蒲公英和燕麥。你是我們主婦的裙子！』於是它熱情地望着裙子，很甜蜜地喃喃自語，而且很溫和地用嘴撫弄，彷彿充滿着熱情似的。

我愛看它們列成一行，用着學者的態度，鄭重的，慢慢的向前蹣跚。我愛看它們散在路上，揚起灰塵。我愛看它們掠過田野，很高興的叫着；或者很鎮靜地，很驕傲地在池塘中游泳，像幾朵大的水蓮花。我愛看牠們在草地上小睡。那時牠們的嚙囊裝得很滿，牠們的翅膀垂了下來，無憂無慮的，不時低語着彷彿正在夢中——牠們已經吃飽，已經很疲倦了。在大雨天，牠們站在陣雨中，望着天，奇怪着雨點是從那兒來的，很高興的那

種神氣，我也非常的愛看。

黃昏降下來了，叫喊的聲音飄過空地和方場：『鵝兒，鵝兒！回家來！牠們在那裏？鵝兒，鵝兒！什麼地方是我們的鵝兒？』鵝兒真的回來了，好像聽到叫人去做晚禱的鐘聲一樣。

當牠們從方場中消失的時候，似乎這個小村莊閉上了牠的白花，像一種有知覺的植物。

有一種鵝最使我敬愛，那是窮人們的鵝。沒有人會問牠們，『你們怎樣得到食物的？』可是牠們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很快活的回到牠們怪寒儉的住家。牠們比別的鵝走得還要泰然——這兒兩隻，那邊三隻一隻的結成許多小隊伍，雖然經過那些很大的，堆滿着穀的空地，牠們却並不注意，牠們只是莊重地，安靜地走着，直到走回牠們自己的，窮酸的門前，消失在那些門的後邊。

我知道有三隻像這樣的鵝——三隻純粹白色的，老了的，有沙啞的，

憂鬱的聲音的鵝。牠們時常排成單行的慢慢地走，帶幾分莊重。每隻鵝都有一個小小的紅頂，那是很適合於牠們的。

牠們時常從一座很寒儉的，像朶生滿青苔的，出虫了的爛菌似的茅屋中出來。那兩個小窗是齷齪的，憂鬱的。有個三歲的女孩，時常在院子中的井旁邊和垃圾堆裏玩耍。離開不遠，有個個體的，滿是皺紋的老婦坐在門檻上，在縫補着一些不成形的，破爛的東西。偶然她也會停住工作，舔一舔她那生着肉瘤的，佈滿着青筋的右手上的兩個手指。

她時常在天井裏跛行，她的頭和她的手顫抖着，好像秋天的黃葉被風吹散，憂鬱地，慢慢地落到地上。她是這個村莊上的乞丐。她的女婿——一個工人，同她的女兒同年死去。他傳給她一間茅屋，三隻紅頂子的鵝，還有一個只生下來四個月的孩子——露伊斯。露伊斯成天成晚的號哭，而且——天呵，她怎樣快的吃了那些經過她嘴唇的東西，當這老太婆用她沒有牙齒的牙肉咀嚼過一番，使食物變成柔軟以後！

這是一種間在新舊兩生命中的苦鬥，似乎一個要毀滅另一個，不住的吸收着另一個人身上的溫暖。這是說露伊斯的兩隻小手，要從那雙無力的，顫抖着的，老婦的手中找尋食物；這是說兩張沒有牙齒的嘴巴，同樣的飢餓；這是說兩對眼睛，互相悽苦地凝視，互相悽苦地招呼；這也是說兩顆脆弱的心，同時因着疲乏與衰弱，很急地跳動。

整夜都可聽到小孩子的哭聲，同那老婦的聲音，一個不能睡熟，一個却是需要睡眠的。

天曉的時候，太陽照在她們正熟睡着的身上，蒼白的，力竭的，她們的嘴唇閉得很緊。圍着她們的只是窮苦，惡濁的氣息——那是她們一夜苦鬥的明證，那是死的呼吸，在這種氛圍氣中，她們都爲着生命苦鬥。

天一曉，這三隻鵝就用牠們的長喙把門開了，走了出去。牠們沉靜地，莊重地走向那多露的，芬芳的，能夠找到食物的，上帝爲牠們預備着的地方。把那最可怕的人類住處的一隅拋在腦後，牠們在那裝飾着大自然

的天蓋下面躑躅。牠們找到浮滿水草的溝渠，閃耀着穀粒的，已經割刈了的田野。路上散滿着農人們從小車子上採擷下來的梅花，和大張的蘿蔔葉子。空中滿是百靈鳥的歌聲，太陽放射出溫暖，池沼蒸發着潮濕的香氣，預告着一個快樂的游泳。這三隻鵝躍入很有趣的急流中，快活地游着，牠們的愉快的叫聲，應和着其他的鵝。

太陽下山了，晚風在空中吹動，田野漸漸的沉寂下去。這些排成一長列的鵝，像白的帶子一樣，懶懶地走着回家。牠們有的在空中飛起，很喧嘩地向前飛去，有的却被一個手裏拿着柳條的，面孔曬得很黑的村女趕着走，非常快。可是這三隻老太婆的鵝，却走得非常的慢，似乎牠們預感到牠們家裏的，悲慘的貧乏。從那裏傳出小露伊斯的哭聲，她睡在為淚所濕的枕頭上面，當那老太婆正在為她們自己煮着菜羹的時候。

牠們一到，那老太婆馬上放下她的錫調羹，推開她的鉢子，讓露伊斯號哭，拿了一點乾燥的麵包皮，走了出去。她那顫抖的，疲倦了的聲音，

聽起來非常甜蜜可愛，她說：

『歡迎，歡迎你們回家來！這兒是一點晚餐，我想你們能夠咀嚼的。』牠們從牠顫抖着的手裏取了食物，撫摩着她的圍裙，舉起牠們碧色的，鑲着黃邊的眼睛，很柔和的叫個不休，而且蹣跚地走到門沿，爭着親暱這個老太婆，似乎牠們想告訴她宴飲，自由，以及牠們在那一天裏所享受到的快活。

牠的眼睛模糊起來，牠的嘴唇顫抖着，向着牠們說：

『這是好的，鵝兒！兩星期以後我能採一點毛了。露伊斯必得從你們身上採取羽毛，做成一張床。吃罷，吃罷，我親愛的！呵，我的寶貝們，生命是艱苦的！我生了十個孩子，又一個個的埋了他們。我生過十個孩子！現在我年紀已老，快要進墳墓了，可是，天呵，我還得再養一個小孩！我得帶領她，可是我衰老了，我親愛的鵝兒！我的心身都在顫抖了。可憐的露伊斯！可是我不能——不，不，我不能，我可能嗎，我的鵝兒？』

她微笑，輕輕的嘆息，踉蹌地走到牠們的小棚旁邊，讓牠們進去，關上了門說：

『這樣你們明天再可把牠開開了。我只能睡到天放光的時候。呵，這些夜，這些可怕的晚上！這樣，鵝兒，是這樣的。感謝上帝！』

這老太婆像這樣子的撫養着露伊斯，一直到她三歲的時候。她從不想到這些鵝如何生活，如何能夠不餓死。

露伊斯直到那時還不能走路，好像就是這種事，她也要使她的外祖母感受痛苦。她開口說話的第一個字就是『鵝』，因為她從老太婆那裏，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字。那老太婆說起這個字的時候，是很尊敬，很溫柔，很莊重的，特別是在晚上，那時她坐在階上，看着那些鵝從牧場上回來，彷彿忠心的家犬。

在這種時候，她就將鵝指點給露伊斯看，她的驕傲就像一個富人炫耀他的財寶。

「鵝，你看，我們的鵝，白得像雪一樣。露伊斯，什麼東西已經來了？這是什麼？撫摩它們！說一聲『我的鵝，我的。』可不要窒死牠們，你這個粗魯的孩子！」

蔚藍的，閃耀着的天空浮在她們頭上，降下來一種神聖的和平，混合着百靈鳥的歌唱。從那附近的田野裏，傳來稻禾的絮語。在路上可以聽到孩子們的喧嘩，不知那裏有一隻狗在憤怒地狂吠。那個小小的天井，是陰黯的，混亂的，那間茅屋已經快倒了。那是她們的整個天地，當她們都吃得飽飽，圍在羣鵝中央的時候，她們不再願望什麼了。就連那永恆的世界，她們也是不妄想的，因為那世界過於渺茫，過於不可思議。

從露伊斯開始用那雙瘦弱，彎曲，褐色的腿走路，能夠叫她『外祖母，外祖母』，而且整晚睡得很熟的時候起，這老太婆似乎陶醉在她外孫女的微笑中，雖然她是吸收最後一點精力的第十一個孩子，可是她原諒她了。聽這孩子在房子裏或院子中大笑，看她很貪婪地吃着她外祖母討乞得來

的黑麵包或者黃色的番薯，是這老太婆的快樂。露伊斯拉着她的裙子，跟從這裏到那裏，蹣跚着像隻鴨子，或者回來看見她濕着睫毛，張着小嘴，睡得很熟的躺在一把長椅子上，像個小老鼠似的，她也很高興。

竟已把露伊斯撫養成成人，她覺得真是一個奇蹟。她想她依然還有精力再活幾年，那是她在祈禱或做夢的時候，日夜希望着的。

可是她已經老了，她的臉上已有許多死亡的痕迹。她的全身被年歲壓彎，這種重濁的，時日的空氣，露伊斯日夜的呼吸進去。她在這種氛圍中長大，呼吸着這種空氣，浸透了這種空氣，可是她自己呢，似乎已經走近墳墓了。

有一天，她找到露伊斯發着寒熱，兩個拳頭緊緊的握着。她睡在房子正中的地板上，她的背後墊着很厚的鵝毛，把它當床用。當霞伊斯還是一個嬰孩的時候，她時常把她裹在鵝毛裏面。顯然的，這女孩子找到了鵝毛，而且把它鋪在堅硬的地板上當床，那時她一定覺得她的頭昏暈，什麼東

西全在她的四周圍打着迴旋。

她正睡熟着。

這老太婆注意到露伊斯的呼吸發燒，搖擺着她那顫巍巍的頭，把這孩子安置到那隻她自己曾經睡過的，笨重的，樑木做成的搖籃中。她想搖醒露伊斯，但她低聲說着不可解的囁語，還是酣睡下去。

『這是風——它變了。我應得讓她安睡，或者睡覺可以治好她。這樣小小的一點東西，我想它一定不得使她大病的。』

黃昏逐漸的深沉起來，瀰漫在大地上面，像一張銀色的綢。太陽的餘光，把幾片天際的浮雲染得緋紅，而且在它們上面蓋着一層珍珠色的光輝，看去很像魚鱗。在這種時候，我們往往有一種極快活的感覺，混合着一種甜蜜的渴望。這種感覺，原於我們獨對燦爛的，神祕的太空所生的印象，似乎我們漸漸的飛騰上去，大地却漸漸的下沈。

那間寒儉的，在老太婆茅屋中的小房子，滿佈着陰影。黑暗從屋角升

起。這時她已喝完了一大碗拌和着麵包的咖啡。在感謝過上帝，劃過十字以後，她拭一拭流汗的臉孔，走到門檻上去。露伊斯轉了好幾次身，開了她那乾燥的嘴唇，但這老太婆看不見她。她正在門外等鵝，牠們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會回來的。

因為她是這樣的不幸，這樣的可憐，這樣的衰老，以致在四鄰，她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之訴苦。她孤獨得甚至連那些最窮的人也怕給她好顏色看，惟恐她會向他們求乞。無論什麼人一見她，他們就把門鎖上，或者很惡毒的說：『那個老婦又來了，哦老天，爲什麼她還不死？』

因此這老婦實在沒有人可以談天，可以向她說：『施一點恩吧。』她只有上帝，她老是向着他所禱。她的老年充滿請求和感謝，不論是向人或向上帝。她一個人立在門口，望着天，在她暗淡的眼中，那是模模糊糊的。往那快腐爛了的，圍着天井的籬笆後邊，可以聽到少婦的聲音。空中應和着鵝叫，牛叫，尖銳的，牧童的角聲，以及田雞的喧噪。可是這些聲

音都像沉入地面，沒有一種是向着那靜寂的，溫柔的太空飛昇。

這老太婆冷得發抖了。她想回房裏去，可是她不能，因為她很焦急的盼望着鵝，牠們沒有依照平常的時間回來。

『呵，呵，牠們在什麼地方？』她說着走了出去。『牠們從來不曾如此的，難道碰到什麼危險了嗎？』

她走過天井，踉蹌地走近鵝棚，望一望裏面，搖搖頭，於是又走到大路上去。

那些少婦們仍然靠着籬笆談天。

路是空寂的，在黑暗中，沒有一點這三隻鵝的影蹤。

『一定碰到什麼危險了。』這老太婆低聲說。『我一定要去找尋牠們。如果碰到了什麼危險，那怎樣辦呢——呵老天！』

她忘記了露伊斯，忘記了一切，喘着氣，駝着背，急急的向着村莊走去。走過那些少婦的時候，她喊着她們說：

『朋友們，你們可看見過我的鵝嗎？』

『怎麼，你有鵝？』

『三隻，朋友們，三隻這樣好的鵝。怎麼辦，牠們竟沒有回家！我有三隻紅頂子的鵝，請想想看，有沒有人趕牠們過去？』

『呵，不知有多少鵝經過這兒，爲什麼你不留心它們呢？』

她知道同這些根本不曉得她有鵝的婦人談話只是空費時間，仍然喘着氣的向前跑去。她顛巍巍的向前走，像溜似的溜過草地，走上一個小小的山坡。她用驚奇的大眼看着四周，看她能不能夠找到鵝，或者有沒有誰見過牠們。星星在天上閃耀，像銀色的露水，在灰藍色的花上發光。黃昏漸漸深沉了，只有在西方天際，還騰着鮮紅的一線。這老婦逢人便問，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們。

走到聖保伯拉教堂的時候，她幾乎疲倦到要死，這時她碰到一個知道她的鵝的人。

「你在找什麼？」他問。

「鵝，我的鵝——三隻有紅頂子的鵝。呵，爲了牠們，我寧願哭出血來。」

「爲什麼你不好好的顧管牠們？牠們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她已把牠們關進官立的獸欄（註）了。你可知道？牠們以前已經走進他們的菜田不止一次了，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這種事的。去年春天他的房子燒掉了，而且他又沒有什麼保險。爲什麼他要飼養陌生的鵝呢？你爲什麼要養着牠們？是的，是的，牠們是在獸欄中，關在那裏。」

「什麼？把牠們關在獸欄裏？呵，牠們會碰到什麼事呢，我的朋友！」
那個人高聲的笑。

「會碰到什麼事情？如果你想領牠們回來，每隻鵝你得化十個古德奧的贖金。」

「十個古德奧？不，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弄錯了。我沒有這樣許多

古德奧。」

『那牠們就得餓死。』那人一面說，一面馬上走了開去。因為他並不像這女丐一樣的貧困，她也許要向他討三十個古德奧。

她仍然站着不動，因這突然而來的打擊，驚住了。她想了解已經降到她身上的災難。她不懂爲什麼牠們會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被關在獸欄裏，像盜賊一樣，她也不懂爲什麼牠們不在牠們自己的小棚子裏。

可憐的東西！牠們一定要驚奇，當牠們發現被監禁在奇怪的牆壁中間，而且那穿着藍裙子的老婦人，也沒有把牠們麵包皮吃。怎樣辦呢？

除了回家去以外，她沒有別的方法。露伊斯病在家裏，她得回去看看她，也可以籌劃籌劃得到三十個古德奧的方法——這是真的事。或者在兩三天以後，她能夠得到這把數目，如果一個個的積蓄起來。可是這些鵝不能依賴善人的恩惠。一定的，只要明天早晨牠們就會飢渴了。怎樣辦呢？

『哦聖女馬利亞！我很憂愁！』她說着，找她回家去的路徑。

當她走進天井，想到那個空棚的時候，她痛苦得忍不住啜泣長嘆。茅屋的窗子都是黑暗的，她想她聽到露伊斯正在號哭。

她走進房子，燃上了一支火油燈。這盞燈馬上發出一陣黑烟，朦朧地照着各處。在這間房裏，是一隻大泥灶，一張櫥木桌，一條靠壁的長椅，兩條椅子，一張床，還有一個搖籃。露伊斯睡在搖籃裏，臉上露出恐怖的表情。那是顯然的，四周圍的黑暗，孤獨，靜寂，曾經驚嚇了她。沒有一點兒人聲，她只能聽到她自己的聲音，她自己的很快的呼吸。

她那瘦弱的，發熱的手交疊着，她的眼睛張得很大，她的頭髮糾纏在一起，不知多少次，她老是重覆的喊：

『口乾！』

『是的，是的，露伊斯！』這老太婆安慰着她說，把洋燈放在桌上。『我們的鵝已經失掉了，想想看，我去找牠們，竟發現牠們給關在獸欄裏

！想想看，露伊斯，想想看，想想看！柯蘭特已經把牠們關在欄裏——這殘酷的人！牠們走進他的甜菜田，我必得拿出三十個古德奧贖回牠們。我從那裏去得這末多的錢呢？我親愛的露伊斯，我真個擔憂！倘若我不能在明天得到這三十個古德奧，這些鵝就要飢餓。可憐的東西，這樣可愛的鵝呀！』

她給露伊斯一點水。這女孩把水一口喝乾，又重新輪回搖籃，她不知道鵝還沒有回來，也不知道她的外祖母正在爲着這事焦慮。她覺得她的前額，很沉重可怕。她外祖母的說話，彷彿是從某種堅硬的東西下面反跳回來，發出很大的回聲。她的腦，她整個的頭，充滿着某種不可解的，熱辣辣的東西。這一種東西，彷彿推擠過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鼻子，甚至她的喉嚨。當她喝水的時候，她驅逐掉那種奇異的，窒悶的感覺，可是只過了一刻，這感覺馬上回來了，而且它的力量竟超過以前一倍，從各方面侵襲着她，甚至似乎蓋上了她的嘴唇。

露伊斯好幾次轉動着她那可憐的頭，可是沒有用。她好像給圍困在熱鐵當中，那熱鐵環繞着她的腦殼。

『你睡不着覺？』這老婦問，她仍然掛念着她的鵝，她所有的財產。『試着睡去，到明天早晨一切都會好了，露伊斯！那只是風。倘若我有點葷菜，我可以做成敷藥搭在你的足蹠上面。可是一個人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是很難知道應得怎樣做的。只要想想，露伊斯，那些鵝！睡去，露伊斯，睡去！』

露伊斯真的睡去，無精打彩的睡去了。洋油燈的烟很大，全間房子看去好像瀰漫着一層窒人的濃霧。經過這一層濃霧，那低沉的，老婦呼吸的聲音馬上聽到了。她已經靠着窗門睡去，疲倦得非常厲害。

她醒的時候，已是十一點鐘。天空被那蒼白的，寒冷的，才之上升的月光照得很亮。這月光射進房子，照到畫在玻窗上面的，那三張很小的聖畫上面。

她從一個惡夢中醒來。她夢到幾個陌生的人偷走她的鵝。她的胸部受到一拳頭，因為她想去阻止他們。雖然她已經全然醒了，但她還覺得疼痛。

露伊斯繼續的沉睡下去。

『我非得去，』這老太婆說。『我不會安靜的。倘若我看到牠們，知道牠們在那裏，也許我會覺得好一點。我的心似乎被圍在荊棘叢中。白天我不能去，晚上是明亮的。等一等，我的鵝兒，至少我要向你們道個晚安。明天你們就會得飢餓，可憐的東西！』

她拾起她的圍巾，走進那新鮮的，神秘的，星光燦爛的黑夜裏去。

那是這樣的一個晚上：樹木聳峙着好像黑色的影子，房子看去也像無數的幻像。那是這樣的一個晚上：到處充滿着靜寂和銀色的光輝，彷彿是那偉大的，莊嚴的，永恆的一部分。因此每種聲音，每種動作，都像侵犯到這種神聖的沈寂，在這種沉寂之中，就連上帝自己也非得停止他的思

想。人是這樣的渺小，這樣的卑微，這樣的沒有價值！他們被命運所縛，他們永遠不能夠解答那個啞謎！所有他在白天做的事，所有那些鼓舞他，足以使他感到驕傲，稱爲他所創造的東西，都在這個神秘的晚上消滅了，多少渺小而且軟弱！黑夜包圍着他的靈魂，他的信仰，從他的唇間奪去他的禱詞，他知道而且覺得沒有一個人保護着他。天上的光亮使他覺得寒冷，四周圍的靜寂使他覺得沉悶！他發現他是怎樣的可憐，怎樣的短命，怎樣的愚蠢！他相信冥冥中一定有人主宰着星星，可是他不能曉得這個人也知道他，也看見他，而且制裁着他。他是孤獨的，孤獨的。他被恐懼和憂愁所鎮服了。可是另一種思想安慰了他：不是日夜勞碌着築巢，歌唱着痛苦，孵雛傳種的鳥兒，也沒有永恆，也要死去，當這宇宙中沒有一個原子變化的時候？天上閃耀着一片白光，這白光捲入一切，又把所有不明亮的東西投回地上。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晚上，這矮小的老婦爬上一堆磚塊，泥土和廢物。她俯身向着那獸欄的小窗，那小窗是完全黑暗的，除了一條像白

線的月光。當那些星星閃耀着像羣發光的，有生命的，要死亡的，能思想的，比較接近上帝的生物的時候，那疲弱的老太婆向着獸欄喊道：

『鵝兒，你們在那裏嗎？呵，鵝兒，呵！』

一陣沙沙聲以後，她聽到鵝叫。她的眼淚漲滿了眼睛。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們是在那兒，我只要知道就夠了。安靜一點，親愛的，晚安！』

一張白色的翼勝在黑暗中一閃，接着又是沉寂，又是黑暗。

她不追想究竟什麼是這世界，是上帝，是她自己。她只是凝視着太空，含着淚眼問：『什麼地方我才可以得到三十個古德奧？什麼地方我才能得到牠們？老大！』

第二天過去了，可是她還沒有得到三十個古德奧。她曾經在村中打了一個圈子，從這頭轉到那頭。她已經告訴過無論那個，也已經懇求過無論那個幫忙，可是她的悲愁引不起一點同情。他們說那是偷盜，疏忽，粗魯

，無恥，狡猾，但決不是什麼不幸。他們都解釋給她聽，她已怎樣做錯了事，她應得受到怎樣的懲罰。

她帶回家麵包，蕃薯，梨子，甚至還有幾個包子哩，可是得不到一個古德奧！

她的鵝因着飢渴，在獸欄裏大叫。在中午的時候，她把草餵給牠們，可是不久叫聲又起了。

每一點鐘，到後來竟是每一秒鐘，她的憂鬱和焦慮都在增加。她無心想到別的事情，她已經失了知覺。因着劇烈的思念，她似乎漸漸的消瘦下去，她的骨髓也好像漸漸的融化了。她還得擔心露伊斯，當這孩子要茶要水，或者斷續低語的時候。

『呵，你也要苦我不成？』她喊，把她自己沉浸在悲憤裏面。『你也要苦我？你需要什麼？靜靜的睡在那裏。一出汗，你的毛病馬上會好了。這些鵝所處的境遇，比你更壞。呵，牠們會得餓死呢！』

這小女孩覺得頭暈。她的胸部燃燒着，那隻搖籃彷彿變成一個無底的，充滿着熔炭的深淵。她覺得好像愈落愈深，火焰圍繞着她，窒塞着她。無數的火花，似乎飛出了她的前額，在四周跳舞，極像明星。牠們瘋狂地互相追逐，每顆星都像一枚火針似的，刺着她的頭，她的腦，她的眼睛。

她動着她的手，那似乎是種奇異的，沉重的東西。她竟已不認識自己的身體，彷彿它已同某種本來連在一起的東西分開，而且漸漸的變成碎片——那已經不再屬她。有時她的心臟痙攣地收縮，好像一竄火沒有冲出以前，另一竄火送了進來。露伊斯看見兩隻發光的眼睛逐漸逼近。她想遮掉她的臉，但她發現她已落了手。她想把頭躲在枕頭裏，但它已經同她的身體分開。她感到絕大的痛苦，覺得有汗在額角上淌着，那額角也已經不是她的了。她恐怖地緊握着雙手，沉重地呼吸，覺得儘管向深坑陷去。忽然那雙眼睛重新出現了，而且很接近着她，似乎要燒焦她的樣子。她大聲的喊。

老太婆摸摸她的前額說：『看，露伊斯，你已經出汗了。你的前額已經比較的冷。靜靜的睡在那裏，不要起來。我要到綠絲加太太那裏去，告訴她你正病着，問她要三十個古德奧的藥費。她是你的教母，會給我錢的。爲什麼我不早點想起她呢？現在一切都已解決了，似乎有人在你的搖籃邊這樣告訴我。』

露伊斯聽不到一個字，可是她微笑。她發現那兩隻可怕的眼睛根本不是眼睛，却是引入一個王宮去的兩扇門戶。那王宮是富麗的，燦爛的，歡樂的，什麼東西全非常華貴。她經過那兩道門，笑得很久。

這老婦真的跑到教母綠絲加太太那裏，她交疊着手，彷彿在祈禱似的，爲了露伊斯討那三十個古德奧。『教母，我必得買藥給這小孩子吃，買藥……』

綠絲加太太開了她的箱子，那裏放着買牛乳和雞蛋的錢。她拿出三十個古德奧，說：『這裏是錢。只要一想起那個可憐的孩子，我便心痛。』

這老婦終於得到三十個古德奧了。這猶如她有了財產，有了珍寶，有了一個王國。她覺得這樣的快活，這樣的勝利，以致她幾乎暈去。

『真的，當我走近搖籃的時候，是天使自己站在那裏。謝上帝！我可以把鵝帶回給露伊斯了。』她低聲自語。

太陽紅得像鮮血一樣，慢慢的下山了。它的殘照落在村上住宅的窗門上，也同樣的充滿着紅光。每座白色小房子的西窗，都有一竄火光在窗格子上燃燒，彷彿整個村莊都在着火了。晚風在樹林裏吹着。這些樹木也被包圍在紅霧中，彷彿一些有仙人在那裏酣睡的陰影。人們在紅光中走動，很像在大氣中浮遊的幻像。一羣鷓鴣飛過荒蕪的田野，有羣白鵝在大路上走，牠們的翼膀都被落日染紅了。

這老太婆也把鵝帶回家裏。她把頭抬得很高，她似乎年輕了許多，不時的她會大聲歡呼：『呵，呵！』因此人們都朝着她看。不論碰到誰，她都點點頭，而且很高興地笑着。

她竟得回來她的鵝了。

『老太婆，你想牠們再會走進甜菜田嗎？』有人向她叫着說。

『不要多嘴，壞傢伙，不論你在那裏！』她恨恨地回答，看不見嘲弄她的人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她把鵝趕進天井。牠們大聲的叫着，展開牠們的翅膀，彷彿要同牠們的貧困擁抱。

『你看，露伊斯，你聽到嗎？』她說，走進那間滿是落照的房子。『鵝兒回來了，露伊斯，聽着，你聽到牠們的叫聲沒有？牠們又回家來了，可憐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看看牠們？來，我會帶你到牠們那裏去的，露伊斯！』

這老太婆俯伏到孩子身上，她正安息在一層落照織成的紅霧裏面。她的脣上亮着那已消逝了的，只留下一點痕迹的，臨終的微笑。她沒有回答。

『她睡着。她一直睡着，沒有吃一點東西。我的內心統被鵝兒佔據了，竟沒有時間想到這可憐的孩子。露伊斯，露伊斯！』

這老太婆突然俯身到搖籃上面，氣喘喘地。她觸着露伊斯的手——它們已經冰冷了。

『露伊斯！呵，露伊斯！』她號啕，搖着小孩子。『露伊斯！你竟聽不到我在叫你嗎？』

她撫摩小孩子的前額，兩頰，腳——統統都已冷冰冰的沒有生命了。她擦着眼睛，用手抱着頭，大聲的叫着，彷彿她想驅逐掉恐怖似的。

『露伊斯，鵝兒已經回家了。呵，露伊斯，這是不可能的！我決不相信！露伊斯，你聽見我的話嗎？』

太陽不見了，它帶走那紅色的光芒，在那裏面露伊斯正在睡她最後的一次睡眠。

這老太婆看着在那可愛的臉孔，和那碧色的，緊閉着的嘴唇上，臨終

的微笑漸漸消失。痛苦窒塞着她的喉嚨，她在搖籃旁跪了下去。

滿天星斗的時候，她出現在門檻上，向着那些彷彿三點白光似的鵝低語：

『露伊斯死了，我的鵝兒！我們應該怎麼樣辦呢？』

穿過那滿是灰塵的小窗，閃出那顫動着的，淒黃的燈光，那盞燈照在死了的露伊斯頭上。

（註）官立獸欄是監禁蹂躪田作的家畜的地方。

死前的自白

捷克 Otokar Theer 作

如果這位博學的律師允許的話，我就樂得感謝他光明的辯護，雖然他辯護的完滿和能幹，已歸結在我的定罪裏了。我提起了這件事，我并不傷心，也不諷刺，我只深深地曉得：在大多數民衆的眼光裏，我的遭遇是一件不會得到憐憫的事。

我現在也不去求人們的憐憫，不過在我未死以前，我却要說幾句可以幫助後來心理學家分析我的某種特徵的話。以下便是我的遭遇：

我是一個小鄉鎮裏的關稅人員的第五個，而且是個最小的孩子；我有三個姊姊和一個哥哥。我的父親，曾經爲了連續誕生三個女兒而煩惱過，他說只有到了哥哥出世的時候，才得發狂一般的快樂，但這快樂并不長久

，因為這個小孩在嬰兒時總是生病，每年冬天，他的生命就掛在天秤上面。

因此他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在鄉鎮裏，我是第一個被曉得有着一輛橡皮輪的小兒車的孩子，幾年以後，所有的人們都仍然評論着這件事實。我穿着得像一個木偶，裝飾着絲帶。當保姆帶我出去的時候，我被包在一條射着金色的紅披肩裏。人們都聚攏來觀看我，該地出名的女人，是一個伯爵夫人，有一次在街市中心當着衆人的眼前，也竟下了她的車來吻我的前額。

想起我父親的快樂，先生啊！他是一個出身微賤的人。爲了他有個良好的環境的機會，所以他能夠經過他的一個大學的階級，而且娶了一個較爲有錢的妻子。因爲他是個有野心的人，他視爲他家庭裏的每個人都好像是一個方法來得到他所渴望的社會的成功。我的母親是一個樸素的小婦人，有着一個像肉瘤一般的鼻子，不幸我的哥哥和姊姊都跟她一樣，繼承了

她的拙劣和低下的，農夫一般的智力。

因此我的父親便視我爲家庭中唯一的希望了。我隨即享受到無限的特權：我可以自由打奶媽，把我第二個姊姊當作一匹騎的馬。我美麗的頭髮准許蓄得長長，并且捲曲起來。以我藍色的眼睛，以及一條鑲花邊的領子，我不會不像黃特克圖畫中的王子。我只要做些臉色和興起微笑，便不難把頑童惡作劇的回憶掃除乾淨。

我小小的罪惡的數目增加起來了。有一次我竟踐踏了一塊三色的堇花埔而沒有留一株活的。又有一次，我用一個石頭去擲園丁的小孩子，以致傷了他的頭顱。一天，我靠近帳子放鎗，幾乎以一枝玩具鎗的一粒子彈把房子燒掉。好像是一條爲我而定的規則似的，只有有時當事情太壞了時，我的父親才會感到不愉快，然而我却常常因此含怒不言，看我一不說話，大家也就沉默起來了，我的父親也隨即沒有什麼話說。他很溺愛我，一看見這樣，便給我一個辨士。爲了錢，我就重新和靄起來了，因爲我最高興

玩雪球，一個辨士能夠買十五個。

十歲以前我就被送進學校裏去，先生們都驚異着我的智慧早開，但是我總不高興上學，我很不適合教室裏緊張的空氣，因此我瘦起來了。總是叫頭痛。因為我跟其他的小孩子待遇不同，我不時的埋怨，總是進學校的結果。我想我的同學總是粗暴而且殘忍的，他們譏笑我，打量我的一切，使我感覺到像一個落到一羣猴子的隊伍裏的人一樣。他們喝了我一小瓶的酒，這瓶酒是醫生為我的貧血病而開的藥方。他們又從我的衣袋裏取去我的肉餡麵包，並且還吃掉我母親所給我的巧古力糖，我回到家哭了。

最後，我的雙親決意命我退學。于是我便整天在一間育兒室裏玩耍，我的笑聲便重新在屋裏浮蕩起來了。

後來我又被送進中學裏去。我依然得到幸運的遮護，不致被強制工作。我大部份的學校時間都是花在跟我隔鄰的同學在桌底下玩弄 Tricrac（西洋雙六之一種）。我的先生都異口同聲的說我是一個天才，不過缺少運

用。

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到佈羅任職。在我的環境中，這種變遷是命運鎖着我的，不幸的階梯的第一級。在鄉下裏，我們的環境使我在小康之家裏過活，現在我們却到嘈雜的街道的一個地獄裏來了。女人們都穿着很華貴的衣裳。我的父親已不是一個有勢力的人了，而變為僅僅是一個公僕中的一個了。

先生們都忽視了一個從鄉下裏來的學生總是很難教的，竟像惡魔一般的惱我。他們待我好像我是一個傻瓜，或者是一個很危險的，無用的人一般。

我看見別的同学都受優待，只有我自己一點也沒有。有一次我竟大膽地將我這層意見告訴我們的拉丁教授，他是一個乾枯矮小的，有着一副小販臉孔的人，他沒有別的事可以比他給壞分數更加來得高興。

從那時候起，學校的生活，便變為一個酷刑室，先生便是執刑的人。

我于是變爲神經病的人了。我會無端的忽然流起眼淚，又無端的憤怒而發狂。我跟我最要好的同學流血的決鬥起來了。

考試的最後結果是我五科不及格。這樣一來，我的雙親對我的感情也就起了變化。我的大哥，是一個正直的工人，他在家裏直至最近都被視爲一把傻氣，但爲了純全地工作，他得到了正當的報答，而我——這個怪物——却被擯棄在後頭。每個禮拜天，當我的哥哥改了上等的模樣時，我的父親總給他一支雪茄，作爲對於他的新的尊榮的表示。爲了這支雪茄我恨他，爲了他篡奪了我在家裏的地位我恨他；爲了他穿起他的衣服我恨他；我恨他就像恨我的先生和同學一樣。

在武備軍隊裏的一個表兄弟，此時便成爲我理想中的人物了。我常常到招習武方地的營盤裏去看他，與高彩烈的聽着來福鎗的射擊，聽着操練的兵士一種有韻律的步伐，以及「稍息」的命令發出後的鼓聲，和愉快的閒談聲。我們一齊在兵房的酒肆裏抽雪茄，喝酒；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關於女

人的談論，這談論就像火花一般的透入了我的靈魂。我幻想着我自己穿起一套釘着光亮的紐子的藍色禮服，戴上白色的手套，用這手套去擽一個女人的面頰是那樣的愉快。

於是便有一個提議，這提議便是我要進武備軍隊。我經過一次體格的檢查，醫生宣佈我不適宜于做軍隊的事情，因為我有一種先天的弱點。我跑出我的房間，在路上我流起眼淚來了。我哭着，似乎我的心碎了一般。我恨不得打我父母親一頓，因為是他們生我為一個殘廢的人。

工作對於我彷彿比從前更加沒有用了。我申明：如果我的雙親負責生了我是一個殘廢的話，那麼彌補已從我的手指裏滑去了的幸福也就是他們的責任。我很明白這點，這是他們對我的義務，而不是我對他們的義務。

然而這種義務却完全沒有辦到。經過了我極端反對重新進學校的酷刑室以後，我的父親竟命我在一個泥水司務裏當學徒。

事情却好是這樣發生的：就是我的師父派我在一間新建的房屋工作，

這間房屋是接近武備軍隊的營盤的。于是我的幻想便整天忙在操練，瞄準標槍，以及和我的同志攻擊敵人裏。我在這裏的工作是傳遞磚塊，替一個整日酩酊的工長拿香烟。我很想一溜烟就溜到摩爾達非亞去。

最後，我的雙親覺得這種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們從泥水司務那裏將我帶了出來。從那時候起，我的生活便變為一個奧特賽的生活了。（奧特賽為荷馬奧特賽詩中之英雄，是長期漂泊及冒險者。）我在鄉市裏當過一個收入稅稅吏的書記，我做過一個化學家的助手；在一間造酒所裏工作。我涉足過麥酒之洋，椿藥，聽着老板抬上銀錢的叮噓聲。有時候我對於我的工作一直做了兩個月，有時候却只做了兩星期。什麼事情我都一無所成，因為我不能除根的厭惡工作，這是我性質的基礎。

我的父親不知要怎樣應付我纔好，時常以送進頑童改良所來恐嚇我。我只爲了母親而接受了這個屈服，因為她一聽了這件事便心痛，這心痛幾乎喪掉了她的性命。

我現在廿一歲了。穿着襤褸的衣服和油污的領子整天在佈羅的街上闊蕩。貿易的不斷的聲音，燦爛的商店的窗裏設着華麗的鋪張，所有這些事物，對於我都好像食物的香味對於飢餓一樣。我兩手插在袋裏，站在街道上，看着來往的人們像潮水一般的漲退。我看見胸前華麗的婦人。她們最大的藍色花邊的披肩，眩示得非常好看。她們有着纖白的手，穿着我情願吻一吻的小黑的靴子。這接續不斷的芬芳的女性，從我的身邊經過，連瞟也不瞟我一眼便消失了。這，有時幾乎會使得我發起狂來。我的意識混亂了。我幻想着我能聽見馬蹄得得的聲音，聽見銀錢叮噹的聲音；用這些錢，我可以在這些迷人的，漂亮的人物中購就任何一個。

爲了這些女人我是何等的痛苦啊！但是先生，你曉得什麼？你有充分的錢可以購買姑娘，當你對她們感到厭倦的時候，你便結婚了。現在你正在家庭的團聚中，被小孩包圍着的抽着你的雪茄烟。

我的神經的易於發怒變得更加利害了。我跟一般像我一樣不快樂，一

樣失望的人們做了朋友。我們每日都見面。辯論是我們唯一的工作。我們在我們各個發蒸氣的樓上的房間裏辯論，我們在沿着堤塘的無窮盡的散步裏辯論；我們在通宵開市的咖啡店裏辯論；幾點鐘以前咖啡便喝完了，空着杯子，我們的辯論還是繼續不止。

有時候，我們忽然痛哭起來，並且互相擁抱着，好像我們就要跳進一個深淵裏去一樣。

我開始讀社會的文學，那些書的書面都是紅色的，單是書名就夠使像你先生的資產階級戰慄。我在這些書中想找出一個解釋：爲什麼我得不到其他的人所享受的一切優良的東西。然而我找不出來。

這些便是理由，而且是惟一的理由；先生，我爲什麼向那個在某天經過我身邊的，肥肥的資本家打了三鎊。我對於他並沒有個人的怨恨，並且如果那是你的話，那麼你一定不是現在我光明的辯護者，而是我的犧牲者了。我覺得那個資本家是某種階級的簡單的象徵，那階級比我並沒有做更

多的工作，然而却是有錢和快樂。我或者不能得到這兩種品質，即使在那個一二星期內縊犯架便要高舉我面前的世界裏。

舊夢

英國 Coppard 作

在市場和教堂巍峨的建築的主要街道中，有一間高高的，狹小的房屋，擠在一間咖啡廠和靴鞋廠之間。這座房子是四層樓，有着四段長長的，幽暗的，傳着回聲的樓梯。這時候，在尾樓的一個房間裏，正充滿着乾癩果和老鼠的氣息，一個中年的人正坐在那裏讀着俄國的小說，一直讀到他以為他是發了狂。當他合起他的書本，動也不動的坐在尚未熄滅而沒有了火焰的火爐面前的時候，時間已不很早了。外面的夜，黑暗而且冰冷。樓下的街道，也已很沉寂，很模糊了。他覺得異常疲倦，然而他不能就寢。他凝視着壁上的一張圖畫，凝視得幾乎哭出來。這張圖畫是猶太馬羅所畫而用顏色版印的。是一張畫着一個年青的小孩撫摩着她母親的胸脯，當她

正坐在一個黑框照鏡面前時的圖畫。那圖畫畫得非常天真，裝飾得非常華麗；雖然牠的構造非常離奇。那個人很出神的凝視着，雖然空空的並看不到什麼東西。他站起來，熄了燈，坐在舒服的火爐前的黑暗中，想把他的心平靜下來。當他正想自言自語的時候，忽然有一隻老鼠從火爐傍邊的一個小洞裏爬出來，很快的溜到爐圍裏去。那個人平素本很粗鄙的討厭這種狡滑的，夜間覓食的東西，然而這條老鼠是那樣的細小，是那樣的敏捷，牠的動作又是那樣的出奇，所以他便小心的走到爐圍面前，坐着很有趣的看着牠。那老鼠沿着爐圍的黑影走着，走到火爐邊，坐在火光面前，用牠的爪抓着牠的頭，牠的耳朵，以及牠細小的肚，彷彿是獨自在溫暖中沐浴一般。牠這樣動作着，直至那火焰衰落，尖銳的，猛然的，一節餘爐倒下，纔飛也似的逃進牠的洞裏去。

那個人走到火爐上面的壁架前面去，取了一盞袋燈。扭亮牠，照着打開擺在火爐旁邊的一架食櫥的門。在櫥格上放着一架小小的，裝着乳酪食

餌的捕鼠機，是一架用鐵線彈簧做的，用以壓碎無知的，粗率的老鼠的背脊的。

『卑鄙——這樣卑鄙，』他暗想，『利用活東西的飢餓而把牠殺死，實在太卑鄙了。』

他拿起那空着的機器，彷彿想把牠丟到火裏去。

『我想還不如把牠留着吧——這地方是老鼠羣集的。』他依然遲疑着。『我希望那小小的動物，不致於跑進去而做出些愚笨的事來的。』於是他很小心地把該機器放回原處，關上食櫥門，重新熄了燈坐下來。

世界上更有誰對於這樣的東西是那樣的介意，是那樣的愚蠢呢！即使母親，母親是那樣活潑，那樣美麗，甚至都會笑他這種小孩子的恐怖。他回憶到在他的幼年時代，他的妹妹玉心出世不久的時候，一個親睦的鄰舍，有一次怎樣的送他帶着一捆死了的，縛着足的，要作晚餐吃的天鵝回家。這些可憐的，沒有生氣的鳥兒，竟使他流了許多眼淚。他哭着跑回家

去，走進廚房裏，他發現到一件奇異的事情。裏面很昏暗，母親跪在火爐面前。他隨即掉下天鵝，很慈和的喊：

『媽媽！』

她望着他吊着眼淚的臉孔。

『什麼事情，非立？』她問，對他的驚異神氣露着微笑。

『媽媽！你做什麼？』

她正在露開她的乳蒂，緊擠着她的胸脯；一條長長的，細小的乳汁噴射在火堆裏，發出噼噼的聲音。

『我在使你的小妹妹斷乳。』母親笑着。托起他帶着疑問神氣的臉孔，使牠伏在她纖白溫暖的胸膛裏，這樣，他竟忘記在他後面的死去的鳥兒了。

『讓我替你擠吧，媽媽！』他喊，當他替她擠時，他發現到他母親胸脯裏的心靈的跳動。這是一種對於他奇異的經驗，雖然她不能向他解

釋。

『爲什麼這樣的？』

『如果牠不跳動，小孩子，我便要死，上帝便要把我從你面前帶走了。』

『上帝？』

她點頭。他隨即把他的手擺在他自己的胸前。『啊，你攆攆看，媽媽！』他喊。母親便解開他小小的衣服，用她溫暖的手掌攆着他徐徐地，特地跳動着的心靈。

『美麗啊！』她說。

『是一個好的嗎？』

她吻着他微笑着的雙唇答：『如果跳動得很實在的話便是好的。讓牠常常很實在的跳着吧，菲立，讓牠常常很實在的跳着吧。』

在她的聲音裏有一個太息的回音。他料想到必定有些憂愁的事情，因

爲他很聰穎。他很高興的吻着她的胸膛，溫柔地，偷偷地說：『小媽媽！小媽媽！』在這樣的快樂裏，他忘記了他對於死天鵝的恐怖了。甚至幫助他的媽媽拾起那些天鵝，將牠們炙了當晚餐吃。

第二天便是一個不幸的日子了。是那孩子整個的悲劇。一條高大的，頸上生着黃褐色的鬃的馬，在一條巷裏將他的母親撞倒，一輛重車便從她的身上輾過，軋碎了她的兩隻手。她痛苦地呻吟着被扛到一個外科醫生裏去，這醫生便把她的兩隻手鋸掉了。那天晚上她使離開了人世。許多年中，這個小孩子的夢裏都充滿着那血淋淋的，被鋸斷的兩隻手的恐怖。然而他當時並沒有看到那兩個手臂，因爲當她死時，他已經熟睡去了。

當這過去的災難很活顯的浮上他的腦膜時，他又重新看見那條老鼠。他本來想把這老鼠驅走，但隨即又爲了感到興趣而由得牠了，因爲那的確是一條很惹人的小老鼠。發出一種古怪的，若斷若續的，飛也似的聲音走動着。牠不時站着攥擦牠的頭，或搖動着牠的耳朵；那耳朵似乎全是透明

的。牠窺視着一塊紅色的煤渣，很大真的跳上去，不着的嗅，直至那煤渣燒痛了牠才跳回來。牠像一隻貓一般的蹲着，在那溫暖的空氣裏眯眼，或者像跳舞一般的奔逐，並且捲起一邊，用牠彎曲的爪抓着牠的頭。這沉鬱的人看着牠，直至最後那老鼠憩息着，用牠的屁股很沉默地蹲坐着不動，頭向上昂起，樣子像很機巧聰明，像是值得一個銅板的哲學家；於是那煤灰又砰然一聲的崩下，那老鼠使又逃走了。

那個人坐在火爐面前，他的心裏又重新充滿了憂愁。他是帶着熱烈的浪漫性情，以及反抗禮教的精神長大成人的，因此他的朋友便覺得他是太過於規矩，不過一般正人君子却彷彿又覺得他是太過於放蕩。然而他自己却要喊：『公道和罪惡，資產和道德是不能相容的東西！在公道的世界裏就沒有罪惡，在道德的世界裏就沒有資產！』他帶着一個執烈的，放蕩不羈的性情，以及一個清醒的，誠實的心境，竟把這兩件東西混合着，彷彿很快意的過下去，好像是在錯亂的夢中一般。他以爲原來屬於凱撒的東西

，你們却要說那東西是屬於拿破崙的！然而這種事情却不能在那個人們極端看重資產，而且非常誇耀他們道德和公道的傳習的世界裏逃過缺憾。人們的確能原諒他的犯罪，但却不能原諒他的慈善。因此他便不得不多去找那些阿諛逢迎的男子，和美麗的，公道交易的女人。人們對他的咒罵比吐首還要來得可怕，所以他變為一個膽小的人了。並不是爲了可怕而膽小，而是爲了驕傲。他一年一年的悲觀起來了，只要些微憂愁和失望便會使他發起怒來。他簡直成爲一個很容易充滿空虛的感情的器皿。直至最後，他才曉得他的憂愁是皮毛的，他的失望是有意做作的；因此他改變了他意志專爲着美麗而生存，這所謂美麗便是寧靜，他等候着這寧靜把他挑逗的手撫摸到他的身上來。

此刻當那條老鼠在食廚裏覓食的時候，在這個人的心裏又惹起了一個美麗的回憶。這回憶是想起了凱茜亞，以及他們那次相會的快樂。這位凱茜亞是有着豐富的，紅色的頭髮。她的眼睛，是的，她的眼睛是像那老鼠

的眼睛一般，充滿着明星般的燦爛。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已忘記了他怎樣會到那裏去，到那個他不常到去的，很華麗而實在很空虛的軌道，——是一個鄉村裏的宴會，滿是吃的和喝的。他已記不起他怎樣的到那邊去，但是那天晚上，在房屋的客廳裏，他曾跟凱茜亞跳舞，那次的跳舞，真是美麗而又天真啊！凱茜亞真像玫瑰叢中的薰風一般的輪進他的懷裏。

『那是很容易猜到的，』他對她說，『世界上你最歡喜的是什麼東西呢？』

她笑。『是跳舞嗎？是的，你呢：？』

『找一個朋友。』

『我曉得，我曉得，』她喊，帶着很知己的神氣撫擁着他。『啊，有時候，我也十分愛我的朋友，但到頭來，我纔驚異着他們不知怎樣的憎恨我呢！』

他當時就愛上了她那沉靜時，蒼白的臉孔。她那特有的豐富的頭髮，

像夏天叢生着的青銅一樣的光輝。她淡紫色的衣裳，以及她所有的芬芳，正如一叢百合花一樣。他們倆偷聽見兩個鄉下的老頭兒喋喋地在閒談着像害病和飲食一類的瑣事，他們不知怎樣的嘲笑他們呢！

『一根防風有許多性質，』一個說，是一個肥胖的，如果被一隻黃蜂螫了一下就會很粗魯地腫起的人說，『不過是當牠幼嫩時才有許多性質，到了枯老時却又和任何別的東西一樣了。』

『那是真的。』

『我很高興青菜。是的，我很高興青菜。』

『和我出去吧。』凱茜亞偷偷地對菲立說，他們便在深宵的黑夜中走出來，踏進了一間花園裏去。

『這裏很冷，』她說，『也很靜，但太黑了，幾乎看不見你的臉孔，你能看見我的臉孔嗎？』

『就是到天明月亮都不會升起的，』他說，『當報曉鳥在你煙囪上囑

嗽的時候，那末天空就會白起來了。』

他們很沉默地，很小心地走着，一直走到他們覺到空氣的寒冷。一個很沉重的音樂的回聲，穿過牆壁傳進他們的耳鼓，隨即停止了。他們又聽見遠遠的樹林裏有一聲狐狸的高叫。

『你冷了，』他低聲地說，他的手怯懦地觸着她袒露着的頸項。『十分冷，十分冷，』他的手很溫柔地擦過她的下顎和臉上的曲線。『我們進去吧！』他說，從他所渴望的歡樂中小心地走着。『我們要出來的。』凱茜亞說。

房屋裏面的跳舞會剛剛開完，那些音樂家正在收拾他們的樂具。跳舞客們則成羣的出門回家，或者到房子的一端一個臺上的酒巴間裏去。那兩個鄉下老頭也在那邊，很高聲的大咀大嚼。

『我告訴你，』他們中一個說，『世界上除了一個貓頭鷹的肝油以外，就沒有更好的東西了。真是的！真是的！你現在吃點東西吧，以便抵禦

黎明時的寒冷！」

菲立和凱茜亞站在旁邊，不過因為台上有許多人聚集在那裏，以致菲立竟被擠了下來。他於是在下面很尊敬的向上望着凱茜亞，她披着一件紫色的斗蓬。

『給菲立、菲立、菲立、』她說，將最後的一塊夾肉麵包塞進他的口裏去，並且將她那虛驢皮黑交給他。他隨即很高興的飲下去了，並且將玻璃盅向牆壁一擲，便將凱茜亞抱在懷裏，喊道：『我要帶你回家去，帶你一路回家去，是的，我要帶你回家去啊！』

『放我下來吧！』她叫，槌着他的頭，拉着他的耳朵，當他抱着她經過那些各自分散的舞客們中間的時候。『放我下來吧！你這粗野的東西！』外面的路是黑暗的，黑暗的。夜是一個烏黑的網，他帶着那女子在這網裏走着。她的手臂挽着他，她替他認路。當他碰着了一塊牆壁，失足在一條溝裏，或者當她可愛的頭髮絆着一株小香橡樹時，她便更緊的挽着

他。

『不要放鬆我吧，菲立，可以嗎？不要放鬆我吧！』凱茜亞說，用她的櫻唇吻着他的臉頰。

他的頭腦彷彿要爆裂一般，他的心彷彿有石塊壓着，但是他很崇拜她的雙手摟着他的那種豐盈的肢體。『是這裏，』他喃喃地說，他帶着她走上一條路，這條路是從一個平鋪着草地的花園透到她的家裏去的。那花園裏散着掛在樹枝上的，已經成熟了的蘋果的香氣，以及在空氣裏偷露着玫瑰花的陰暗的光彩。玫瑰花和蘋果啊！玫瑰花和蘋果啊！他抱着她一直走到屋子右邊的走廊裏。她的身子滑下來緊站在他的身邊，她的手還攀着他的肩膀。這樣一放鬆，他才得喘了一口氣，靜靜地站着，循望着那點輾着奇異的星星而沒有月亮的天空。

『我真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力氣，你的實質比你的外貌來得強健，你真的十分強健。』她偷偷地說，對着他點頭。解開他的外套的鈕扣，用她的

手掌印着他的胸膛。

『啊，你的心是怎樣的跳着呀！這樣真實的跳着——是爲了誰呀？』

他帶着一點愛情的冲激緊握着她的手腕，叫道：『爲了小媽媽，爲了

小媽媽呢！』

『你說什麼？』女的問，但當他正要再繼續下去時，忽然聽見在屋裏有人走出的脚步和叩門的聲音……。

那是什麼呢？真的是叩門聲呢？還是……還是……那捕鼠機的扎響呢？那個人隨卽在他的房間裏坐起來，很小心的聽，他的神經又震顫着，等待着那機器殺死那小哲學家。當他覺得一切都過去了時，他使小心地在黑暗中摸索他的燈盞，上起火，打開廚門。盡力用燈光照着那捕機，他驚異地看見那條老鼠蹲坐在那捕機面前，並沒有被機捕着。牠的頭垂着，但是他像細珠一般的眼睛却充滿着光彩，並且很馴服的坐着，並不逃走。

『嗤！』那人說，但那老鼠並不動。『爲什麼牠不走？嗤！』他再說

。忽然，那老鼠奇異的行爲他明白了：原來那捕機並沒有完全捕着牠，不過只軋斷了牠的兩隻前足，牠蹲在那裏，像人一般的呈出牠的兩隻殘廢了的足，傷得很重，所以不能定動。

極端的恐怕侵佔了這個人，爲了要克服他的憎厭，他很快的握着那老鼠的頸拉起來。那小東西即刻用牠的牙齒緊咬着他的手指，牠這咬，正如一支針輕輕地刺着他一樣。那個人的良善的衝動完全消滅了。他應該怎樣對付牠呢？他將手擺在後面去，他不敢看牠，然而除了趕快將牠殺死以外，便沒有別法。啊，他怎樣殺好呢？他趨前火爐裏去，似乎要將老鼠丟到正在消滅的火焰裏去，但他並沒有丟下去。他戰慄着，若丟下去，他一定會聽見牠的叫，他一定可以聽到的。難道用手指和姆指將牠扼死嗎？他望了望窗口，隨即決定了主意。他一手打開窗格，將那條老鼠擲到很遠的，黑暗的街道裏去。砰然一聲的將窗門關上，便坐在一張椅上。爲了可憐那老鼠，使他感到很痛苦，甚至欲哭無淚。

他這樣的坐了兩分鐘，五分鐘，十分鐘。他的心裏充滿了懊惱和羞恥。他重新打開窗門，冷氣吹進來，他感到寒冷。他握着燈盞，走下那傳着回音的樓梯裏去，在那黑暗的，空虛的街道上找尋那個小哲學家，但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直找到他無法再找，纔回到他的房裏來，然而他的骨格已經顫戰和冰僵了。

當他恢復了些溫暖以後，他從架上取了那捕鼠機。那兩隻足忽然跌在他的手上，他將牠們丟到火裏去。於是又佈好那捕機，很小心的將牠放回食櫥裏去。

我是一個傻瓜

美國 Sherwood Anderson 作

那是一件對於我艱難的事情，是一件我曾經不得不應付的，最痛苦的事情。並且這件事又全是起於我自己的愚蠢，以致有時候，當我想起牠時，我便要哭，要咀咒，或者搥打我自己。或者，即使到現在，時過境遷，每講到這樁事，就顯得自己太過於下賤了。然而講着的時候，總覺得還有一種的滿意。

那事情，是在一個十月的下午，三句鐘的時候，當我坐在阿埃阿的生得斯基的秋季賽馬會的大看台上開始發生的。

老實說起來，當時我坐在大看台上，我覺得未免有點愚笨。去年夏天，我跟哈利懷黑及一個名叫百德的黑奴離開我的家，去當一個洗刷兩匹馬

中的一匹底工作。那匹馬是哈利要參加那年秋季賽馬會的比賽的。當我動身前的一個星期，母親哭了。我那個想在那年秋天在我們鄉市裏找個學校工作的姊姊美圖色整日在家裏嘈鬧，埋怨。他們兩人以為我們家裏的一個人出去做這種刷馬的工作，未免有點失面子。我自己的意思，則以為美圖色覺得我做這種事情，對於她進行謀爲了許久的工作會發生阻礙。

然而我畢竟做了這個工作了。其實我也找不到別的事情做。一個十九歲的，高大魁偉的人總不應該在家裏空度歲月的。並且我的年紀大，又不適於做刈草或賣報紙的工作。年輕的小孩子總容易得到人們的同情，以致常常把工作搶達了去。有一個人竟常常對每個人說他要刈草，或者洗抹噴水池，他說要用所得的工資到大學裏去念書，因此我時常在夜裏眼睜睜的睡不着，想用個不會被人發覺的法子去傷害他。我常常想：最好當他沿着街道走着的時候，忽然有車輛輾過他的身體，或者磚頭落在他的頭上。但是對於這件事情現在且不要去管牠。

我跟哈利到那裏工作，我很高興百德。我們一團和氣地住着。百德是一個高大的黑奴，有着一個粗魯笨重的身體，和一對溫柔慈和的眼睛，若打起架來，他總能夠像哲克·約翰孫般的衝擊。他有一匹高大的，黑色的，未閹過的雄馬，號稱「巴西和拉斯」，能夠用兩分零九秒，或兩分十秒跑完一圈，如果必要牠跑的話。我則有一匹小小的，閹過的雌馬，名叫「勿力士博士」。只要哈利要牠勝利，牠就能在整個秋季裏，都從不失敗。

我們是跟兩匹馬坐在一駕有篷的車上，在七月尾時從家裏動身的。直到十一月尾的時候，我們纔常常在賽馬會和市場裏走動。我應該說，那時候真是我真交紅運。不過現在有時候，我想起那些終日規規矩矩被關在屋裏的孩子，從沒有一個像百德那樣優良的黑奴做他們的朋友，到高等學校和大學裏念書，又從沒有偷竊過人家一點東西，或暢飲一點美酒，而且也沒有跟那些曉得怎樣罵人的人學着咒罵，當賽馬會開幕時，看台上充滿了

衣冠整齊的人們的時候，他們又沒有單穿着襯衫和骯髒的馬夫褲，在一座大看台的面前行走——我跟他們談這些又有什麼用處呢？這些人是全不懂得事情的。他們從沒有這樣的機會。

然而在我，我却有了這樣的機會。百德教我怎樣去洗刷一匹馬，以及一場賽馬完了以後，怎樣將綳帶繫上，怎樣使一匹馬發汗，和許多任何人應該曉得的，有價值的事情。他能夠將一條綳帶繫在一匹馬的腿上，繫得那樣光滑，要是那繫跟馬腿一樣的颜色，你若看見，一定會以為就是牠的皮膚。倘若他不是一個黑奴的話，我猜想他一定是一個偉大的騎者，而且能夠得到像馬非，非而特，霍士，或者其他的人一樣高的地位。

啊，那是很有趣的。比方星期六或星期日你到一個州府的市場裏去——那市場在下星期二開市，直至星期五下午。「勿力士」博士在星期二下午作二分零二十五秒的比賽，「巴西和拉斯」則在星期四下午參加自由的比賽。這樣便使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可以閒蕩，以及聽聽關於馬的談話，和看看

百德喜不自勝的高談闊論。你可以聽見關於馬和人的討論，並且還可以得到許多的，你以後一生都應用不盡的材料，如果你有點頭腦，把你所聽見的，所感到的，所看見的加以思索的話。

在星期完了，當賽馬會過了以後，哈利便回到家裏去料理他馬房的事務了，你和百德兩人便將兩匹馬繫在車上，慢慢地，安隱地跑過鄉下，到下一次比賽的地方去，這樣便使馬不致過於發熱，你總懂得這種種事情的。

啊！上帝！沿路都是些美麗的胡桃，山毛櫸，槲櫚，以及別種的樹木，全是一種櫻紅的顏色，並且透出甜蜜的香氣。百德哼着一首名叫「深深的河流」的歌兒，鄉下的姑娘都站在窗口張望。你能夠向我盡量誇耀你大學的資格。然而我却能夠猜出我所得教育的地方。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設若你是走在這樣一條到小墟市去的路上時，

百德若說：『讓我們在這裏騎騎罷。』那末你一定會騎下來的。

到了市場裏，你便會把馬帶到馬房裏去餵牠，並且從你的衣箱裏取出你的漂亮的衣裳穿在身上。

給你們這一來，市場裏便會充滿張口而立的農夫，因為他們能夠看到你們這般養馬的人。一般小孩子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黑奴，所以當我們這兩人走上他們主要的街道時，他們都嚇得逃走了。

那是在禁酒及一切愚蠢的事以前，所以你們若兩個人走進一家酒館裏去，所有的閒人都會跑前來圍着你們站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便常常有些人裝着他是馬夫，懂得很多事情，他便要開口向你問東問西，你這時所有的回答，便是盡量的撒謊，說你有什麼馬，什麼馬，我便說那些馬我全有。於是便有些人會開口問你：『你們要飲些威士忌嗎？』百德的眼睛便會表示出他想說的，願意傾受的話：『呵，好的！我高興飲一點，我要跟你們分飲一奈特。』（一奈特等於一加侖之四分之一。）

但是我所要說的故事，並不是這些。十一月底的時候，我們又回到家

裏去。我答應母親決定上進，不再幹洗馬的工作了。往往有許多事情，你是不得不答應母親的，因為她所曉得的事情總是有限。

然而，在家鄉裏，我也和以前一樣地總找不到旁的任何工作做。於是我又到生得斯基去，得到一個替人管馬的，極好的事情。那個人是有着一羣牲口，並且經營着送貨以及存貨的買賣。那真是一件美麗的工作，有着良好的吃，並且每星期還有一天假放，睡覺則在一個大馬房的小牀上。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做割乾草和刈小麥以飼養許多高大純良的馬。這些馬是連和一隻蟾蜍賽跑都不能夠的。我對於這件工作很滿意，而且我能夠寄錢回家。

現在，我開始告訴你，秋季賽馬在生得斯基舉行時，我恰巧逢着假日，所以我便去了。我是當午去的，穿着我漂亮的衣服，戴着我剛在禮拜六以前新買的，櫻色圓頂的禮帽，而且還配着一條高領子。

第一件事，便是我跟一般公子哥兒們向市場走去。我時常自家想，一

個人總應該打扮得齊齊整整，所以這次我便實行了。我有四十塊錢在我的袋裏，因此我踏進了一間名叫西宮的大旅館裏，走到賣雪茄的櫃台前。「給我七十五仙一支的雪茄吧。」我說。有許多騎師，以及從旁的市場跑來的陌生人和衣冠楚楚的人，在會客廳和酒吧間裏圍站着，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酒吧間裏，有一個帶着一支手杖，結着一條靈紗領帶，而使我看去很討厭的人。我喜歡一個人要像一個人，穿得也要像樣，不過我却不喜歡這種輕狂的派頭。我隨即很粗暴地把這人推開，買了一杯威士忌喝下去。他望着我，彷彿他想要有所做作的樣子，但是他却忽又變了主意，連一句話也不開口。於是我又飲了一杯威士忌，想給他一點顏色看，隨即走出來，獨自一個坐着一輛出租的馬車到賽馬場裏去。到了那邊，我便自己買了一個我在大看台上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坐位，不過並沒有坐那些包廂。坐包廂實在太出風頭了。

這樣，我便非常歡喜地坐在大看台上，向下望着那些洗馬的人，牽着

他們的馬，穿着污穢的馬褲走出來，馬氈披在他們的肩上，全像去年我自家一樣。我覺得一切都是快樂的。坐在大看台上，就覺得很偉大，並且坐在下層，回頭仰望上面那般觀客，就覺得自己更加偉大，而且也更加重要。如果你會享受的話，一切都是快樂的，我常常這樣講。

在那天的大看台上，在我的右邊，有一個男人帶着一對像我一樣年紀的女子。那個年青的人滿是古怪怪怪的樣子。他大概是在大學裏念過書，準備做一個律師，或者報紙的編輯，或者近乎這一類的人物，不過他並不怎樣的引人注意。這種人有些是好的，他便是其中的一個。

他帶着他的姊姊，和另外一個女子。他的姊姊從他的肩膀上望過去，向周圍觀望，全是偶然的動作，並非有意想惹起人們的注意——她並不是這一類的人——然而她的眼睛却跟我的眼睛打了一個對照。

你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啊！她是何等的漂亮啊！她穿着一件很柔軟的，一種藍色的衣服。那衣服，看去像做得很馬虎，然而針線，樣子，

一切都是很好的。我所能曉得的就只有這點。當她向右邊望着我時，我們彼此都感到臉紅。她真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最美麗的女子。她並不怎樣擺架子。她講着很正確的文法，然而却並不是一個學校教師或近於這類的人物那個樣子。她真像我理想中的一個好女子。我想她的父親大概是個小康之家，不過並沒有多量的金錢使自己的女兒華麗。或者在她們的鄉市裏，他獨自開着一間藥料店，或者乾貨棧，或者近乎這類的生意也不定。她並沒有告訴我，我也沒有問她。

說到我自己家裏的人，通通也還不錯。我的祖父是威尼市人。他長住在威尼市的故鄉裏——不過這是沒有關係的，現在且不要去說牠吧。

* * * * *

第一場的賽跑開始了。跟兩個女子坐在那邊的那個少年人，留她們兩個人坐在那邊，自己站起來跑到下面去買一張馬票。我曉得他站起來的原因，但他並不像有些人一樣，說話說得很大聲，很噪鬧，以致周圍的人都

曉得他是一個爲好賭而來看賽馬的人，他並不是這類的人。他回來時，我聽見他對那兩個女子說，他買了那一匹馬。賽跑開始的時候，他們墊起他們的脚跟，很興奮的動作着，像一般買了賽馬票的人一樣起勁。他們所買的那匹馬，幾乎就要跑到終點了。於是他們想着：這匹馬或者還會用力的衝上去，然而牠並沒有衝上去，因爲牠缺少一種力量，這場比賽便是這樣結束了。

不久，又有許多馬出來作兩分十八秒的比賽了。其中有一匹是我曉得的。這匹馬是保比·法蘭士替人牽着的，並不是他自己的馬。是屬於阿埃阿，馬力太的馬發先生的。

這位馬發先生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有着煤礦或者其他的東西。在鄉下，他有一塊很漂亮的地方。他很高興賽馬，不過他是一個長老會或其他的教徒，並且我想他的妻子也是的。說不定她對於教會是比他更加來得堅強。有一篇故事傳遍了阿埃阿的賽馬場，說是當馬發先生有一匹馬要參加比

賽的時候，他便將那匹馬交給保比·法蘭士，騙他的妻子說已將那匹馬賣掉了。

因此保比便有了這匹馬，他彷彿很自由，你當然不能責備保比，至少，在我自己，我是從不責備他的。有時候他賽贏，有時候他賽輸。當我是一個洗馬夫的時候，我並不十分留心這一層。我需要曉得的，是我的馬能夠跑得快，如果要牠跑在前面時，牠就能夠跑在前面等問題。

我告訴你，保比參加這場比賽所用馬發先生的一匹馬，是叫做「亞保·彭·亞罕」，或者近似這類的名字。牠能夠跑得像電光那樣的快。牠是闖過的馬，有一個兩分二十秒跑完一圈的記錄，但是牠也能夠八秒或九秒鐘跑完一圈。

我曾經告訴你，去年因為當我跟百德在外工作的時候，百德認識一個替馬發先生做工的黑奴。當馬力太市舉行賽馬那天，我們的老大哥哈利回家去了，我便跟百德到馬發先生的家裏去。

所有他家裏的人都到市場裏去，只有這個黑奴留在家裏，他帶我們兩人遍遊馬發先生時髦的大廈。他和百德敲開了一瓶酒。這瓶酒是馬發先生不給妻子知道，私自藏在他的臥室後面的一個密室裏的。並且他帶我們看這匹「亞罕」。百德常常被認為是一個騎師，但是因為他是一個黑奴，所以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高的地位。他跟百德痛飲了那一瓶酒，百德的臉孔有點紅起來。

這樣，那個黑奴便讓百德牽了他的「亞保·彭·亞罕」在農田的右片，馬發先生自己的跑馬場裏騎了一里路。馬發先生有個小女孩，彷彿有了病態，臉色不大漂亮。她回家來了，我們便手忙腳亂，並且將「亞保·彭·亞罕」牽回馬房裏去。

* * * * *

我是想使你們明白這些事情而已。現在再回頭說在生得斯基，我在市場那天下午的事情吧。那帶有兩個女子的青年，爲了是跟女子一塊，而且

所買的馬票又不中，所以禁不住有點苦惱起來。你曉得一個人到了這地步是怎樣的了。那兩個女子，一個是他的愛人，一個是他的姊妹。

『啊啊！』我對我自己說，『我去告訴他我的經驗吧。』

當我碰到他的肩膀的時候，我便曉得他是一個非常純良的人。他和那兩個女子開首便對我很客氣，我想就是以後也會對我很好的。所以我並沒有責怪他們。

因此他便靠着椅背掉轉他的頭來，我隨即告訴他關於「亞保·彭·亞罕」這匹馬的經驗。『對於這匹馬的第一場比賽，你一個銅仙也不要去買，因為在第一場時牠是像頸上拖着一把犁的牛那樣的跑法。但是第一場比賽過了以後，你便可以下去，盡量用你的錢去買吧。』這便是我所告訴他的話。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對待任何人更加來得客氣。在那個年紀較輕的女子旁邊還坐着一個胖子，這時候已向我張望了兩次，我跟那個女子彼此

都不免臉紅，那個青年人又掉轉頭去，請那個胖子站起來跟我掉換坐位，這樣，我便可以跟他們坐在一塊。

啊啊！我就這樣站在那邊了。但是想起當初我與冲冲地走進西宮酒吧館裏，是何等的愚蠢，原因只不過是爲了那個帶着一支手杖，結着靈紗領帶的花花公子的緣故，爲了這點，我竟走上去，昂然站着飲威士忌，這不外乎想顯一顯給他看吧了。

現在，我要坐在她的右邊，使她聞着我的氣息，當然，她會曉得我是曾經飲過酒的。我很想一溜煙從大看台上跑到下面的賽馬場裏去，跟他們比賽，造成一個跑得比當年他們所有的馬都快的記錄。

那個女子是一個很斯文的女子。我情願化去我一切的所有，去買一點樹膠糖嚼嚼，或者買一塊菱形糖，或者是買些甘草。可喜我的袋裏還有些廿五仙一支的雪茄，我取了一支給右邊那個男子，我自己又抽了一支。於是那個胖子便站了起來，跟我對掉坐位，我隨即坐在她的右邊。

他們自己給我介紹，那個男子的愛人的名字，叫做伊麥那·弗百利小姐，她的父親是阿埃阿，特芬地方的一個木桶製造者。那個男子自己叫做威而伯·溫孫，他的姊姊叫做露茜·溫孫小姐。

我猜想是因為他們那樣漂亮的名字，我才下車到這裏來。一個人，正因為他曾往做過一個賽跑的洗刷者，並且替一個有着牲口，經營着運貨以及存貨的生意的人做管馬的工作，是不是比任何別一個人好些或是壞些。我常常想起這層，而且也常常說。

你曉得一個人是怎麼一回事的。在她那種漂亮的衣裳，以及那種美麗的眼睛裏還有點別的東西，剛纔，她從她哥哥的肩膀上面望着我，我也望着她，我們彼此都不免臉紅起來。

我不能將她當作一個蠢人，我能夠嗎？

我的行爲，都是把我自己弄成一個傻瓜。我說我的名字是威力太·馬發，是住在阿埃阿，馬力太。於是我便對他們三個人說了你從沒有聽過的

，最荒唐的謊話。我說那匹「亞保·彭·亞罕」是我父親的馬，他將這匹馬交給保比·法蘭士去參加比賽，因為我們的家庭是很高尚的，從不以我們自己的名義參加賽馬這件事。

我開始說了，因此他們全向着我，聽我的敘述。露茜小姐的眼睛閃着光輝，我便索性荒唐到底了。

我告訴他們關於我們在馬力太的地方，大馬房，以及在阿埃阿河上游的小山上的大磚屋。我很能夠藉那座房屋吹我的牛皮。我所說的都是值得他們驚異的事情，我盡量裝得像不情願說的樣子，讓他們自己窮根究底的追問出來。其實我們家裏那裏有什麼木桶工廠，自從我曉得我們家裏的實際時，我們都是很窮苦的，不過我們並沒有向任何人乞援，我的祖父住在威而斯——不過這且不要去管牠。

我們坐在那邊像多年的故交一般的談論着，我告訴他們，我的父親恐怕這位保比·法蘭士作弊，所以便秘密派我來生得斯基探個真相。

我一直的騙說下去，直至我發現了兩分十八秒的比賽已經開始的時候爲止，在這場裏「亞保·彭·亞罕」便參加比賽了。

我說第一場比賽，牠將像一條跛脚的水牛一般的失敗，但後來牠會重新活躍。爲了要證明我的說話，我從袋裏取了三十塊錢交給威而伯·溫孫先生，請他留心在第一場比賽過了以後，到下面去買「亞保·彭·亞罕」的馬票，不管那一匹馬都好。我說了這些話，是因爲我不要保比·法蘭士看見我，也不要洗馬夫看見我。

* * * * *

第一場的比賽不久便開始了。「亞保·彭·亞罕」開始賽跑，果然落在後面，看去像一匹木馬，或者是一匹病着的馬一樣，彷彿就會跟不上的樣子。於是這位威而伯·溫孫便到下面大看台底下的售票處裏去，留着我跟那兩個女子坐在那裏。當弗百利小姐向別方面觀望着時，露茜·溫孫小姐，你曉得，竟柔和地用她的肩膀擠着我。我並不是說相靠得很緊。

你知道一個女人能夠怎樣做作的。她們坐得很靠近，然而彼此並不很高興。你知道他們是什麼用意的。啊啊！

於是她們便給我一段頗簸的故事了。她們決定了威而伯·溫孫買五十元票，這兩個女子便到下面去，各人取了十元去買，都用她們自己的錢。因此我便難過起來，以後則更加難過了。

關於這匹閣了的馬——「亞保·彭·亞罕」——他們贏了她們的錢了，我對這件事因此便不致十分苦惱。結果總算還不錯。在以後的三場裏「亞罕」跑得竟像一桶破爛的雞蛋，在未被發覺之先，拿到市場去一般的快。威而伯·溫孫竟贏了四倍半的錢。不過還有別的事情使我難受。

當時，因為威力怕買了馬票回來，他將他大部份的時間跟弗伯利小姐談論這件事。所以露茜小姐和我竟像坐在荒島裏一樣。啊啊！如果我是老老實實，或者有任何法子使我老老實實，那就好了。其實在馬力太地方，並沒有像我對他們所說的叫做威力太·馬發的這樣一個人，而且從來就沒

有過，不過若是真的就這樣的一個人的話，那我明天一定要到阿埃阿，馬力太去刺死他。

我坐在那裏，真是一個大笨伯。不久賽馬便賽完了。威力伯到下面收集了我們的錢，我們便乘着一駕馬車到城裏去，他在西宮裏陪我們吃了一餐很時髦的晚飯。並且還飲了一瓶香檳酒。

我跟那個女子在一塊，彼此都沒有說什麼話。我很明白這件事：就是她並不對我傾倒，雖然我撒了父親有錢及種種的謊話。你是曉得這一層的，有一種美麗的女子，你一生只能看到一次，倘若你不趕緊去進攻的話，那麼你一生的幸福便完了，還不如跳下一架橋裏去來得好。她們從內心裏看你一眼，並不是有意引誘你，這意思便是說：你需要那女子做你的妻子，你需要有許多像花一般的，美麗的事情在她的周圍，你需要她穿時髦的衣裳，你需要她有所要有的小孩子，你需要有好的音樂聽，並不是那些嘈鬧的音樂，啊啊！

在生得斯基附近的對面，隔着一個海灣，有一個名叫西打盤的地方。吃完晚餐以後，我們幾個人便乘着一隻艇子到那邊去。他們三人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阿埃阿的特芬去。當你跟這樣的一般女子到外面去時，你總得留心，不要誤了火車的時刻，以致通宵留在外面，像你跟一般下流女子一般。

威而伯獨自很輕飄的踏上艇去。這隻艇子花了他十五塊錢。不過我若沒有聽到他敲着銀聲時，我永久也不會曉得，他確是一個很吝嗇的人。

到了西打盤地方時，我們並沒有停足，因為那邊滿是一羣一羣的下等人。

那邊爲了下等人而設立了許多大跳舞廳和餐館，還有一片你可以沿着散步的海灘，那海灘是通到一個黑暗的地方去，我們便隨即到那邊去了。

她不願多說話，我也是一樣。我想起了我的母親還算好，常常教我這般小孩子在桌上怎樣用一支叉吃東西，不得多飲湯，不得像一羣你所看見

的，圍着賽馬場的人那樣的噪鬧，粗魯。想起這，我是何等的快樂啊。

威而伯和他的愛人還沿着海灘走上去，我和露茜小姐却坐在那塊陰的地方，這地方有許多老樹的根被水沖得凸出來。從此刻起，直至他們回至艇中，以及他們上了車，彷彿沒有這末一回事。牠的過去，正如你霎了一眼一般。

然而我們坐在這裏是怎樣的呢。我們所坐着的，是一處陰暗的地方，正如我所說的，這裏有許多老樹的根像手臂一般的凸起，周圍有一種水的氣息。夜是那樣的溫暖，柔軟，那樣的黑暗，甜蜜，正像一個橙子一般，彷彿你伸出你的手便可以覺到。

我盡情的嚷，我盡情的發誓，我盡情的跳起來舞蹈，我是那樣的瘋狂，那樣的快樂，那樣的憂愁。

當威而伯獨自和他的愛人回來的時候，露茜看見他進來，說：『現在我們可以乘車去了。』她也是盡情的嚷，然而她却總不會曉得我的心事的

。她並沒有坐得很端正，當威而伯和弗伯利小姐還沒有走到我的身邊時，她昂起她的臉孔很快地吻着我，並且又抬起她的頭靠着我，她完全震顫着，並且——啊啊！

* * * * *

有時候，我希望我能夠患塵症死去。我想你是曉得我是什麼意思的。我們回到艇裏，乘着駛過海灣到車站裏去。天色也是很黑的。她偷偷地對我說，彷彿是她和我能夠離開這隻艇，在剛才那塊地方散步一般，這話很有點愚笨，但我曉得她是什麼意思的。

我們很快的到了車站了。那裏有大羣的閑人，都是到市場去的。像牛羣一般的周圍擠擠着，磨擦着。我怎樣能告訴她呢？『不會太長久的，因為你會寫信給我，我也會寫信給你的。』這便是她所說的話了。

我得到一個像一個正燃着的草堆底機會，我得到一個了不得的機會。她或者會寄信到馬力太去給我，不過那信還是會退還給她的，信封上

面會蓋上這樣的字樣：『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或者跟這樣相似的字樣，不論怎樣的蓋法，總不外乎這類的字。

對於她，我總裝成一個大人物的樣子，彷彿是上帝造成我這一個巧小的人。我已得到一個良好的機會了。

於是火車來到了。她便上了車。威而伯·溫孫跑前來跟我握手，弗伯利小姐也很客氣的跟我點頭，我也向她點頭，火車便開動了。我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突然叫了起來。

唉！我是能夠跟着那火車的後面跑，並且把它弄得像似出軌的貨車。然而那有什麼用呢？你從來有看見這樣一個傻瓜嗎？

我可以向你賭咒：如果現在我有一個手臂斷了，或者一輛火車從我腳上輾過，我一定不去看醫生。我一定要坐下來，使她難過，難過——這便是我要幹的事。

我可以向你賭咒：如果我不是一個酩酊的醉漢，我永遠也不會那樣的

愚笨，說出那樣的謊話，以致永遠不會坦白地對付像她這樣的一個女人。

我很希望那個結着靈紗領帶，帶着一支手杖，我曾在市場裏撞開他的人能夠在這裏。上帝挖掉他的眼睛吧。他是一個大傻瓜，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如果我不能改成另一個人的話，你可以替我找一個人來，我要丟掉我的工作，去做一個浪人，將我的工作交給他。我一點也不去注意工作了，也不渴望銀錢，也不儲蓄，不致像我自己以前一樣的愚笨。

克里斯托費孫

英國 George Cissing 作

那是二十年前，一個五月的晚上。那日整天都是陽光和煦。我現在要敘述一件故事，因為這件故事和那日整天的陽光和溫暖，至今依然留存在我的心裏。我依然能看到大堆的白雲在我窗前的一片天空上移動過去，我覺得春光的駭蕩使我在這倫敦的孤寂的工作裏又發生煩惱起來了。

正在日落西山的時候，我便從屋裏跑了出來。空氣裏挾着一種異乎尋常的甜蜜。在暮色蒼茫的天空底下，通衢裏剛剛開的煤氣燈，眩耀着一種金黃色的紅光。我半點目的都沒有，只是休息和吸新鮮空氣。漫步走了半個鐘頭，最後我自己發現已走到了馬力班路和巴特蘭路的交叉口。跨過了這條路，在特麟尼替教堂的蔭影底下，有一家和我極熟悉的舊書店。煤氣

燈光照着那放着一卷卷書籍的書攤，誘引我跑了過去。我開始把那些書籍翻閱起來，並且如往常一樣用手摸摸袋中還存有多少錢。我忽然看中了一本，我便踏進那間小店，付錢將牠買了。

當我站在書攤前的時候，我好像覺得有個人在我的旁邊，也在翻閱那些書籍。當我拿着我所買的書籍從書店裏出來的時候，那個不相識的人留神地正視着我，他的面上顯着一種特殊的興趣底半微笑。他似乎想說些什麼話。我緩步跑開時，那個人跟在我的後面。剛剛走到教堂面前的時候，他便趕快跑到我的身邊說：

『對不起，先生，不要誤會我，我只想問問你，剛纔你買的那本書，你看到那本書的空白頁上寫着的名字沒有？』

他的聲調裏的一種恭敬驚惶的神氣，自然的，使我就想到這個人是來求乞的。但他又好像沒有乞丐通常所有的態度。我猜他的年紀大約有六十歲光景。他的長長的稀少的頭髮，和疎落的髭鬚已經斑白了。並且一雙略帶

眼淚的眼睛，在他沒有血色的凹削的面容上射出光來。他穿着極襤褸的衣服，然而一望而知是個敗落的上等人。的確，他的聲調清楚地表現他原是屬於上等階級的人。他對我所說的話，是那樣的有理性，是那樣的和婉，同時，又是那樣的可憐羞澀，所以我只能極友誼的回答他。我沒有看過那空白頁裏的名字，但我即刻翻開那本書，在煤氣燈光下，我看見極秀麗的寫着：『克里斯托費孫，一八四九年。』

『那是我的名字，』那個不相識的人聲調柔和而帶着遲疑地說。

『真的？這本書從前是你的？』

『這本書從前是我的。』他古怪地震顫地乾笑了一聲。同時又摸摸他的頭，似我在怨自己不能使人相信。『克里斯托費孫的藏書的拍賣你聽見過沒有？怪不得，你太年青，那是在一八六〇年的事。我常常會偶然看到簽着我的名字的書在書攤上。剛纔你未到那間書店以前，我已經發現到那本書，當我看見你看牠，我便好奇地望你，會不會把牠買去。請你原諒我

向你嚙齶。愛書的人——你以為——？」

他問話雖未說完，但他的眼色又明顯的把牠續完了。我說我了解他，並且同情於他，於是他又乾笑了一聲。

『你有很多的藏書嗎？』我問，眼睛留神地望着他。

『哦，好朋友，我沒有。我只有幾百卷書。這幾百卷書對於一個自己沒有屋子的人已經是太多了。』

他溫和地笑着，垂下他的頭，喃喃的說道，聲音剛好可以聽見：

『我的目錄有第二萬四千七百十八號。』

我愈加好奇和感到興趣起來。我不敢再問他關於藏書直接的問題，因此我就問他賣書的時候也住在倫敦嗎？

『如果你能化五分鐘的話，』他畏縮地這樣回答：『我可以帶你去看我的住屋。我是說，』依然乾聲地笑着——『那所我從前的住屋。』

我願意即刻和他同去。他帶我在攝政公園旁邊路上跑了些路，最後止

步在一排端整的房屋的中間的一所。

『那邊，』他悄悄地對我說，『便是我常常住的地方。門邊右手的窗子——便是我的藏書室了。唉！』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遭到不幸的運氣吧。』我也用低低的聲音說。

『這是我自己愚笨的結果。我本已豐衣足食，但我仍嫌不足，所以我去幹經商的事，——我，對於做生意是個門外漢——因此黑暗的日子便臨頭了，黑暗的日子便臨頭了。』

我們回轉身掉轉方向，垂着頭緩緩地走着，靜默地依然向教堂這邊走來。

『我不曉得你還買到別別的什麼書沒有？』克里斯托費孫帶着溫柔的微笑問，當我們止步像要告別樣子的時候。

我答他我不記得以前是否曾遇到這個名字。這時候，我觸動心機，便問

他要不要我手裏拿着的書，如果要，我很高興給他。我的話剛剛說出口，便看見他異常高興起來。他躊躇着，像決不定的嚙噬着，但即刻他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提議。當他接到了那本書的時候，他歡悅地紅起臉來了。

『我還有幾本書，』他慢吞吞地說，似乎他說了些羞以告人的事情。『不過的確不容易再增多牠們了，我覺得我還沒有向你表示我一半的謝意。』

我們便握手告別。

那時我的住宅是在於教區。一天下午，大約是兩星期之後，我散了一兩個鐘頭的步。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停步在高街的一家書攤前。有一個人跑到我的身邊來，我一看，認得是克里斯托費孫。我們的間候竟像是老朋友一樣。

『我近來看見你好幾次，』落魄的上等人說。在這光明的太陽光底下，我看見他的形貌比以前更加褻褻了。『不過我不喜歡無端的招呼你。我

的住所離這裏不遠。」

「我的也是，」我毫不思索地說，「你單獨一個人住罷？」

「一個人？哦，不是。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

他的聲音裏帶有一種窘迫的情調，他的眼睛望着地下，他的頭不安地搖動着。

我們開始談着書攤上的書，并且一齊走開去，繼續着我們的說話。克里斯托費孫不獨是出身高貴，并且是個極聰明而有學問的人。爲了我看他是那樣淵博，（他的特性是過分的謙虛）我便問他曾寫過什麼著作沒有。沒有，他從未寫過什麼著作——從未寫過；他說他只是一個書蟲。旋即苦笑着和我告別走了。

不久以後，我們又無意中碰到了。在我家隣近某街轉角上，我們面對面的碰到了。他的變態不禁使我驚慌起來。他的面貌像更加蒼老了。和我握着的手，一點力量都沒有。對於我們相遇的快樂，他只有些頹喪的

表示。

『我要到別個地方去了，』他這樣回答我詢問的眼色。『我要離開倫敦了。』

『是永久的嗎？』

『恐怕是吧，不過』——他竭力節制着感情的樣子——『我很高興離開倫敦。我內人的身體近來不大好。她需要鄉間的空氣。是的，我高興我們已經決定了離開——非常的高興——的確！非常的高興！』

他用着機械的聲調重重的說着，他的眼睛向四周溜着，他的手不安地扭動着。我正要問他到那一處鄉間去時，他突然續道：

『我就住在對過那邊。我帶你去看看我的書好嗎？』

當然我高興接受這樣的一個邀請。我們走了兩分鐘便到了一條端莊的街道的一間屋子。那條街的屋子的最下層底窗裏都掛着一張某某住宅的牌子。當我們停在門口的時候，我的同伴似乎遲疑着在後悔不應該請了我

來。

『我真怕不值化得費了你的時間。』他畏縮地說：『事實是因爲我沒有相當的空地可以擺出我的書給你看。』

我完全不和他計較，於是我們便走了進去。克里斯托費孫很不好意思地帶我從一條狹小的樓梯上到第二層樓，扭開了一個房門。我站在門檻裏不禁驚異起來。房子是個小房子，至多剛好佈置成一個簡陋的舒服，而且明顯的祇能在白天應用；不過全房間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堆滿了笨重的書，書卷緊靠着兩面牆壁堆成了好幾行，高得竟差不多觸着天花板了。房間裏的用具，只有一張圓桌和兩三張椅子——除了這幾件木器之外，再也沒有空地放別的東西了。窗子緊閉着，陽光照耀着牠，一種難堪的氣味，悶在空氣裏面。我從來沒有嗅到書本的印紙和裝釘有這樣難堪的臭味。

『但是，』我嚷道。『你說你只有一點書——現在這裏的書比我的一定多五倍呢。』

『我已忘記了準確的數目了，』克里斯托費孫極其煩惱地說道。『你看，我不能夠適當地把牠們安置起來。我還有一點，在——在別個房間裏面。』

他帶我橫過了樓梯口，打開另一房門，給我看一間小小的臥室。這裏面的書，不像坐起間裏那樣多而惹目了，不過依然還有一塊牆被書卷遮蔽了看不見。一種書的空氣，使人嫌惡地想到這間房間，每晚有兩個人睡在那裏。

我們回到坐起間裏，克里斯托費孫開始從笨重的書堆裏抽出許多給我看。他興奮地，斷斷續續地，不時深深的嘆息，或乾笑着對我說話；他講了一點他的歷史給我聽。我才曉得他近八年來都是住在這所屋裏，我曉得他結了兩次婚；我曉得他只有一個女兒，是他的前妻生的，不過很久以前在兒童時期便死去了。最後——他顯着一副極愉悅的微笑，突然顯着秘密的樣子——我曉得他這個後妻，就是他底女孩的保姆。我極有趣地聽着，

并且希望能夠再曉得一點關於這個特異的家屬的環境。

『在鄉下，』我說。『你當然有有書架的書房？』

他的面容即刻顯着苦痛起來；他的眼光沉鬱地望着我。我正要問他時，忽然屋裏有聲音使我注意，在樓梯上有一種笨重脚步，并且還嚷着一種我極熟識的高聲。

『啊！』克里斯托費孫驚異地嚷道，『這裏來了一位幫助我搬動書的朋友。進來，馮忽列先生，進來！』

開了門，只見一位高身材的人，他的微黃的頭髮，光輝藍色的眼睛，凸起的顎骨，和闊大的口製成了一幅教育雖受到少但是人格十分健全的人的圖畫。怪不得我似乎認識他的聲音。雖然我們每隔很久，始偶然彼此遇見，馮忽列先生總算和我是老相識。

『喂！』他突口而出，『我不知道你認得克里斯托費孫先生的。』

『我也奇怪你怎麼也認得他的！』我答。

克里斯托費孫興奮地驚異着注視我們，於是和新進來的馮忽列先生握手，馮先生粗率地，但尊敬地問候他。馮先生的說話，是一種堅強的約克州土音，並且他所有的頑硬的態度表明他是個約克州人。他是來說關於克里斯托費孫先生的書裝載搬運的事已經安排好了，現在只等日期的決定。

『不必着急，』克里斯托費孫嚷道，『真的不必着急的。我是極感謝你的。馮忽列先生，你是受了不少的辛苦了。一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決定了——一兩天之內。』

馮忽列先生溫柔地點一點頭便向他告別。我們的眼光彼此接觸了一下，便一齊離開這間房子。在外面的街道上，我對着這夏天的空氣行了一個深深的呼吸。在那悶塞的房裏出來，呼吸這些空氣竟像草地上那樣的甜蜜。我的同行者明顯的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他仰望着天空，並且展開他的肩膀。

『唉！這真是一個爽快的日子啊！我情願出些代價到易爾克力穆爾斯

去散一回步。』

因為是我們易於達到的一個最好的代替地方，我們都贊成一齊去逛攝政公園。馮忽列也有事要往這條路跑，而我却很高興談關於克里斯托費孫。他告訴我這位藏書老者的房東是馮忽列的伯母。克里斯托費孫的富裕和破產的歷史的確是真的。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他完全破產，他不得不做個書記或者是和書記同等的事情過活。大約五年以後，他便第二次結婚了。

『你認得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嗎？』馮忽列問。

『不認得！不過我想認識認識，怎麼樣？』

『因為這種婦人你是值得知道的。她是一個上等婦人——我理想中的上等婦人。克里斯托費孫也是個上等文人，這是不能夠否認的。倘若他不是上等人的話，我想我老早就飽以老拳了。啊！我十分曉得他們！因為我會和他們在那間屋裏住上好幾年。她一身即使到她的小指尖都十足表現着她是個上等女人，她的丈夫怎能夠看她這樣生活下去，這我真不了解。』

在——！如果是我的話，我若沒有別的方法使她舒服，我情願做盜賊去偷搶。」

「她爲了她的生活而工作嗎？」

「是的，并且還爲了他的。她不是當教員；她是在庫耳路的一家店裏，他們以爲是個好職位，每個禮拜可以賺到三十個先令。這是他們所有的進款了。但是克里斯托費孫都把牠拿來買書。」

「自從他們結了婚以後，他從來沒有做過別的事情嗎？」

「我相信他先前做過了幾年，但他患了一種疾病，所以從那時候起他就不做了。他到所有的廉價書店裏去，將他盈餘的時間，都沉緬于舊書店裏。她嗎？啊，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你若看見她你便曉得行了。」

「但是，」我問。「他們爲什麼要離開倫敦呢？」

「唉！我告訴你，我就要說到這件事了。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有許多極有錢的親戚——就我所曉得的，都是爲富不仁。——從來就沒有絲毫幫

助過她，一直到現在。她的親戚中有一個是吉亭夫人，我聽說她是個市儈的寡婦。這個婦人有一宅別墅在諾福克。她從來沒有住在那邊，只有她的一個兒子時常到那邊去捕魚打獵。這是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告訴我的伯母的，吉亭夫人情願讓她和她的丈夫到那邊去住，租金不收，吃飯也由她供給，實際上克里斯托費孫夫人就在那邊替她看房子，將這所房子保持着清潔。預備下鄉去的人應用。

『我看見克里斯托費孫好像情願住在他現在住的地方。』

『當然他若沒有了書店，他就不知怎麼樣過活呢。但他爲了他妻子的緣故，情願離開倫敦到諾福克去。我告訴你，已經遲了。那個可憐的婦人已難延長她的生命了！我的伯母說她已是個行將就木的人了！我曉得有時候他的臉孔是非常可怕而難看的。當然，她不承認這件事，她不承認的；她不是一個自怨自艾的人。不過她時常談起她慣常住過的鄉下。我曾經聽過她給了我一個深刻印象的就是關於她這些時的過活。一個禮拜以前我見

過她，當她正得到吉亨夫人的好意的時候，我告訴你，我幾乎不曉得她是誰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決沒有看過這樣一個變遷呢！她的面孔，像一個十七歲的女郎一樣。她的笑聲——你應該聽聽她的笑聲啊！」

『她比她的丈夫年輕嗎？』我問。

『至少比她的丈夫年輕二十歲。她大約四十歲樣子，我想。』

我沉思了一刻。

『這豈不是一個不快樂的結婚嗎？』

『不快樂？』馮忽列嚷道。『他們兩人，從來沒有鬧過一句嘴，這是我敢担保的。只要克里斯托普孫這次搬遷以後，習慣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就沒有什麼別的企求了。祇要他能在書結裏消磨歲月——』

『你意思說，』我搶着說：『他那些書是完全由他的妻子每星期賺來的三十個先令買的嗎？』

『不是，不是。起初，他從他的老藏書室搬來了些。當他自己謀生活

的時候，他又買了許多。他有次告訴我，他常常只化六個辨士過一天日子，餘下錢來買書。他是一個頑固的老貓頭鷹，但雖是這樣，他終不失爲一個上等人，你一定喜歡他的。我將要難受，當他離開了我。」

至於我自己，我只盼望聽克里斯托費孫別離的消息。我聽了他的歷史使我極不舒服。不過那是使人想起來高興的事，就是這個可憐的婦人最後由她艱辛的工作裏解救出來，可以在這長夏的日子裏自由地享受她愛好的鄉間。我承認，當我想起了克里斯托費孫從此以後對於塵世毫不關心，沉緬在他的舊書的愉快中與無所責怨的思想裏，不禁引起了一點嫉忌。我想他離開了舊遊的地方不致於就會感受到劇烈的痛苦的。我自己決定一兩日內來拜訪他。我選定星期日去，或者可以幸運地看到他的妻子。

在星期日下午，我正要去拜訪他的時候，馮忽列却走了進來。他顯着一副發惱的神情，並且當他走入房間的時候，他亂踏着家具。他的態度極可怪，因為雖然我會寫了我的地址給他，但我沒有希望到他會來看我，他

的自傲心，就是他粗野的性情，或許使我覺得和他人親密是有些羞怯的。

『你從來聽過像這樣的事情嗎？』他半發惱地嚷着。『什麼都完了。他們不去了。一切都是因為那些討厭的書！』

在他的憤激亂罵之中，我曉得了他剛剛從他的伯母家裏所聽到的事情。昨天下午，克里斯托費孫驚異地得到他親戚而且將要做他的施主的吉亭夫人來看他。以前這個婦人從未來看過他們；她來，自然是來和他說關於他們將要搬遷的事情。談話的結果，（一個極短的談話）給房東太太聽見，因為吉亭夫人下樓的時候高聲嚷道：『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的！我不想到竟有這件事呀！你怎樣夢想到我的房屋肯給你放那些陳腐的舊書？最不衛生的！我一生也沒有聽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從來沒有！』這樣說着她跑到外面坐上她的馬車走了。那個房東太太剛正有事上樓，覺得克里斯托費孫坐着的房裏是死一般的沉寂。她叩門——預備好了托辭——看見那對夫婦并肩坐着，憂愁地微笑着。他們即刻告訴她內中的真相。吉亭夫人來的

原因，是因為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寫了一封信給她，報告她的丈夫有很多的書籍，希望她答應他們將牠們搬到諾福克的屋裏去。所以她跑來親眼看藏書。他們現在只好犧牲書籍和失去吉亭夫人所施與他們的房屋的兩者之中任擇一種了。

『克里斯托費孫拒絕了嗎？』我開口問。

『我以為他的妻子覺得將她的丈夫太難堪了。無論如何，他們都同意保留他們的書籍而情願犧牲房子了。事情便這樣了結了。我好久沒有這樣生氣過呢！』

當時我回想了一番。我是極容易了解克里斯托費孫的心境的，並且我縱沒會過吉亭夫人而我曉得是一個給人恩惠而反使人累贅的人。克里斯托費孫夫人究竟是那樣的很不快樂嗎？她不是一個以犧牲為生活的女人嗎？——一個情願把自己過着惡劣的生活而去換得她丈夫的舒服的人嗎？我這樣的見解，便使馮忽列氣惱起來，所以他就不禁破口大罵，一部分不滿意於

吉亨夫人，一部分是不滿意於克里斯托費孫。他總是說罵人是一件『莫大的恥辱』，其實我也表同情於他的意見。

過了兩三天，好奇心驅着我走向克里斯托費孫的住宅那邊去。沿着那條街的對面走去，我仰望着他們的窗子，看見那個老藏書者的面孔在那邊。明顯的，他是懶洋洋地或者竟是煩惱地坐在窗旁。他即刻向我點頭；當我尚未叩門以前，他下樓出門來了。

『我和你散一回步好嗎？』他問。

他的形狀異常的苦惱，因為有好一時我們沉默的走着。

『你改變了你離開倫敦的意志嗎？』我似乎無意思地問。

『你聽馮忽列說了嗎？是的，是的——我想我們現在依舊住在倫敦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比他更痛苦煩惱。他俯頭垂眉地行着，并且蹣跚蹣跚，不像走路。像一個人自己覺得犯了特別下賤的罪過而依然忍受着。

一樣。

他忽然又說起話來。

『老實告訴你，那些書真有點困難。』他的眼睛偷視着我，我看見他全身的肌肉都震顫起來。『你看，我的境遇是壞極了。』他的嘆氣半咽着他的聲音。『事實是我們在某種條件之下有人讓一間在鄉下的房子給我們住，這是我的妻子的親戚給的；不幸得很，爲了我的藏書室竟被視爲反對的東西，（一個致命的反對）因此遭了拒絕。所以我們同意依然住在倫敦了。』

我淡然地問他，是否他的妻子極願意過鄉間的生活。但我剛說出口却又悔恨不該說出來；因爲這些話是那樣明顯的中傷了我的朋友。

『我想她是高興鄉下的生活的。』他帶着一個極悲慘的容貌對我說。似乎他在懇求我的寬容一樣。

『但是，』我說，『你不能够把書設法安排一下嗎？你不能够即刻另

找一間房子來放牠們嗎？」

「克里斯托費孫的臉孔已完全回答了我的話了，我明白他已是囊空如洗了。『我們不再去想牠了。事情已經決定了——十分決定了。』」

我們不再談論這件事。在這條路的第二段上我們便彼此告別分子。

我想還沒有過一個禮拜，我接到了馮忽列寫給我的一張明信片。他寫着：『正是我所預料的。C夫人重病了。』他寫的就是這兩句話。

C夫人當然指克里斯托費孫夫人了。我對這張明信片沉思着，——牠支持着我的幻想，形成了我的感覺；在那天下午，我又在那條感到有興趣的街上散步。

這趟却沒有人站在那窗口裏了。我略事遲疑以後，便決定去拜訪和馮忽列的伯母說幾句話 來給我開門的正是她。

我們彼此從來沒有見過面，但當我說出了我的名字及我很急切要聽見克里斯托費孫夫人病了的消息時，她便帶我到會客室裏去，開始悄悄地與

我談話。

她是個和善的約克州婦人，極不像倫敦普通的房東太太。「是的，克里斯托費孫夫人兩天前就患了病了。起頭就迷昏了很久。她發熱，夜間不能夠睡覺；醫生已經看過了。他將她由那個堆滿雜亂的書籍的臥房裏遷到別個房裏去，那個房恰好是空着的。她非常孱弱消瘦地睡在那邊，一點聲息都沒有，只有向日夜坐在她的牀邊而從沒有離開過的她的丈夫微笑。『他也會』房東太太說：『不久也會生病的。他的相貌像一個鬼，似乎有點半失神的樣子了。』」

「爲了什麼而生病的呢？」我問。

這個純良的婦人顯着一個奇怪的面容，搖着她的頭，并且喃喃地說原因是不難找得出來的。

「難道，」我問，「她竟爲了那失意的事情而起的嗎？」

「自然是的了，這個可憐的婦人，早就身體孱弱到極點，此次受到失

意的打擊，便這樣病倒了。」

『你的姪兒會和我說過這件事，』我說：『他以為克里斯托費孫先生並不曉得他的妻子爲了他竟犧牲到這樣利害。』

『我也是這樣想。』她答：『不過現在他開始明白了，我告訴你。他只說——』忽然有人敲門，並且有一種急促而震顫的聲音要房東太太到樓上去。

『什麼事情，先生？』她問。

『恐怕她的病更不像樣了，』克里斯托費孫說，掉轉他憔悴的面孔驚愕地看見我，『請即刻到樓上去吧！』

他沒有對我說一句話便和房東太太上樓去了。我無法即刻走開，在這間小小的屋裏，我侷促的踱了十幾分鐘，靜聽着在這間屋裏一切的聲音，最後纔聽見下樓的脚步聲，那個房東太太回來了。

『沒有什麼事情，』她說。『我以為她會睡得着，如果沒有人去擾她，』

是他煩擾她，那個可憐的人，坐在旁邊，每兩分鐘便問她覺得怎樣。我勸他同到他的房裏去，我想你如果能夠去和他談談話，對於他會有好處的。」

我即刻跑到第二層樓的坐起間裏去，看見克里斯托費孫頹喪地坐在一張椅上。他的頭向前低着，顯着絕望的痛苦的样子。當我走前去時，他的足似乎起立不穩。他畏縮地，不好意思地握着我的手，連眼睛都不敢抬起來。我向他說了些安慰的話，但我的安慰話，只有得到相反的結果。

『不要對我說這些了，』他帶着怨憤地呻吟着，『她要死了——她要死了——不論旁人說什麼，我曉得她是要死了！』

『你請個好的醫生沒有？』

『我想醫生是好的——但太遲了——太遲了。』

當他依然倒在椅子上時，我坐在他的旁邊。沉默了一兩分鐘，忽然有一種極響的拍拍的敲門聲，克里斯托費孫跳了起來，由房裏直衝出去，我恐怕他是發狂了，便跟他跑到樓梯口。

一刻間他又跑上來，像以前一樣的軟弱，一樣的苦惱。

『是一個郵差，』他喃喃地說。『我正在望着一封信。』

似乎沒有別的話好說，我預備要辭別的樣子，但克里斯托費孫不肯給我走。

『我要告訴你，』他開始說，他像被責罰着的一條狗般望着我，『我要告訴你我已經盡了我的力了。當我的妻子一得到病的時候，我看見——方始這樣想——我的妻子是感到何等的沮喪，我即刻跑到吉亭夫人的住宅裏去，對她說我願賣掉我的書。但她却不在城裏了。我寫了一封信給她——我說我後悔我的愚蠢——我懇求她原諒我，懇求她重新將她的仁慈給我們。我等她的回信等了很久，但她終於沒有回答我。』

我看見在他手中拿着一本書店的目錄，是剛剛由那個郵差交來的。他機械地撕去信封，并且機械地看過第一頁。忽然似乎良心刺激了他，他猛然地將目錄丟掉。

『機會已經失去了！』他嚷道，沿着隨便堆着如山一般的書籍的一條小小的狹地急促地走了一兩步。『當然她說她寧願住在倫敦的呀！當然她要說她曉得使我高興的事情呀！她何曾說過一句別的話啊！我十分殘忍——十分下賤——讓她造成了這個犧牲啊！』他發狂般舞弄着他的手臂。『難道我不知道怎麼會使她這樣嗎？難道我沒有在他的面上看出她的心怎樣不安地在希望着到鄉間去住嗎！我曉得她爲什麼會病的，我曉得的！我讓她痛苦——我讓她痛苦下去直到死——死！』

『不論什麼時候，』我說，『吉亨夫人總會有回信給你的。當然可以得到恩惠和好的消息——。』

『太遲了，我殺了她了，那個婦人是不會寫信來的。她是個下賤的富人，我們觸犯了她的傲氣；所以她不會原諒我們的。』

他坐了片刻，但依然爲了心靈痛苦的懊惱而暴跳起來。

『她死了——什麼，什麼殺了她呀！』他猛烈地揮舞着手向書堆那邊

走去。

『我爲了這些書把她的生命賣掉了。啊！——啊！』

他這樣叫着便取了五六本書，在我未曉得他什麼用意以前，他推起窗格，將那些書丟到街上去。連接又取了五六本丟上去，我聽見路上發出拍拍的聲音。於是我捉住了他的手臂，緊緊地捉着他，請求他要控制自己纔好。

『牠們該走啦！我討厭看見牠們。牠們殺了我親愛的妻子啊！』

他嗚咽地說着，在最後一個字上，眼淚由他的眼裏奔湧出來了。現在我不難制止他了。他的面孔顯着無限的感動注視着我，隨談隨哭。

『你曉不曉得她待我怎樣好呀！當她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已是一個大過她二十歲的破產的老朽了。我除了給她以辛苦和掛心以外什麼都沒有。爽直說了吧，——一年一年的我都是由她工作賺來的錢生活着。尤其是不自諒的，我竟使她窮困而將她賺來的錢來買書。啊！真可恥啊！真沒有良

心啊！那是我的罪惡——這罪惡是使我正像賭犯酒徒一樣。我不能够反抗這個誘惑，雖然每天我都嚷着我自己羞恥，并且發誓要克服牠。她從來沒有責備；她從來沒有責備過我一個字——不止此呢，而且從沒有顯着責備我的神氣。我怠惰他生活着。我從來沒有想要解脫她在店中的日常的辛苦的忙碌。你曉得她在店裏做工嗎？——她，有智識有學問，却幹那樣的一個生活。想起我曾經在那店門口經過一千次，回家時都帶了一本書在我的手裏！我有心在那邊經過，并且也想到她是在裏面呢！啊啊！』

忽然有人叩門，我跑去開，看見是房東太太，她的面孔驚異着，她的手臂裏盡是書。

『很好，』我悄悄地說：『將牠們放在裏邊地上；不要帶進房裏來了。這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

克羅斯托費孫站在我的後面，他的面貌顯着要問她不敢問的說話。我說沒有什麼事，慢慢的使他平靜下去。可喜得很，在我未離開之前，醫生

便來了，他報告病人略爲好了一點。病人睡了一刻，似乎又高興地再睡下去了。克里斯托費孫要我不久再來——他說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人關心他的任何事情了——我答允明天再來看他。

第二天下午很早我便去看他了。克里斯托費孫一定是守着我來的，在我尙未叩門以前，門已開開來了。他的臉孔光輝起來，使我驚奇，他的雙手緊握着我的手。

『吉亭夫人的信已經來了！我們可以去住那間房子了。』

『尊夫人怎樣了？』

『較好了，較好許多了，上帝是應該感謝的啊！他幾乎從昨天下午當你走時一直睡到今天的清早上。信是第一次到的，我告訴她——不是完全實在告訴她。』他慢吞吞地說：『她以爲可以將我的書帶去；如果你看見她的滿意的微笑的話。但在她曉得這件事以前，所有的書籍也要賣掉而運載出去了；當她看見我絲毫都不介意書——！』

他回到下層的坐起間裏。興奮地踱着，他得意他所作的犧牲。他已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書店，那個書店要將現在堆在那邊的書通通買去。但他不保留幾卷嗎？我問他，自然，保留幾卷書，他是可以做得到的；若沒有書他怎樣生活下去呢？在先，他奮激地說他一本書都不保留——他一生都不想到書本。但是尊夫人呢？我進一步說。他有時不高興讀點什麼書麼？對於這件事，他不禁憂悶起來。我們討論着這件事情，最後決定這樣安排，就是選擇一箱的書，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帶到諾福克去。即使吉亭夫人曉得，也不會怎樣反對的。我極力勸他，她的許可是儘可以假定的。

事情便這樣進行了。很小心的將那一系列列的書卷裝入袋裏，搬到樓下，裝入一駕空車載去了。那樣靜寂地竟使病着的婦人一點也不預先知道。告訴我這件事時，克里斯托費孫乾笑着，是我從沒有聽見過的乾笑着；但我想他的眼睛是不敢望着那從前堆着書籍那部份的地板，並且在我們談話的方向裏，他時常心不在焉的默不作聲低着頭。但是自然，無論如何，他

的妻子的復元，他是感到愉快的。他經過了這次的危機，使他的外貌更像老了一點了。當他說出他的幸福時，眼淚從他的眼中流了出來，他的頭像一個老年人顫動着。

在他們未離開倫敦以前，我看見克里斯托費孫的夫人——一個蒼白的，清瘦的，孱弱的婦人，她從不像所謂美婦人，但她的臉孔，如果臉孔果能顯露個性的話，那便顯着她是個勇敢而忠誠的人。她不歡悅也不憂愁；但在她的眼中，當我重看右時，我看見她眼中含着深深的感謝底情意，因為命運賜給了她靈魂的希望。

重逢

英國 George Gissing 作

魯特蘭先生今早起身穿衣服的時候，覺得不很舒服，一個頹喪的感覺使他煩惱，這，或者因為春天天氣太熱的緣故吧。吃了早餐以後，他懶洋洋地斜躺在他的書房裏，想看看書。他是用不着絕對要向上努力的。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到城裏去同他那担任地方官的哥哥在一塊，他願意在法庭裏厭倦，不願意在家裏寂寞閒居。

他的年紀大約是四五十歲左右，隨便看去，他的身體似乎很好；不過他的面容上却有些痕跡表現着他是個慣於陰鬱而沉思的人，他的聲音也有同樣的象徵。城裏的人都尊重他的財富和在社會上的權威；照他家庭明顯的和平，和安樂的生活，可以判定他是一個受人嫉忌的人，不過魯特蘭先

生對他自己却有一個極不同的眼光。今天他特別受到沮喪，這種沮喪他受到以來已有好幾年了。

因為是生在優美的環境裏，所以他在二十歲的時候便結了婚。他已經生過六個孩子，通通都是女則，在六個女孩中只有三個活的，其餘的都夭折了，最小的那個還只有十五歲。他的妻子是一個心胸狹窄，主觀極深的婦人；對於他的生活管束得非常嚴厲——使他柔順地沒有反抗的可能。無疑的，他的責任桎梏了他，或者可以看見的，就是在他們倆的意見之中，必然會起衝突。魯特蘭夫人是出身於一個都會的家庭，她在地方的威權比一切的事情都高貴。當她去倫敦的時候，只不過爲了交接他那般本鄉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是爲了時髦才到城市裏去的。即使她偷暇到外面去，也就是爲了在回家時有追想的好處。她對於什麼事情，都持着一個堅執的，偏狹的成見。她的女孩很令人欽佩地長大起來——那便是說（憑良心說）她們的生長永不會失去像都會裏的女子一般的命運的身份。她們的父親對於她

們的教育，低聲下氣得像他日常治理他的家務一樣。魯特蘭夫人對於他，只希望他自己努力去維持他在都會的，周圍的，名譽上的權威。他爲了要博得她的歡心，曾經兩次競爭過一個議員的選舉，但兩次都失敗了。他曾經做過兩次城市裏的市長，在那邊做市長他自己認爲十分適當，並且又接近他所住的地方。不過魯特蘭夫人却視爲這是一件屈就的工作，因爲這件工作只不過可以使得他不致失業，同樣的意思，她希望盡他的義務做一個法官。爲了她的命令，他參加各種地方上的活動：開放花木的陳列，擔任重要的講演底主席，鼓勵工人利益的運動等等……。所有這些義務，魯特蘭先生都完全不高興，他尤其不高興他家裏不和氣的現象，他十分明白他要得到獨立，便要犧牲他的平靜。

他所有的朋友都說他的好話，有一兩個朋友竟痛恨他們能力的缺乏，以致無補於他的天然的才能，並且驚異着一個這樣博學，這樣健談的人，竟滿意過這樣一個平庸的生活。不過人家對於他品行的和藹和慷慨所批評

的話却從來沒有兩樣過。好像做了一個地方官，他便享受着一個寬厚的名譽，所以城市裏的棍徒，雖然他不得不把他們監禁起來，但他們却總希望他仍然能夠以從前一樣的寬厚對待他們，當他們出了獄的時候。

今早，當他一踏進法庭裏面的時候，便纏到一件毆打的案子，明顯的是一件沒有價值的事情。那個囚徒是一個城裏的生客，是做壁畫工作的，當他正領到了這種工作的一兩點以前，便和一個浪人相打。原因是因為這個浪人控告他有些商業上不合法的事情。他因為忍不了他的侮辱，所以便把那個浪人打倒，這樣，他便被站在傍邊的一個警察拘去下獄了。魯特蘭先生看見了那個囚徒，立刻覺得對於他有特別的興趣；他的面部和態度都極強的引起他的好感。他有去是比他的地位還要高貴一點的人，雖然他現在的環境是那樣的壞，但他已不致於丟臉，也不致於無恥。他的年紀，大約是四十左右或多一點，他有清楚的，椶色的皮膚，有一對光輝聰慧的眼睛，並且還有一個強壯的，魁偉的身體。

『他做什麼名字？』魯特蘭先生低聲地問坐在長橙上隣近他的人。

『亨利·哥地夫。』

『哥地夫——哥地夫——』

魯特蘭先生顯着一副躊躇的容貌回想着，並且重新打量這個囚徒。此時，他聽見哥地夫的聲調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他留心聽着，並且在他的臉孔上表現着一些奇異的思索。

一點微小的罰金便把那件案子解決了，然而這個囚徒却坦白地說他已沒有銀錢，也沒有值錢的東西——除非是他穿在身上的衣服。他是昨天纔到城裏來的，但是半個辨士也沒有，今天早上他纔找到了工作。他的敘述，帶着半滑稽的神氣。並且，在這個人的說話上看來，可以證明他是並沒有什麼通常的工藝；他的聲調，雖然不算得特別的文雅，不過却帶有一種文雅的態度意味。

『我會替他付交，』魯特蘭先生偷偷地說，『我一定要跟他在法庭外面

說幾句話。」

這囚徒的案子准於半點鐘後再審。他隨着魯特蘭先生的領導，走進了一間私房。哥地夫看了這樣的情形，不禁奇怪起來，一個地方官竟想和他說話。

「我可否問你，」面貌仁慈的魯特蘭先生開始問他，「你是否曾在波羅黑士特的學校裏念過書？」

「是的，我曾在那裏念過書，」哥地夫微笑地回答，注視着問者的臉孔。「我是於一八六六年離開那邊的。」

「那我先你一年離開那邊了。你不記得我嗎？」

「我恐怕我記不得了。不過——」

「我的名字是魯特蘭——的克·魯特蘭。」

哥地夫拍着大腿，發出愉悅的，認識的叫聲。三十年前他們兩人原是在一間優良的，有名的寄宿學校裏朝夕共聚的同窗過。他們不是同鄉，當

時不明瞭彼此的親戚；亨利·哥地夫是一位勤力店主的兒子，除非由他自己的努力是沒有多大希望的；而的克·魯特蘭却看見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是平坦和幸福在他的面前。哥地夫在十五歲的時候，便找到了一個職業，然而他並不工作，終日怠惰遊戲過日；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他便去航海了。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他過了地球面上一個快樂的，漂泊的生涯。

『你一定要到我的家裏去，』經過了幾分鐘的談話以後，魯特蘭先生說：『幾天來我覺得十分的枯寂。我的妻子和女兒都在倫敦。從這裏到我家只有半點鐘的路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指出出路途給你。我過了一點半鐘就回來。』

『我的罰款怎樣呢？』

『不要緊的！我們立刻便可以辦妥了。』

當魯特蘭先生回到家時，隨即看見那個漂泊者躺在一塊有蔭影的草地上；一個園丁似乎疑惑地張望着他。

「這裏附近有沒有一個池塘或一條河流，」哥地夫問，「可以供一個人跳下去洗澡的？」

「沒有，不過你若不見棄一個通常的洗澡的話，那末——」

「不必，當我沒有較好的洗澡地方的時候。」

他們一齊坐下來吃點心，他們的衣裳剛好完全相反，但是在別方面看起來，他們兩位朋友並沒有不相稱的地方。哥地夫在這些奢侈的環境當中，並不露出有一些煩惱；他只是盡情地吃，盡情地飲，並且盡管談着往日的舊事。家僕看見他的主人一種慷慨的神氣覺得很驚異，並且對於這樣生疏的一位客人的親密的歡喜，真不減他童年時代的歡情。他們還沒有談到互相別後的事情。他們彷彿重新過着學校的時日，討論着許多事情，悲嘆着過往的笑話，追想着那些玩板球和足球的盛大的日子。哥地夫開始問着某甲某乙，以及其他的朋友的狀況；他們現在只有單獨地兩個人，可以盡情地談。

『葛賓斯不知下落了，』魯特蘭先生說，『他的父親受了一件不良的事情的累，我恐怕這位可憐的童子——』

『呀！』哥地夫嚷着，『十年或者是十二年以前我在新西蘭遇見了他。他在一間酒店裏當賣酒的伙計。』

『天呀！』

『至若樸思——涂阿戴樸思，不是森味樸思，我在蘇門答臘遇見了他，他當了一個荷蘭胡椒商的書記；害着了時發時止的熱症，一定老早不在人世了。』

『你怎麼可以旅行這樣多的地方？』

『通常只是工作的路程，不過不是常常。我是一個優良的木匠——你總記得，我在學校裏有過巧妙的手術——我打量我自己是一個長於做鉛管的人。我曾時常做些裁縫的工作。我曾得過了一個風景畫師的榮譽，並且曾爲了圖畫一門而改換了我的生活。那只是在英國，有時候我才發覺到找

一餐飯吃的困難。啊！是的！我常常回到故鄉去，雖然我一個親戚都沒有。我害着了懷鄉病，我打算不再漂泊，專從事在家裏過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却揣摩着對於這件事我是永遠不會達到目的的。五星期以前，我從巴伊阿到掃桑波敦登岸——我有一個老朋友在那邊做煙草的生意，我從牙買加到那邊，正爲了去看他。我帶了一兩塊錢登了岸，覺得天氣明朗，我邁步着並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美景。我在故鄉裏大抵靠着我壁畫的工作過活，雖然不是常常容易找得到。我不歡喜幹那些粗樸的工作。最後一次，在五年前，我幹了些在肯德的海軍事情，不過那對我不適宜，所以不久，我依然又做我航海的工作了。」

『怎樣的一個生活啊！』魯特蘭先生喃喃地說，在他的面前站起來，
『啊，不致於這樣壞——』

『你誤解了我，我的意思是說怎樣一個光榮的生活啊！我嫉忌你，哥地夫，哥地夫，從心境上和靈魂上我嫉忌你啊！』

『你真嫉忌我嗎？我也不十分明白，一個人有了像這樣的一間房子，隨心所欲地出入自由——』

『自由！』主人嚷着，『你不要從外表上來批評，你應該多從實際上來批評。其實就沒有一個人生着比我更像奴隸的了。』

他的聲音顫動得以致於沉寂下去，他又似乎在責備自己不應該說出這樣的話。

『請到外面花園裏去吧，老朋友。換一支雪茄吧，再拿幾支放進你的口袋裏去。』

今天下午，在隔壁的一間隣舍裏正舉行一個花園的宴會。魯特蘭先生曾答應參加。倘若他不去的話，他一定會使那般藉他的到會而可以得到光榮的人非常的驚異和失望。但是當時間到了時，他竟覺得頗不願意爲了他的隣舍的討厭的社交而離開了他款待着的朋友；最後他慎重地對他自己說他一定不去。如果魯特蘭夫人聽見了這件疏忽的事情時，就讓他去發表他

的驚怪好了。『但是，親愛的理查，自然是寧可——』他準備將耳朵寒着，不去聽那聲音，只聽哥地夫的說話。

『……第二次我們看見了和輪，我忘記了我所有的辛苦。你記不記得我們怎樣在學校裏討論着那個地方——怎樣去週遊那個地方？不想我竟達到目的了。』

七點鐘的時候，夕陽西下，空氣漸漸冷了。魯特蘭先生站了起來，伸着懶腰。

『第一次晚餐的鐘聲響了。一點一點鐘竟像一分一分鐘過去一樣。』

『我也覺得如此，我的肚子十分飢餓了。』哥地夫笑着。

『我也覺得飢餓了，許多年來這是我第一次想吃飯，那是海上的恬調怎樣的一個生活啊！怎樣的一個生活啊！當然！你今晚要在這裏過夜。

你的光臨實是天賜。我覺得我重新少年了。我開始看見了許多事情——』

他突然停止了他的說話，低頭沉思地走動着。

吃了晚餐以後——一餐便飯——他們便到圖書館裏去，哥地夫開始沿着書架看着。

『爲什麼你在這裏似乎只有些關於旅行的書籍。我真不了解，魯特蘭。如果你常常像在學校那樣的想旅行，爲什麼你竟度過這樣長的家居，妻子和家庭的生活？但是你素來是一個富人。什麼東西阻止了你像別人一樣的世界的旅行呢？』

那豈不是真的？當他們浸在戀愛的時候，魯特蘭自己愉快地想着他和他的愛人當作遙遠和遼闊的旅行，觀賞地球上一切光榮和奇異的事情。他們的蜜月旅行是包括有到埃及去的計劃。但是魯特蘭夫人不久便覺得她自己對於外國的旅行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在阿爾卑斯山那邊他們便回家了。他們的孩子很快地一個一個去世了。家庭上事務的羈絆一年一年的加重起來；一直使這個可憐的富人鬱鬱地緘默了他最後的希望。對於遠方旅行的提議，魯特蘭夫人只有輕蔑地微笑——那可怕的微笑，她的丈夫是很

曉得的。是一個彷彿不可理解的命運的笑。『理查總是這樣的異想天開。』有一次他偶然聽見她對一個女人說，這句話的意義含有可怕的力量。

他們翻開了一本大地圖，魯特蘭先生跟着他朋友航海的地方一處一處地看下去。他們的頭傍靠着，非常親蜜地談論着，他們好像重新回復到童年時代。好像他們幾次坐在學校裏的櫟上一樣：地圖擺在他們的面前，計劃着旅行的發見。在當時，的克魯特蘭是最熱心，最興奮，是一個得到旅行意識的人；而亨利哥地夫則只有夢想着，希望着。現在，現在，三十年的生活過去了，魯特蘭先生，熱情的人，地方上的貴人，不禁覺得他的心中燃燒起來，當他聽見了哥地夫對他說的走遍了地球的周圍所看見的許多歡樂和危險的事情。

「啊！你纔不會虛度一生啊！」最後他喊，跳起來在房中熱情地踱着。

『只有你纔是一個富人，我，是一個卑鄙的窮光棍啊！亞喇伯人有句格言說：「旅行是征戰。」你征服了世界了，而我就只有倦伏在小角落裏

，虛度了人生。我跑到那邊，坐在一張大椅上，我的眼睛像鸚鵡般的靈活睜視着，並且把可憐的，犯罪的人送進監牢裏去，這是我所做的最大的事。你纔是在人們中間，工作，痛苦，像一個「人」那般的享受，每天都學了些新的東西。蒼天啊！回顧我三十年來，真會使我發狂，像你這樣的一個生活正與我樸素的生存相反。你能不能幻想到有誰像我這樣？男人和女人早上穿起了一種衣服，到晚上又換另外一種了。他們除了變換衣服以外就不曉得有任何別的重要的事情。我們參加地方上的集會，而你——你在海上與颶風戰鬥，或在一些新的地方登了岸，有了一個新的世界在你的面前。」

『用不着這樣說呀！』哥地夫大笑地喊，『並不太遲，你並不會比我老呢。』

魯特蘭先生眼迷迷地望着他。

『是的，是的，』他低低地，緩緩地說，『我還可以見點世界上的事

情。』

他重新翻着地圖，並且翻到了北亞美利加那面。

『這是最想看的地方——亞馬孫河流。』

『兩個禮拜的航程多一點。』哥地夫愉快地回答。

『兩個禮拜！是的，兩個禮拜。』

魯特蘭先生像一個發夢的人說着。他的手指顫動着，當牠觸着這條河流的方向。

『到巴伊阿去，』哥地夫說，『去看我的朋友，煙草商人。他是一個漂亮的人。他能夠對你說一點鐘比我說一個禮拜還要多的事情。我想我可以同你去。』

魯特蘭先生依然站着，呆呆地望着他的客人。

『有什麼不可以？你躊躇着旅行時的費用嗎？那於我有什麼問題？如果你要去的話，並且——』

他忽然停口，他的手在空中揮動，似乎在計劃着一件大事業一樣。在別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奇怪的阻礙，而在魯特蘭先生自己却覺得他們要打破舊時的習慣。

『我得快點去。』哥地夫說，好像嗅着了大西洋一樣。

『在我們到巴西去和回來時，我們當走多一點地方，』魯特蘭先生接着說，他的臉孔非常的紅。『我如果離開了英國，我就不能單單看了一個國家便滿意。我歡喜旅行一年或一年以上——或者二三年。』

他的聲音戰慄着，他的眼睛閃耀着。哥地夫帶着同情的微笑看看他。

『你願意和我去旅行嗎？亨利，旅行到我高興那樣遙遠就那樣遙遠？』

『當然我願意！你何時可以準備動程呢？』

魯特蘭先生竟想入非非了。他沉默了五分鐘纔深深地呼了一口氣，莊嚴地說：

『今天是禮拜三，我預備禮拜六早上離開家。』

『我們應該去看看輪船。』

『是的，但是究竟有沒有船，我在禮拜六早上離開家，到你所歡喜的地方邀你。請你在我這裏住多一天，我一定會很忙碌的，不過我要你伴着我。禮拜五你可以去，禮拜六那天我們再在利勿浦或掃桑波敦，或你指定的任何地方集合都可。』

他們坐着一直談到深夜，在其他許多的事情中，就是協定了明天哥地夫應將他粗糙的衣裳換過一身適合於魯特蘭先生的客人的衣裳。三十年來的冒險生活告訴了他對於事情要坦白和正直。如果一個富有的人，有心去助他的朋友一切塵世的勞碌，那個朋友又何至於有任何的艱苦？哥地夫是一個粗魯的，說話誠實的，坦白的人。沒有一些計劃自己的才能。魯特蘭先生覺得他的性格的優點較諸往日一點也沒有減少。粗糙的住宿，工作，以及他的卑下的交誼不致征服了他；他雖然缺少了優美的外貌，但他却有

誠實，溫柔，以及活潑的心境以爲補償。他對於魯特蘭先生的環境，他覺得很滑稽；他疑惑這個可憐的人是住在女性的殘酷之下，哥地夫對於這事情的内容真不了解。他有意想從這樣可憐的環境裏救出他的老同志，他疑慮着魯特蘭先生決意在他的妻子不在的時候從家務中逃走的戲言是最好的方法。

的確，那是魯特蘭先生的計劃。曉得睡覺是睡不着的，他整夜坐着，忙着許多複雜的事務：整理文件，寫信，檢閱他個人的，家庭的，公共的事情。他從突然中取了他的決心，他把握着堅定的意志，似乎是一件他早已預定的事情的表現；像一般沉默而無決定的人一樣，他有着這樣一片哲學的信仰的性情。他曉得他的目的可以即刻成功；哥地夫在他的妻子不在時來到，更是湊巧的事，這件事他愈想着牠，便使他愈渴望着出走

他的妻子和女兒要在禮拜六晚上回來。他爲了要使他的出走不會使家

人有多大的注意，他便當驅他們說他要和一個朋友離開家中，要在外面勾留一兩日。但是後來在魯特蘭夫人還未發生不快以前時，她就會得到他寄來的詳細的解釋了。

他的擬定的逃走，無論如何總沒有什麼重大的阻礙。魯特蘭夫人所有不能應付的事情，他可以極容易請他的代理律師代為辦理。他的出走，對於他家庭的生活並不致有一些變遷。他的妻子跟女兒自會像從前一樣的有規則，一樣的有體面來料理她們的事務。關於銀錢上的事，魯特蘭夫人素來已得到一個獨立的地位；她管理銀錢上任何一點都比她的丈夫來得妥當。即使他離開他的孩子們長久在外面住，也不致使他有什麼苛刻的痛苦的事，因為他的孩子們都較為願意跟從她們的母親，有一個最愛他的却又死去了。是的，在星期六早上，他可以像極端自由那般的處理他所管理的各種事情。他想着眼前的情景，不禁有一種青年那樣的快樂，使他沒有顧到詫異，沒有顧到譴責，至若閒話，他更把牠丟到腦後去了。

大約太陽正從東方的雲際升起的時候，他便爲疲倦所克服——不是身體上的疲倦，也不是想睡眠的疲倦，而是暴虐的頹喪，像昨天早上使他煩惱的一樣。他對於這頹喪的解釋，的確說是爲了不常的刺激的結果。一些不蘭地酒似乎可以使他安寧，他躺下去；但睡神並不和他爲伍。

這天他辦理了一天的事務，雖然他是無精打彩的。天氣依然極溫暖，這種天氣似乎使他很滿意。

『我要快點駕在海上，』吃午餐時他對哥地夫說，經過了他承認並不將此事遲慢以後。『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事情。我生着沒有一點自動力——過去一切動作的習慣，好像漢姆列德說的。倘若我像這樣過去，我在五十歲或過了五十歲時就會悶死了。』

『不致於這樣的，』哥地夫懇切地表着同意。他們依然翻開了一本大地的圖，共同過着一個悠長的晚夜，魯特蘭先生依然使自己陷於預先可以看到的熱病。當他上牀睡覺時，他的眼睛似乎張得很大，並且凸了出來，他的

雙頰燃燒着，他陷於一兩點鐘都不能入眠的痛苦，到後來他做了一個暴風和沉船的可怕的夢，這個夢一直煩擾他到天明。

星期五早上哥地夫走了。他得悉了有一條火船要在禮拜一離開掃桑波敦開向里約熱內盧去。他們都同意以此地爲他們旅行的出發點。他很討厭新的衣服，不過他畢竟歡喜他的外觀；他非常高興的先走了。在掃桑波敦必需買船票的銀錢預備非常充足。他已先打了一個電報給那隻輪船的經理訂購艙位，並且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今天下了一點雨，魯特蘭先生歡喜這涼爽的天氣。他很擔心的想着他出發時的氣候，不過他確切保證自己在船上兩星期，當十分重振他的健康和精力。對他大不了的事情當然沒有。只有他的心感動了他的軀體。如果巴西沒甚意思的話，他和他的朋友便決向北方或南方旅行。世界躺在他的面前，像他常常閱覽的大地圖集擺在他面前一般。他沒有限定他旅行的境界，並且十分決定在一兩年結束以前，家中是不致有什麼不良的消息使

他回去的。

當他回來的時候，當不再是個同樣的人了。那時候他的妻子也當曉得她的權力已經是過去了。

他現在已辦妥他所有的事務了。只還有時間牽着。他接到了魯特蘭夫人說她明天回來的信，並且要他注意一件麻煩的，平庸的債務；他笑着將信丟開在一邊。到了下午，他忍受不了興奮，他躺在他書房的椅子上；他的心頭跳動得極快，他想把他心頭煩惱的內心的跳動平靜下來，但不特不能夠而且每個鐘頭都使得他的興奮更加劇烈起來。他恐懼着這悠長的晚夜，並且想着他自己已經是在掃桑波敦了。

晚餐的時候他只吃了一點湯。沒有人和他共酌，他覺得十分掃興，明天早上不能夠動身的懼怕心使他痛苦地不安。他依然從棹邊跑到他的書房裏去，拿着一張新聞紙坐在一張圈手椅上。當他的身體向後靠着的時候，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十點鐘過了不久以後，僕人想和魯特蘭先生說話。他敲着書房的門進去，但是當他走上前去時，他看見他的主人已熟睡去了。

過了一點鐘以後，他再走進房間裏去。魯特蘭先生依然沒有動靜，這個僕人便走前去注視他，才曉得他的主人有些異樣了。他靠近去聽一聽，那知魯特蘭先生已沒有呼吸了。

第二天，在掃桑波敦，亨利·哥地夫從定期車到來的搭客中找不到他所等待的人，『我可以賭咒，一定是這樣的！』他煩惱地嚼着。『一定是他的老婆回來把他捉着了。』

快樂之道

英國 George Cassin? 作

在人煙稠密的倫敦市外，隨處你都可以發現許多小房子爲了方便起見將兩個家庭聚居在同一個屋頂之下。想起了對於取用這種利益的一班人，則這種建築的發明者對於人類的性情必有一種特別的信仰。不過，有時竟有兩個不同的家庭，能夠這樣貼近的住了許久而對於和氣未有過明顯的破裂，不獨這樣，而且雙方還有一種相當的滿意。這兩家人便是立平季利家和保基家了。立平季利是一間大靴店批發所裏的店員，保基是一個煤炭商人的書記，他們倆都是心情和氣的青年人，都滿意他們生活的命運，極少顧慮到一兩月後的事。他們的妻子也不會缺少同樣的美德。倘若給她們以女性的權利，相信（並且互相訴說）她們的出嫁會更加成功。如果她們緩

點出嫁的話。並且當做燒得不好，或孩兒噪鬧的時候，他們責罵丈夫也就稍稍停頓一下。保基夫人和立平季利夫人對於她們家內的義務能夠料理得所希企得到那樣的妥當。他們高聲的談論，尖聲的嘲笑；並且很值得稱讚的堅決去輕視謹慎的管理家事。立平季利有三個小孩子，保基有兩個。這兩家人是不能時常可以在同時得到一年中的假日的。今年的環境頗順利，立平季利和保基都打算一齊到海濱去旅行。他們經過了長期的，熱烈的討論了半打人們常去的勝地以後，最後纔決定去布萊頓。他們決定星期六在家動身；星期日，星期一，（八月裏的銀行假日，）以及星期二三天都在那裏玩，星期三回來。在星期四早上，我們一定又可以看見爲了飯碗的人又要回到他們做生意的地方去了。

保基夫人和立平季利夫人足足預備了兩個星期，並且不斷地討論着佈萊頓的光榮。她們倆以前都到過該地，不過都不是近年的事了。她們增加了快樂的興奮住着；她們一間房一間房的高聲談論着，調侃着，讚嘆着。

『露英！下星期這個時候——哈哈！』

『不是正在倫敦橋邊嗎？啊啊，天呀！安妮——』

一個在上面的臥房裏，一個在浴室裏，此時兩個孩兒叫喊她們的話，她們都聽不見了；她們依然用高音的歡樂聲狂嚷着。

『看看這裏，』吉平季利正經地說，有一晚當小孩子們統統睡在床上，只有較大那個則跟他們大人如往常一般的在共吃晚餐。『看看這裏的寓所吧。』吉平季利從來沒有說過『房屋』或『住宅』。他此刻說起『寓所』，不禁使聽者默然，而他自己也在那裏暗想。『我們得到舒服，當然是付錢得來的，曉得不曉得，不過我們不要被騙。』

不會的，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他們都決定是不會被人騙的。兩個婦人爭論着他們正當的要求。兩間臥房和一間適當的客廳；費銀不得超過三十個先令。

『你們當記着，』最後保基經心而嚴肅地說，『不給小賬，一點小賬

都不要給！如果他們有騙的話，我是曉得的。因為，湯利格和我曾經有一次回到過萊斯格——」

這時大家都說着各人的確實的經驗，吵得他不能往下說下去。爭吵了十五分鐘，當大家都喘着氣停着口時，保基又重覆說，彷彿有新的見地一般：

『你們當記着，就是一點小賤都不能給！』

跟着又嚷了起來，十五分鐘後大家又互相雜亂地吵鬧着。

保基夫人買了一件短衫，立平季利夫人買不起這種奢侈品，兩人因此有點妒忌；不過過一會也就忘掉了。小孩子們都買了些新的衣服，美麗而且便宜，但却全沒有關心到耐穿和穿得舒服不舒服。立平季利買了一頂草帽，一件黃色的背心，及一對拖鞋。保基則買了一套值一基尼的絨布衫褲，一條藍色的領帶，他相信再加上一頂舊球帽，他到海濱去的衣着便完備了。星期五晚上，小孩子們都一齊穿起新的衣裳，在屋裏跑來跑去，互相

讚賞。

討論了很久，他們纔決定怎樣地將他們的行李載到倫敦橋車站去；金錢固要節省，但時間也要經濟，所以一駕轎車費似乎總不可少的。他們便認真計算精密的旅費。若是這樣乘車去，比採取任何別的方法去，費用都可以省少六個辨士。所以他們雖不情願乘車去也不得不乘車去了。不過兩個婦人對於假期中的開消又要加上這車費，總有點快快不樂；雖然她們極興奮，但她們望着車夫時，終覺得心痛。立平季利同兩個最大的小孩子另乘公共汽車去，因為轎車坐不下來了。

大約五點鐘時候便到了布萊頓。保基夫人的孩子大概是不滿意一罐淡牛乳吧，盡力的吵嚷起來，立平季利夫人對他雖然外表上不出聲，但內心裏總覺得他是一個討厭的東西；不過在別方面看起來，這次旅行總算是快樂的。三等車裏已載滿了乘客，都是到布萊頓去的，通通都吵雜地嘮叨着，並且快活地流着汗。他們在路上吃了不少的乾糧，而且還喝了許多自備

的流質飲品。這樣的吃飽了以後，這兩家快樂的人一直到他們找到了適當的住宅時都可以不想再吃一餐了。他們一下了車站，便即刻進行找住宅。太陽光輝地照耀着，街道上酷熱而且乾燥；倘若一時找不到的話，就是花兩三點鐘的時間去找，他們也情願的。

他們一間一間的找下去，當然不一定要望得見海面，或者近海的地方；他們沿着大街小巷艱辛地走着，只要有新鮮空氣的，即使像倫敦市外那樣的房子也可以的。慣常的喧嚷，聽熟的聲音；處處都不致使他們發生一種奇異的，不快的感覺。有許多人，此處或別處，像他們自己一樣在四處找尋住處。他們的耳朵裏偶然聽到的一兩句話，都是關於租「寓所」的事。的確，他們這樣的找寓所，是一點也不覺得辛苦的。對於租金，由他們看起來，大半都是太貴，如果有價錢相當的，又覺得不適合。最先，每間房子他們都闖了進去，後來保基夫人負着她的孩子覺得累起來了，以致落在後面一段路，並且兩個跟着的女孩子又哭了起來，立平季利生氣了，但

看了強取價錢的房東太太的譏笑，他還是很起勁。保基和立平季利兩人相互說着笑話支持着。

『好啦，安妮，』保基對他蒼白的妻子嚷着。『還有一個晚夜在我們的面前，幾英里的寓所給我們找呢。』

『振起精神來吧，老女人，』立平季利對他的妻子叫了起來。『我們不會被驅，不然我們此刻喝點茶再找好嗎？』

但是那些孩子（最大的纔六歲）幾乎不能舉步了；所以便哭了起來，他們的母親氣惱得不知如何是好，用巴掌和躲開來嚇他們。

『我想，湯，』保基靜靜地對他的男同伴說，『我們最要緊的就是找到房子夠用就好了。我是累死了。』

立平季利點頭，他們快樂地下了決心，向前面那間窗裏掛着一張招租牌子的房子走去。

真巧，那裏有三間房是空着的，但只有一間是雙床的。不過房東太太

答應情願每晚加多一張沙發進去，並且供給被褥。

『好的，』保基對他的妻子說，『我可以睡在沙發上面，你和小孩子就睡在牀上吧。』

『當然你可以啦，』立平季利夫人嚷着，渴望着租定房子，並且異常滿意所指定給她一家的房間。『我常常睡在沙發上，而且還睡得很熟呢！』

他們大家都嗤笑起來，一點特別的意義都沒有。現在是講到條件上來了，對於這層，接着又是一番的爭辯，因為這些房子到星期三晚上，房東太太要討五十個先令，還要小賬呢。

『你聽我說吧，某某太太，』立平季利叫道，這稱呼表示客氣，『我們不給小賬的，一切在內。廚房裏的柴料，蠟燭，刷鞋的僕人，以及任何應用的東西都包括在內，明白嗎？我們只付你三十個先令，沒有理由，不要嚼蹏。但是沒有小賬的，聽見嗎？』

大家都幫着說，或者可以說是大家同時高聲嚷着，即刻吵鬧得耳朵都聾了。他們的妻子雖然彷彿覺得很疲倦了，却都高興參加這場爭論。那個房東太太經過了這番有力的，關於零數的爭辯以後，也就溫馴地讓步了。她從來就沒有出租過這樣小的價錢；但爲了看見小孩子們哭着要到床上去，她也不好意思再堅持了。不過租金的一半是要先付的，這是她定下來的規例。

保基回到火車站去取一個鉛箱，那個箱是他們兩家人將應用的東西都疊在裏面的。立平季利則出去買些雜物和別種吃的東西。他們的妻子，細細察看各人的房間，並且使小孩子平靜起來，直至行李拿來了纔停止。他們長長的，困倦的步行輕鬆下來，又加以克服了那房東太太的歡悅，所以他們的心緒彷彿覺得萬事都很如意。他們都以爲再沒有比現在更好的了。地方已極乾淨，牀鋪看去又極舒適；到海濱去也祇有二十分鐘的步行就可到了。

『我不曉得你的心裏覺得怎樣，安妮，而我却以為這是第一等了。你有看見在我臥房裏掛着那張皇后和她家屬的畫嗎？』

『而且看看那些可愛的假花呀！你會覺得要去嗅牠呢。我不曉得你心裏覺得怎樣，而我覺得快樂極了！』

第一件使他們不滿意的事，是叫定九點鐘開的晚飯不能依時開出，直到九點四十五分纔開來。小孩子們都躺在牀上，他們的父母們最後像餓虎一般坐下來用膳，一下子功夫他們又高興起來了。保基買了一瓶威士忌酒，立半季利買了一瓶甜酒；這兩瓶酒都還沒有開的放在碟架上面，歡樂地講好睡覺則半點鐘纔回來飲。他們安放雜物的食櫃，使兩個婦人關心到櫃門上沒有鎖；他們坐在棹裏從各方面討論着這件事情。保基夫人發明了一個獨創的方法，就是當白糖，咖啡，茶葉，以及其餘的東西；如吳因一包，她可以用鉛筆將那些包件放在架上的正確的地位做個記號。這樣他就可以即刻隱當地察出物件有給人家動過沒有。立半季利夫人則提醒凡是食物都

應該放在臥房裏鎖起來；不過除此不便當的方法外，他們都有一種快樂，就是他們預先可以相信他們的房東太太就此不能作弊了。

十點半鐘的時候，他們便去欣賞海濱的空氣了。在街道旁邊，在一間忙碌的公所面前，他們給一羣圍着黑人歌唱者的人阻住了。在這裏，音樂使他們的靈魂歡飲了一會，直至帽子伸過來討錢時，他們纔急急的向前走了。到了海濱面前，他們看見有好些使他們感到十分高興的人。擁擠的街道，音樂室裏不斷地發出來的男子高聲的歡叫，和女人尖聲的嘩笑以及任何使小孩興奮的城市的吵鬧都有。雖然困倦使他們的腿軟了起來，但是那快樂的妻子和母親，還是像女孩子那般的跳躍着，歡樂得互相狂叫，亂擊着她們丈夫的背，並且說了幾千遍這是人類最高幸福了。回來時，他們與高彩烈地把兩瓶濃酒開了，每人都飲了一杯這濃甜的酒。平常是極節飲的，現在這樣的縱飲起來，他們覺得這在海濱是應該的，無關緊要的。夜立平季利的樣子極得意，在地板上搖來擺去的演着下等的喜劇獨腳戲。夜

晚便這樣光彩地，嘻嘻哈哈地過去了，他們不息地嘩笑，使房子都震動起來。

禮拜天他們一早便醒了。氣候有一種不良的轉變，天空幽暗得像要下雨了。早餐叫定九點鐘開又沒有開來，直至將近遲誤一點鐘後纔開來。小孩子們嘩啦嘩啦的吵鬧着；兩個女子又害了頭痛病，因此他們開始埋怨各種不舒服的東西了。使這天早上完全十足的不快，早飯吃過後就開始下起大雨來了。

『我告訴你是什麼吧，』立平季利代表全體的情感嚷着，『我們應該被侍候得好一點，房東太太應該要曉得才對。』他當僕人站在房裏時說這句話，『我看那魚羹得不大妥當——你覺得怎樣？』

保基也嚼噉着，他興奮地，同情地插嘴說，如果中飯不依時開到，他倒要明白爲什麼緣故。

『我們要開十八個人的飯呀！』僕人不服地，隨便地說。

大家都回答他這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並不是來這裏浪費時間的，並且說他們並不是那般空付銀錢的人。而且還說這臥房裏鬧是虱子，被褥也不夠用，以及其他許多許多的埋怨。但是那個僕人只是微笑地走開了。

他們張着雨傘到散步場去，在樹蔭下坐下來。保基和立平利爲消除煩悶起見，便粗暴地開起玩笑來。中餐時，他們便很得意的冒雨回來。保基夫人查查食櫥，堅決說白糖袋給人家動過了；隨即和那個僕人而不是房東太太很不快樂的鬧了一場，因爲房東太太拒絕不上樓來。禮拜天的下午便在這下雨，爭嚷，責罵小孩，兩個女人不時的嘮叨中過去了。可喜的還有酒飲的半點鐘，就只有這一件寫意的事了。保基唱着一首「等至浮雲捲飛時」的歌兒，大家都歡悅地和着他。有誰可以說今天的日子是彷彿白花了呢！

星期一早上，那個房東太太責難起來了。在樓梯上遇到吉平利夫人，她責怪那五個小孩子吵鬧的聲音。她說樓下有個上等女人（有意把聲音

提高)爲了吵鬧的緣故，今朝七點鐘起就再也睡不熟了。『你告訴那個女人吧，』吉平季利夫人苛刻地說，『她不如早點起身來，那是對於她的健康有益的。』這樣的反斥使她們全體充滿興奮，一直到吃午餐的時候爲止。他們第一次到海濱去，他們在海灘上滾來滾去，互相投擊着，還買鏟和桶給小孩子玩。他們討論了關於洗浴的問題，但是總括起來，彷彿還不如省下錢來做別的更快樂的事情好。在海水中跑不用花錢享受的；兩個年青婦人在潮水邊跑來跑去，(捲起她們的衣裙)極惹人注目。保基同立平季利含着煙斗，愉悅地微笑着看她們。

經過了再三的叫喊及盡量地撒鈴，午飯纔開來，菜羹得十分拆爛的；大塊的肉片煮得像牛皮一樣的硬，浮在略帶點黃色的湯上。立平季利夫人今朝會到肉莊去過，說有半磅好肉在樓下給人偷割去了。他們都蔑視地疑心那個房東太太，但只能疑心而已。不過無論如何，幸虧這些做菜比起我們這幾位朋友家裏日常的來，總不致壞得很多。

下午，保基夫人因為她的孩子犯了他生平的定期病，願意看管所有的小孩子，倘若他們三個人都要去尋開心的話。因此他們便坐着公共汽車到十里路遠的地方去了。在車上，他們在三十人中流着汗擠坐着。太陽猛烈地照耀着。白煙似的灰塵一陣陣從輪間飛起，要從袋中取出手巾來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不過快樂得把一切都忘記了。在回來時路上，吉平季利夫人（灼熱而且高笑）臉孔紅得像一朵牡丹花一樣，而且忍着口乾，爲了給她鄰坐者寬舒的坐位，她坐在保基的膝上；不斷地調侃着說保基夫人的心境真不知作何感想，如果她曉得的話。他們說着高聲大笑。當時留在住宅裏的保基夫人，將藥給她的孩子吃了以後，便在布萊頓的主要街道裏走走，觀光那銀行假日的擁擠的景色；她用手臂抱着一個孩子，其餘的都跟着她。小孩子們想到海濱去玩，但保基夫人說太遠，不過在她自己的意思，她却是願意在街路上的。

那天晚上大家吃過一杯酒以後，大家都發誓說明天他們應該要有好一

點的服侍，和好一點的飯菜，否則便決意質問。當孩子們一醒了以後，他們便鼓勵孩子們大鬧起來，重踏着，跳躍着，並且儘他們的聲音高叫起來。這樣果然得到預期的效果，在早餐時候房東太太跑上樓來了。她還沒有開口，那發惱的婦人們便責罵起來了。立平季利即刻代表全體說話了。

『我們不是來這裏給人驅的，你應該要記得這一點！如果你老是這樣，我們就不付錢——一個辨士都不付！曉得嗎？飯菜要燒得好，準時開——懂嗎？你以為我們是什麼人？床鋪又沒有拍過。你可以說這些鞋乾淨了嗎？這是驅人的，這就是要吵鬧的原因了。』

這場爭論是太平等了。這個房東太太雖然很會說話，最後也只得退却了。他們勝利地愉快着，在浮雲片片遮着的天空底下，他們動身到碼頭去，他們在那邊聽一個普通的音樂會。這是第一次適時開來的晚餐，也似乎燒得好一點；凱旋之歌圍着掉唱起來了。

『他們常常欺騙人家，』保基嚷着，『你不得不表示給他們看你不是不

願意受騙的。」他唱着一首他們上次在碼頭聽過的那最後的歌。

後來大家上了一條小艇去航海，大家都不舒服地病了。雨又下了起來，把新的衣服都弄濕了。在滿船五六十人中間，覺得極度的煩惱。飲了一杯淡茶後，兩個男人便預先覺得晚上家裏又會吵鬧起來，便默默的到外面去，直至十一點鐘才回來。他們是到戲院裏去的。這時，他們的妻子又發現了一個好機會來攻擊那個房東太太了。並且又依然得到勝利：她們真沒有想到竟能夠這樣寫意，經過了照例每人飲一杯酒後，一切不快意的事情又忘却了。

禮拜三黎明，（他們假滿的一日）雖然早餐極遲而且極壞，彷彿沒有一個想存心責罵了。立平季利夫人自己忙着計劃將那些極瑣碎的，存餘的，買來的食物包好和帶走；在未離開這間住宅去享受上午的消遣以前，這些都該辦完，不然的話，那個僕人或者房東太太會公然搶走的。理清了食櫥以後，她便活潑地去買菜。她買的是煎蛋，醃肉，還附帶一個米製的糕

餅。

『你當記着我所說的話，一當她從外面買菜回來時對那個僕人說。』
如果飯菜燒得不好，你當記得這件事，並且告訴你的太太吧。』

那僕人公然冷笑起來，但沒有回答。

快樂的時間和日子很快地飛去了。今天早上個個都說他們好像剛到布萊頓一樣，然而今晚他們又要回到他們家裏去了。小孩子們的快樂，當然沒有他們幾個大人那樣多，回家的思想使他們的臉孔沉鬱下來；但是騎驢的提議又即刻使他們全體十分快活起來了。大小都騎着在海邊上奔跑一會，歡呼了一陣。跟着又有許多別的快樂。當午餐時間將到時，他們的肚皮餓得很利害；深恐午餐未能按時開到。一陣上梯的聲音宣告他們的飯菜已經開上來了，無需盡量掀那電鈴了。

他們並沒有等候。一刻間那個紅鼻孔的僕人端着笨重的托盤上來了。她的嘴唇硬硬地合着，她放下蛋碟和醃肉。同時，立平季利夫人趨前去看

燒得怎樣，又不禁怒罵起來，她的同伴也衝過去，同樣的吵了起來，不會無原因的，因為幾碟東西十分不像樣；一些新鮮的鹹肉燒得黑黑的，一塊一塊，煎蛋好像是一塊一塊塗油的牛皮。那個僕人嚇得逃走了。在她未到櫥房以前，鈴子便響了起來，並且不斷的響着，刺耳地叮嚀着，直至那個房東太太走上來，她剛剛爲了一件生意的事情從外面回來，憤怒地對着這幾位住客。

『你看這些吧，婦人！』他們咆哮着，『那是什麼東西？』

房東太太不能說這怨言是公平的。她正想趕快請他們搬出去，因爲她已預備將這些房間租給更合式的人了。那個人是想要很快就搬進來的。

『我不和你多講話了，』她等他們的咆哮低了一點就這樣說。『那是一件偶然的事，我告訴你我的辦法吧。如果你們能夠吃了午餐就離開這間屋而不到吃茶以後的話，那末你們所應給我的這餐飯錢我可以不要你們的，這餐花了多少？』

他們互相覬視着，思索着。擺在他們面前的那樣的食物是儘管可以吃一餐的，所以她提出的賠償是可以乾得了的，完全是好處而沒有損失。他們並沒有一個會細心的看過那些食物，如果他們可以索得賠償，他們無需條件便可以接受她的要求了。經過了十分鐘的熱烈的辯論以後，他們都同意這個辦法，並且答應在一點鐘之內離開這間房屋。於是他們便像餓狼一般的坐下來吃那燒壞了的食物。可喜那糕餅做得還過得去；一端到棹上幾乎就沒有了。

他們在海岸上，街道上逗留着，直至將近日落西山的時候。在飲食店裏吃的晚餐，他們都公認是他們在布萊頓的最好的一餐飯。個個的心裏都爲了想起從他們的房東太太的賬目裏扣除了賠償午餐的兩個先令而驕喜地雀躍着。沒有別的事比這更幸運的了；錢已省到，住着時又得到勝利，使他們的假日光榮美滿。他們在家中，在朋友面前，談論這件事情談了好幾個月，直至他們生命完結的時候，這件事還仍然是一件光輝的往事。

同路人

英國 George Gissing 作

午餐的時間已經過去，像潮水一般的客人已經開始退去了。飯店裏，威而忽力·蘭古列從他的坐位裏，眼瞪瞪地望着一堆閒談的，以及尙留戀在酒店內的沉寂而孤零的人。在這靜悄悄的半句鐘，他燃起一枝香煙，飲他的紅葡萄酒，驀然間想起了許多小說，小品，以及閒話的文章。一個女人的笑聲，一個男子粗俗的面容，一對對不相稱的結合，零零碎碎的問答，都可以從這混雜的聲中聽見——所有戲劇的要素，這時都溶浮在他的腦上。爲了勝利，他曾增加了一百倍的能力，並且爲了勝利，他曾得到了許多的享樂。這享樂，便是精美的酒肉和良好的朋友。沒有一個人要依靠他，沒有一個人阻止了他的自由；他住在他任意選擇的地方。不過雖然如

此（他的年紀僅有三十歲），而他對於上帝的恩典，似乎總覺得有些不足。

一個人在他的面前走了過來，他從剎那間的幻想中抬起頭來，看見一個女人獨自在他的檯子對面坐下。愉快地跟他招呼並且跟他握手。

『我想可以在這兒見到你，』吉而斯登小姐說。她又轉對着僕人說，『烤羊肉，馬鈴薯，麵包以及梳打水。』

『梳打！』蘭古列驚奇地說着。『這就是你們女人錯誤的地方，你是需要一服興奮劑的。』

『謝謝你，老友；我曉得我自己的應用品，當比你來得清楚。這裏是些給你的東西。』

她丟了一張晚報給他說，「第七頁。」蘭古列將該報紙打開，他的眼睛愉快地發着光輝，只見一篇大加讚揚而佔據了一格的四分之三的關於他的新著的批評。

『你做的嗎？』他問。

『拿去看不要管，你該感謝你還不致受人謾罵。』

『當然是你做的。難道我不曉得嗎？你是先褒獎而後毀罵的。』他靜靜地悶了一刻，然後熱誠而感謝地望了她一眼。『你是個好人。』

吉爾斯登小姐深深地飲着她的梳打水。她雖不算得漂亮，也不算得簡樸，不過她却有一個惹目的身體，有一道敏銳而溫柔的眼光，有一副自得而活潑的神氣。她穿得很好而且特別配身。她的年紀已四十歲了。

她開始吃她的東西，不過似乎不大吃得下。

『昨天起我就犯了頭痛病。我要躺在牀上靜養一個禮拜，不過我還要寫點稿件給湯利遜，但是我不能夠寫，老實告訴你。』

『我看見你的臉孔不大好看，是的，你的面容不大好看。我對你說，我不可以胡亂替你寫點東西給湯利遜嗎？』

她微笑地望着他。

『可以的，隨便你什麼不要的稿子都好，不過我總沒有法子寫就是。——我不能夠吃了，我的頭砰砰地作跳。』

他們討論着關於文學上的問題，蘭古列擔任寫點東西給他朋友所辦的週報，今晚便要寄去。吉爾斯登小如丟開了她還沒多大動過的食物，雙手撐着她的雙頤。

『我做了些值得我自己驕矜的事情，』最後她說，『我高興將這些事情告訴你。我的妹妹剛剛纔到那達爾去結婚。我備辦了嫁粧給她，並且付了路費給她，我給她五十個金鎊。通通都是從我自己的袋裏拿出來的，老友，不會太不像樣了吧？』

『你的妹妹？爲什麼你從來不告訴我她要結婚。』

『不，她的結婚，從來就沒有十分決定。兩年前她和一個要到外方去的人訂了婚，那個人是沒有財產的，我想比她自己都還比不上。（我當吃點東西；拿馬鈴薯來試試。）不過他是個極端整的人——漂亮而且誠實。』

因此，她便時常猶豫不決了。（究竟這些馬鈴薯不好？還是我的胃口變了常態？）並且她又是一個過着教鞭的，可憐的女人，她過着這種無聊的生活已很久了。結果，我決定她不若去結婚。那個男子可以成爲她的賢夫，用不着絲毫疑義的；我讀過他的來信，我歡喜他們，他是一個優美的，勤勉的，溫柔的人，給茜茜做丈夫是十分好的，她和他結婚，無論如何總比她過着討厭的教鞭生活好得多，所以她便去了。」

『那是一件使我失意的事情，』蘭古列說。『我希望有一天我會逢到她。你當答應我可以逢到她。』

『是的——不過我已改變了我的主意了。』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不願意我會見她嗎？』

『因爲生怕你會見她時，她會爲你顛倒，她從來不曉得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她或者會和你戀愛。』

吉爾斯登小姐用確切的聲調說；她的微笑中蘊藏着一種曖昧的意味。

蘭古列驚異地注視着她，最後他嚷道：

『我爲什麼不可以會見她？』

『爲什麼不可以嗎？哦，我親愛的朋友，我盡量告訴你吧，不過我不能允許你那空虛的志向，我寵愛我的小小妹妹。』

『當然你是寵愛你的小小妹妹，但我爲什麼不應該這樣，請你將她的情形告訴我吧。』

『她是一個美麗的，漂亮的，廿五歲的女人，並且又是一個舊式的女人，她有許多使你討厭的信仰，她是個最溫柔的女人！是一個太過於會忍受，太過於馴良而可以成爲一個理想的賢妻良母。』

蘭古列用拳頭擊着禱子。

『你說的人正是我需要尋找的一個女人，可惜我不能夠得到！你的行爲是何等荒謬啊！她這樣的到天涯海角和一個她所不關心的男子結婚，實在是太好笑的事情了！我要結婚，却難於找到像這樣的一個女子。我永遠都

要見怪你了。』

吉爾斯登小姐顯着傲慢的樣子，眼瞪瞪地望着他。

『胡說！』她答。

『那裏胡說！我對這事是非常嚴重的啊！』

『無論如何，我不讓她和你結婚。你對我太坦白了。我十分了解你。

自然，我很喜歡你的，因為你像一個同道者那樣的可愛。我們曾經一齊去奮鬥過，曾經時常彼此得到了勝利回來。我偶然聽到，你第一次拿到了錢便在洛馬諾諾請宴，你花了多少錢？』

『哦，十個或者十五個金鎊吧，我不記得了。』

他裝模作樣地說，在他微笑裏現露着這件事情被人曉得了的愉快。

『的確的，你的舞台裏面的情婦（她的名字是什麼？洛蒂！還是托蒂？）在那邊。我的好友，你應該再十年不結婚，因為結婚會傷害你的。你環觀世界，向前去吧，自己去享受；看看各色各樣的事情，不過總不要想

到結婚。」

『我時時都想結婚。』

吉爾斯登小姐不耐煩的舞動着手。

『我不能夠談話了。我的頭痛得厲害。我要回家去了。』

『你千辛萬苦辦了許多嫁粧給你的妹妹，却終究不能夠使她得到安樂。』

『請你還是不要管閒事吧。僕人在那裏？你可以代我叫他來嗎？我不管這些事情了。我什麼都不曉得了。』

『我送你回去吧，』蘭古列說着立了起來。

『你可以送我到一駕馬車裏去，如果你高興的話。』

她的面色非常不好，當他們一齊從飯店裏出來向前走着時，蘭古列不自在地偷視她。她答應他送她安隱地回去。在車上他們只談了一些話，不過蘭古列再三答應代她的主筆做點文學上的工作。『明天早上，』他說，『

我來看你，如果今晚你仍不見得好些，那末我就請一個醫生來看你吧。」

他的房子跟她的是在同一的地方，同在麗真公園裏，他離開了吉爾斯登小姐以後，便去實行担任下來而無甚困難的工作。雖然此刻是逢着假日，而他却將整個的晚上都消磨在孤寂上面，比平時特別來得不遂意。他從郵差手裏接到了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已經賣完了的消息。這個消息雖然使他滿意，但却不能使他有什麼特別的愉快。他變為時常想着他自己像一個被人景仰的青年一樣，但他對於一般人根本的蔑視，使得他不相信他自己有什麼功績，難道他的人格不會變為低下了嗎？那天晚上歡宴第三等女伶的時候，無論那一個人多少總飲了一點——吓！這些孤零的住，所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得牠變為舒服。他需要一個家室，可惱的吉爾斯登小姐！她的妹妹，現在却又跑到那達爾去了——

次日十二點鐘的時候，他便去看他的朋友了，他在會客室裏等她，他來過這裏只有兩次；今天這個房間似乎比以前來時較為不舒服得多，他說

異着一個女人竟能夠住在這樣的環境中。但吉爾斯登小姐算得一個真正的
女人嗎？七八年來，她曾爲了新聞事業而奮鬥，已經得到了一點成功，這
些成功便足證她的男子氣的性質。自從最近三年間，他認識了她以後，她
似乎逐漸減少女性了。當初，他特別有興趣的想着她，這些興趣都是從異
性之間所發生的；現在却不然了。他喜歡她，他欽佩她，並且幻想着她在
更多的自然的環境中，她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女人。那是一件可能的事，她
的妹妹像她一樣有許多優點——

她走了進來，她的外貌，不禁使他驚愕。她穿着一件梳粧衣；頭髮散
亂地披着；很明顯的，她的面色爲了疾病而變成蒼白了。彼此也沒有握手，
她便坐在最近他的一張椅子上了。

『你爲什麼起來？』蘭古列嚷着。『醫生看過了你沒有？』

『沒有，我想你可以替我請一個來，』他啞聲而頹喪地答。『你交了
稿子給湯利遜沒有？』

「呵是的，並且還要替你簽個名字，你回到牀上去吧；我要——」

「請你略待片刻，我要問問你——我一個銅板都沒有了！」

她改變了她平日說話時那種有力量的態度，他感到非常痛苦。錢？他的錢袋是她的了。在他的袋裏只有幾個金鎊，不過他即刻可以到銀行裏去支取。

「三個或四個金鎊便夠了，」她說。「我不曉得向任何一個人設法。借貸又不是我願意的事情。我只能夠出賣或者典當一些東西——但我又沒有力量去幹。」

蘭古列走到她的面前去，放了一些錢幣在她的手中。

「這是什麼呀？」他莊嚴地問。「不是一種發熱病嗎？」

「我並不是發熱病——至少我想不是。我不過頭暈以及面色蒼白而已，不是嗎？」

「你是發熱病的，即刻回到牀上去吧，一切事情統交給我辦好了。」

『你真是一個好人，蘭古列。』

『算得什麼！』

『我覺得我是這樣不幸的孱弱——我咀咒這種孱弱——我——』

她忽然將頭掉開去；蘭古列恐懼地聽到了她的嗚咽。他在這房中踱了片刻，似乎在找尋些什麼東西；但這不過只有遮藏他的難過而已。後來吉爾斯登小姐站了起來，匆匆地走了開去。

半點鐘光景醫生便請到了。據醫生說是腦經衰弱症，是工作過度等所致。蘭古列覺得在這屋子裏找不到一個人可以隨在她的旁邊看護。所以便雇了一個看護婦。他沒有再見到她的面，不過他從她那邊得到了一個她『好了』一點，以及如果他高興，明天可以來看她的消息。

第二天一到十點鐘，他便去看她了，他和看護婦談話，不過她只能夠給他一點無關緊要的報告。

『如果我寫幾個字給她，她可以看到嗎？』他問。

是的，她可以讀一封信。所以蘭古列坐在棹邊，想寫點東西，但是很奇怪，他盡力的寫，終寫不出什麼字來。『親愛的吉爾斯登小姐——我相信你的病略事休息和靜養，不久便可以——』啊，這是不太像樣的孩子氣了。他含着他的鋼筆，注視着在他眼前許多的書籍：小說及戲劇，堆着的報紙，一兩卷的百科全書，年鑑及字典。她沒有整理的本能；她一天一天的住下去，做一天吃一天。她的教育實在太缺乏了。在道德方面，無疑的，她是綽綽有餘了。但是一個女人却是應該要有家庭的美德的。

他幹嗎呢？他虐待了他的朋友，當他的朋友絕望的時候，他的朋友這種超羣的力量的缺乏的結果，是爲了辛苦于她的一個妹妹的利益的緣故！他抽了一張紙，重新寫起，『親愛的芭花，』爲什麼她不時常叫他『威而勿力』——『我不願意有什麼事情打擾你的頭腦。我沒有什麼事情做，我照顧你，可以使我愉快，你有任何別一個喜歡交接的人嗎？請你將我當爲是你一個絕對効勞的人吧——時間，金錢，總之什麼東西都好。我願意早

上和晚上都來看你。你快樂吧。我親愛的老友！你應該能夠那末快就那末快到別個地方去，我決意爲你尋找住宿的地方。」

他這樣寫下去，寫完一頁又翻了一頁紙寫，寫到中間，便寫了些他們彼此慣用的同道的說話。他揀着電鈴，叫那個看護婦來，將這封信交給她轉交給她底主人，一刻地便帶了一張小小的紙條回來，這張紙條是用鉛筆潦草地無力地寫着：『好友！我已好了。』

那是他一個多月來最後看到芭花吉爾斯登小姐的手筆。他每天去看她兩次。看護婦，醫生，以及房東所想着他對於這個病人的關係，他一點都不介意。他還代她付了一筆零用費，不過這些消費合計起來也不見得十分多。結果下來，這個病着的女人竟變爲他思想中惟一的主題；而他想再和她說話的渴望也就漸漸劇烈起來了。

七月裏的一天，當他像平時一樣停留在走廊裏想在那邊等待那個看護婦的時候，他看見一個人坐在陽光下面，一個慘白的，消瘦的臉孔，幾乎

使他認不出是誰來。她微笑地同他招呼，並且伸出一隻消瘦的手給他。

『起來？唉，勇敢啊！』

他急急走前去，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他們彼此互相注視着。蘭古列覺得他的熱血震顫着，他的眼睛朦朧起來，在他尚未曉得怎樣做作以前，他已接受了一個親吻了。

『沒有妨礙的，』吉而斯登小姐帶着一個羞愧的臉孔笑着說。『一件事如果你以為是壞的就會變為壞了！』

但蘭古列只是茫然，他蹲在那張他所斜倚着的椅子裏，依然握着她的手。他像冒着熱病一樣的發顫。

『我是這樣的歡喜——我要這樣看見你——芭花——』

『不要說那些了！不要傷感了，老友，我好了。』

他緊緊握着她的手到他底嘴唇邊。她盡情地任他握了一刻。然後毅然縮了回來。

『告訴我所有的消息吧。』

『我什麼都不曉得，除非我——』

他茫然不知所措。芭化現在於他，不獨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美麗的，親蜜的女人，是一個他所熱情地希企着的對像。他觸着她的華髮，並且斷斷續續，吞吞吐吐地答。

『威而勿力』——她照往日不客氣的口氣說——『你不要傻。走開——兩碼去吧，這樣纔是個好孩子，否則我便要回到別個房間裏去。你記得我是不能夠興奮地站着的。』

他學也不望她便離開她了。

『今早我接到一封茜茜給我的信——』

『我不高興聽，』他憤憤地搶着說。『你的病是她使成的。』

吉爾斯登小姐依然接下去說：

『——那封信是從開爾鎮寄來的。十分快活。她享受着旅行的快樂，並

且愉快地，合理地預期着她的旅行的完成。我們應該幹這種正當的事情。還有一封信是她的理想的愛人寫來的；你如高興看，你可以拿去看。」

威而勿力最後感到不應該這樣浮躁，所以他便坐了下來，雙足交叉着和她談話，不過他的眼睛却沒有望着她。

「我欠你一筆款子，」芭花說。

「那算得什麼！你何時要到外面去？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下禮拜我便要到海濱去，近海濱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好。那邊有些地方是極多人的。我是死去而復活了的人；我要接觸接觸這旋轉着的世界。」

「好極了。選擇一個地方吧。我願意爲你找房子。」

「不，不。我可以寫信去找。我偶然間會聽見湯利遜說過。他是一個超過我意想中的好人，你覺得怎樣？他說他給我預支二十五個金鎊。」

蘭古列將頭俯下，喃喃地說了一些話。

『我想一定有些人在他的面前說我的可憐話。那是經過了許久以後，纔有人惦記我，現在他們已開始在那裏寫信和探訪了。』

『對的，你有不少的朋友——』

『多得很！笨貨，不要垂下你的顫吧。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我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相會就是了。對於我的放浪的確是有的，以後若非我叫你來時，你可不必來，聽到了沒有？』

『隨便你，』蘭古列赧然地答，一點反對都沒有，這樣他稍停留了片刻以後便走了。離開時，彼此的眼睛，連接觸都沒有接觸了。

那天晚上，他寫了一封信給她，這是一封非寫不成的信，一頁寫了又一頁，完全是關於眼前的事。這封信寄出後，兩天都沒有接到回答。他又寫了一封寄去。這封信寄去後纔接到了一封短短而潦草的回信。

笨貨，愚夫！我不高興你這種文字的形式，你是不應該寫這樣的信的。還是去看你的洛蒂好——

托蒂（她的名字是什麼？）我以為你應該跟這種女人往來，當爲一種調劑。我懇問你，你現在幹什麼工作呢？明天三點的時候來告訴我。

他想拒絕她這個招請，但是情形又是這樣的溫柔。實在無法可以阻止他不去而使他感到痛苦，因此他便去了，吉爾斯登小姐已好了一點了。

『我是極容易復元的，』她說。『從前，我未認識你以前，我曾經有一次比這次更倒霉，所以無論那一個人都無有不詫異我這樣易於復元的。』

『沒有做什麼事情。』蘭古列滿不在乎地答。

她沉思了一刻，便笑起來。

『這豈不是我們彼此認識以來一件離奇的事情嗎？我誤解了你，我的確誤解了你，正如一點疑問都沒有的你底誤解我一樣。我真想不到你竟會寫出這些信來。』

『我寫這些信，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羞恥。』

吉爾斯登小姐覺得他的說話裏有一種非常鎮靜而剛毅的意志。她微笑着，溫柔地望着他。

你也可以不必這樣，我的好友。至於我，對於你的來信，我是認爲得意的；我要將牠保存起來，等到將來像一個相片那樣有價值的時候再去讀牠。從你的漫無倫次的談話中，我猜想着你是有意誤解我。如果我是曉得，是的，如果我是曉得，我想我一定不讓茜茜到拿達爾去。」

『不要說這些無意義的話了。』蘭古列說，『請你答覆我一條簡單的問題吧。難道就沒有希望了嗎？——難道你此刻就不能決定嗎？』

『我已決定了，自從接到了你的來信以後。』

『以前你就疑惑猶豫嗎？』

『有多少。我以爲一部分是因爲我的孱弱。我是那樣的歡喜你，對於你的將來，我抱着無限的希望，令人景仰的希望，不過我能夠給你的回答，却是一個「不」字！』

蘭古列的眼光表示着不以爲然地望着她。

『你是什麼意思？正因爲我真摯地，誠實地戀愛你——』

『正是如此，』她搶着說，『當作我不曉得般的表示你自己，我是像從前一樣的喜歡你，或者更高興些。我十分的願望着，我可以帶茜茜回來。你們彼此一定可以非常投合。不過這對於她是好的，而對於你却是不好了。這便是說，若如此你便會墮落到安樂而變爲庸碌的人。你尙未到結婚的時期，我甯願有任何一種事情束縛着你。欽慕着家居實使我戰慄。家居是可以欽慕的，不過你對於這却是應該避免的。哦，你是比我想像中而更加可以尊敬的人了。』

他突然地笑起來。

『你的意思是說，』蘭古列嚷着，『如果我拿出放浪的證據來，難道我倒願意嫁給我嗎？』

吉爾斯登小姐大笑不止。

『啊，你是何等的青春年少！不，無論怎樣我都不和你結婚，不過想想是可以的。並且我也可以答應你；但如果時間到了——唉！好友，我不需要結婚。看看這個房間吧，骯髒而且凌亂。這些就是我所有的東西了。所以想起來，爲了重大的生活起見，我應該和一個有大幫款子收入的人結婚。但那只是可以想想而已。在貧窮上，無論什麼事情，你和我算來都只有貧窮而已——所以我還不若過着孤零的自由。』

『你以爲我有什麼可以阻止你的自由嗎？』

她依然笑了起來。

『我頗曉得點關於結婚上優美的理論智識，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實驗過。』

蘭古列轉對着她，慘然地注視着她。

『看看這裏吧。』芭花說。『幾日間，我想我儘管可以到外面去，我不告訴你我要去什麼地方。讓我們暫時告別吧，回來時再見。同時，彼此

生活，彼此工作。如果你高興，你不妨再去宴請十五個金鎊的晚餐。不過什麼事情都好，總不要想到家居的事情。學學放浪主義——她的聲調帶着愉快——「然後我們回來再行一齊幹舊有的事業。」

『我永久不再幹了！』

『好！那末任你歡喜。不過我却是歡喜再幹的。雖然你是跟我相反。』

他離開她；決意不再寫信給她，也不去探望她，但過了一兩日以後，他又打消了日前所抱定的意志。他寫了一封比以前更長的信給她。爲了沒有接到復信使他異常難過，所以他便跑到她的家裏去，原來吉爾斯登小姐已于那天早晨走了。

僅僅爲了關於她的事情，使他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和一般久交的朋友談論。他們似乎完全不大曉得關於她的行動。

『去當一個戰爭的通信員吧，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希奇的。』一個青年

說，一般朋友都佩服他的調侃，不禁大笑起來。

『啊，她的確太剛毅了，』一個年青的主婦說。我想你對她是像一件珍品般去考究她，是不是，蘭古列先生？』

『我們都是好朋友。』蘭古列笑着答。

『喂，什麼事情，我們都用不着令你提防。』婦人調侃着。

他回到家裏，看見在他的起坐間裏有一件十分使他眩目的東西，那是一個大的，美麗的旅行皮包。是新買的。爲什麼有這個東西在這裏呢？他將該皮包拿來看看，他纔見到一張簽着他的名字和地址的條子。他看看棹上，看見有一封信，那封信像是出於一個極熟的人寫的。

我不奉還你爲我化費的銀錢，不過我有個物件贈你。這贈品是極有用的。

你底回路人B.C.

經過了一兩日的沉思以後，他纔發現到芭花的禮物的用處，一個月中

那個旅行皮包使他得到不少的利益。

許久以後，他們又回到城裏來，在他們尙未見面以前，彼此依然爲着生活而東奔西逐。那是十一月裏慘淡的一天，天空降着霧和雪水。他們在熙熙攘攘的道路上，面對面的走了過來，他們的傘子緊靠着，當他們握手時，匆忙的過客，竟把他們擠得東倒西歪。

『一切很好吧？』芭花愉快地問。

『很好，』他坦然地答。『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去。』

『不可以，因爲十分鐘以後我還有個約會。』

『請向前走吧！』一個警察嚷着。『不要站在這條路上。』

『明天在舊地午餐嗎？』蘭古列匆忙地問。

『是的，兩句鐘的時候。』

『彼此走開了。當蘭古列想着吉爾斯登小姐時，他的內心並不致跳動，雖然如此，而他終不會忘記他是會親吻過她底雙唇。』

失去的星

法國 Mender 作

我正在寫一首十四行詩的第五行，我的僕人對我說：『先生，外面有兩位天使要和你說話。』

『他們有交名片給你嗎？』我問。

『我把牠帶來這裏了，先生。』

我看見一張是海佛爾，一張是卓佛爾。這是兩個天使，沒有問題的！
『請他們進來。』我說。

我接進了這兩位高貴的客人，我非常快樂。他們穿着大翅子，每個翅子都有七枝羽毛，從柔軟的毛絨上閃耀出燦爛的光芒，像清晨裏的薄霧那樣輕快，像七色的彩虹那樣的艷麗。他們的身體，看去宛如透明的雪卜淡

染着桃紅。我揮揮手請他們坐，并且客氣地叩問他們於我光榮的駕臨。

『我們簡單地說吧，』海麗爾說，『十六年前，一個美麗的七月晚上，我們在那裏打彈子，卓佛爾和我自己，在天空的青蒼底絨氈上。』

『恕罪，』我搶着說，『我想天是藍的！』

『在牠遼闊中大部份是藍的；不過有些部份，尤其是在巴黎附近的鄉村市鎮之上的，是最悅目的青色。』

我沒有回答。

海麗爾繼續說：

『我們尋得最美麗的星兒將牠當作球兒玩。』

『用什麼當彈棒呢？』我問。

用慧星的尾巴當彈棒。自然，這種遊戲是最有趣味的。不過當我正要得勝的時候，不防凶猛地一彈，却把兩個球兒彈出界外去了。』

『出了界嗎？』

『是的，出了天界。這時一種不幸的災禍，你極明白的，天上少了兩顆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我們受了天上統治者的判決，不准我們再共享天堂裏的快樂，除非要等我們把兩顆失去的星找得來放回原處。』

『你可以想到得，我們十六年來，昇天入地，凡是星能夠落到的地方，我們都找遍了。但是我們所有的找尋，唉，都是徒然。』

『我們打算從此以後永遠做亡命的人兒了！不過我們聽說有一位青春的女郎，有一對絕世無雙的美目，那個女郎就是你的愛人，如果外面的流言是可以相信的話。從各面的證明似乎她所有的不是肉眼，而是我們所尋找的天星，所以讓我們希望她能夠慨然地還給我們。』

我覺得非常的苦惱了。意思僅僅是這樣的，就是任何一個人向我取去我愛人的眼睛，都可以使我非常的不安。不過我是有能力幫助兩個天使找回他們神聖的產物的！我喚了梅笙姑娘出來，并且約略地說明來由。

她已不吃驚也不煩惱，她想了一想以後，便立刻向着來客，盡力將她

的眼簾睜開，說：『看吧，美麗的天使，如果認出了你們的星，請告訴我好了。』

他們走前去。十分小心地審查梅笙的慧眼。他們互相低聲地商量了一會，好像審判官互相交換意見一般。於是海麗爾說：『不是，這并不是十六年前我們失去的光體。我們那兩顆星，雖然在七月的晚上是最美麗的，却沒有如此的燦爛，也沒有如此的光明。』

於是他們便垂頭喪氣地出去了。我萬分的可憐他們，但我却喜歡他們不會把我的愛奪去。

梅笙呢？她不禁大笑了。『我不是很機妙地戲弄了他們嗎？』她說。那是真的——我的母親曾對我說過一百次，——當我出世不久以後，有兩顆星降落了，穿過了開着的窗戶，一直鑽進我的眼簾裏去。但是，當天使檢查我的時候，我想起那一刻，就是當你吻我嘴唇的時候，我愛，我知道這種快樂的回憶能夠使我的眼睛，（從前的星），比天上最美麗的星還要光明。』

小青紗繡

南洋 Southern Cross 作

我在新嘉坡認識特多斯，不過因為他是一個沉靜的，隱重的，不容易和他交接的人，所以我和他並沒有什麼深切的交情。的確，特多斯是非常沉默的，似乎一個真正知己的朋友也沒有。我和他接談了好幾次，曉得了倘若我能引起他和我接談的話，他是很健談的。他在馬來亞住了很久，對於鄉間及馬來人的事情，比一般不住在這裏的歐洲人是曉得更多的。他也是一個優良的馬來亞學者，精通馬來文字，倘若他是不被派到檳城去主持他這裏的分店的話，或者我和他是可以成爲朋友的。

然而命運終於決定了我和特多斯是應該做朋友的，因為還不到兩個月以後，我也走到檳城來了。當時我有旅館裏最先遇到的一個人，便是特

多斯同。爲了他的慣性的緣故，所以在這裏他也沒有一個朋友。我在檳城也沒有什麼同伴的，所以在第一個星期裏，我是完全陷在寂寞的魔鬼底掌握之中。特多斯同常常在廳中的一邊對着我孤獨而嚴肅地在棹上用膳。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也覺得一天一天的寂寞起來，最後，在失望中，我終於決定打破特多斯同的鍼默的界限，而力使他和我做朋友了。

一天晚上，他抽着煙在海濱上下散步，我跑過去會他。我驚異覺得：他似乎很高興我過來和他接談，所以那天晚上，以及後來好些晚上，他和我都在海濱上下散步，談論。我願說的一切，他都回答我。我常常都覺得他是一個不快樂的人，的確，他常常有一種極端痛苦的神氣映在他底眼中。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逐漸成爲密切的朋友了。我能夠使他說出他很多的心事的。我已經說過，他是一個優良的馬來亞學者，所以他講了許多馬來亞離奇古舊的故事給我聽，並且他也很能夠討論。有些風景和事情，他描述得那樣的活現，我常常幾乎相信我能看見陽光朦朧地透過爬籐青葱的

蓋頂，透過樹上交叉的樹枝而映在濃密沉靜的叢林上。或者，我坐下來聽着他講：我彷彿能夠看見飄動着的禾苗爲了黃金色的禾穗的沉重而彎下去，或者看見不遠處一片古雅的，棕樹的茅屋——馬來亞的鄉村。

某晚，當我們正坐着長談的時候，我注意到特多斯似乎想告訴我些什麼事情。一種固有的，厭世的，痛苦的神氣隱藏在他底眼中。我望着他，覺得有一種迫切的希望來探問他，究竟什麼憂愁的記憶而使他難過。

『特多斯同，老友，』我說，『你時常都像那樣的憂愁，我覺得在你的生平中一定有些極不幸的事情。』

『是嗎，特克？』他茫然地疑問着，於是他繼續說下去：『是的！有一個記憶使我不論在睡眠中或散步時都感到煩惱。唉！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小青紗或歐芬啊！（歐芬是她的本名）歐芬啊！是的！她真像她的名字一般。正像月光臨照着的晚上落下來的露水一樣，是那樣的溫和，是那樣的柔輦。』

我猜想到這個確實的女人一定是我朋友煩惱的根源，但我聽見他半承認地說他愛上了一個馬來的女子時，（自然是從她的名字中曉得她是馬來女子，）不禁使我驚異起來。我隨即發生了一個極端的熱望，這熱望，便是想聽到他怎樣爲了一個馬來姑娘而失戀。冒着使他失意的危險，我暗示着說我願意聽到他底經歷。

特多斯同不致弄錯了我假托的請求。『我當告訴你親愛的小青紗繡的故事，』他答。『那是一條世界上的人大都不會相信而且要驚異的故事，然而，我現在所要告訴給你聽的，每個字都是真實的。一個最偉大的，尚活在世上的女作家曾經說過，由小說家和戲劇家的頭腦所計劃出來的羅曼史是比不上由真實的生命所領受得來的那樣的真切的。把真實的生命視爲平庸的，是一件錯誤的事，事實上，真實的生命所產生出來的悲劇，是可以像蘇佛庫里士（希臘戲劇家）或沙士比亞（英國戲劇家）所描寫出來任何一點的那樣偉大，那樣黑暗，那樣感到靈魂上的痛苦的。真的，宇宙間

沒有什麼比真理更加神秘的了。你聽着吧，我決意告訴你還不到一年以前，我生命中所遇到的羅曼史和悲劇：

『你曉得，我是非常愛好海上的，今年初頭，我曾製了一葉扁舟，用以渡過登強露去的。去巡邏和探索那些被晶滢的海水沖洗着而圍繞着新嘉坡的那羣小島是我的意志。當該扁舟完成後，我把牠取名「水沫」，一清早，我使出去坐在牠的上面了。每個禮拜六下午，我都到那圍繞着新嘉坡的，而在海上浮凸起來的羣島中底一個登岸，並且在那裏露宿。在一間悶氣的，塵灰滿佈的辦公室中，過了一個星期的苦工以後，坐在這輕飄的，小小的「水沫」上面，到那些青蒼的島上過一夜，是天然除掉辛勞的好方法。島上的野花，似乎比別處所生長的，其色澤是更加光輝，其香氣是更加芬芳的。在我，當夕陽西照的時候，我便在這樣的一個島上登岸，天空似乎是完全的靜穆了，在夜幕還未吊下來以前，只有鼓翼的聲音優美地響着，野鴿柔軟而甜蜜的聲調，似乎彼此互相喁喁的情話。從海面上，天空自

然發出的，喃喃的風聲吹進我的耳膜。吃過晚餐以後，我便躺下來遙望着頭上絲絨一般的天空，那天空，星星向我送着秋波。近水平線上面，我看見威爾斯女神，那愛星閃耀着，高高地掛在空中，火星，那戰爭的紅星，逐漸變為淡黃色。我看着牠激烈的光芒，一直看到我睡眠的時候，於是我捲在我的羅紗裏面，用一張船上的坐褥枕在頭下，靜穆地臥着等候玫瑰色的天光。一般的人都不願到寂寥之處，然而在我，我覺得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使我更高興的了。一種熱帶的孤獨的奴心，彷彿沖入了我的血液。

『一個可愛的下午，我比平時搖得更遠，並且在一個很大的，想了很久要去參觀的島上登岸，我斷定那是沒有人住的，因為當我搖近去時，我見不到有一點住人的記號。在一個小小的海灣裏，我將「水沫」駛進去，當我進去時，我不禁為那地方所驚倒。在水邊長着大樹，龐大的枝葉，濃密地生滿葉，向右片凸出，遮着了一大堆黃金色的，散佈着乾貝殼的沙灘，在水上却投了一個清涼的蔭影。我解下了帆蓬，駛過了晶明的水面，我

的小舟便平流過去，在右片柔輦地凸出的樹木的枝葉底下，我將牠繫在石上。代替了普通濃密的叢林，我看見了美麗的，柔輦的，青蔥的草場！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更加可愛的地方！我上了岸，第一個印象便使我非常深刻了。這地方真像一個消魂的花園，或者是一塊仙境。牠是那樣的迷人，我的心裏忽然起了一個念頭，這念頭，便是想在這裏自己建築一間小小的房屋或茅舍，定期來這島上遊覽。這真是個愉快的思想啊！我決定將牠實行起來。

『第二次我去遊玩時，我便帶了些器具去，建起了一個舒服的，小小的茅舍。禮拜六下午我便到那裏去抽抽煙，讀讀書。我對自己說，這正像一個小孩子重新演魯賓孫的事蹟了。我懶洋洋地奇想着，我可否在星期五裏遇到一個「人」。這個島，我已說過是一個大島，看起來是很有住人的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除了我的足跡在這島上以外，我是憎惡有別的人來到這島上的思想的。這個島，我依照那個名字的美麗的歌曲，叫牠做

我的「夢島」。

『有一個星期六，我很早就來到那島上，我將「水沫」繫定了以後，便騎着凝望着前面的海，抽着煙夢想着。那是熱帶夕陽下山的，美麗的時候，西方的空際點染着各種光耀的顏色，牠的美麗，牠的燦爛；牠的混合成爲一種輝煌的顏色；只有幻想能夠想出像畫家所描繪出來的想像一般。在莊嚴的，沉落的太陽那邊，那茫茫的，起伏着的大海，像一個琳琅的珠寶箱一樣。微風清涼而新鮮地吹着，吹起了海灣裏閃耀着的海水起了波動的漣漪。在我後面，雖然有一叢大竹林，但一種清音像一架風琴底剛強的，甜蜜的調子一般的抑揚和消沉下去。

『當我騎着在那裏夢想，在那裏靜聽的時候，我聽見在我的後面有一片爆裂的聲音，在靜穆之中，那聲音發得尖銳而且清晰。我跳了起來，望着周圍。我揉揉我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站着一個半含羞的，半冒昧的，紅脣微笑着的女郎望着我。這個人，確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可愛的形像，

她的皮膚像金條一般，真的，照她如此的樣子說起來，她是一個嬌媚的，美麗的馬來女郎。在她嫵媚而光輝的眼睛上面，是兩道低低的，闊大的濃眉，那兩隻眼睛，像兩口深深的，水汪汪的，澄清的池塘一般。那眉毛，比烏鴉的翼甲還要黑，我看見真像纈絲一般的柔美。我跳了起來，但那女子，帶着像鐘聲一般清脆的笑逃開去了。我看見，她青色的紗纈，當她像一個仙女一般走進樹蔭去時，閃耀着金光和輝煌。我不跟着她，因為恐怕嚇走了她。我對自己說：「我的島畢竟是有人住的啊！」不過，我無論如何，總不敢有所妄想。最後，我睡着了，通宵夢想着我所看見的，淡黑的女郎。第二天，星期日，我留心地望着她來，但是連她的一點影子也不到。當我應該回到新嘉坡去的時候，我比平時更加不願離開這個海島。

『整個禮拜，我都幻想着我所看見的，美麗的形像，我奇想着；不能再見到小青紗纈，這名字是我自己取給她而認為較好的。不過，我總覺得我是可以再看到她的，而且渴望着星期六的到來。以前日子，從來就

沒有過得這樣遲滯，我的日常工作，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單調和枯燥。最後，星期六的日子，我自由的時間；終於來到了。我一點也不延遲，在清風吹送中，「水沫」舞動着駛向我所稱的「夢島」去。我迅速的小舟，比以前駛得更快，然而在我，我却覺得從來沒有這樣長的一個旅程。我趕快將「水沫」繫定了以後，滿意地跳上岸，大踏步走到我的茅舍。我忽然看見已有什麼人到過那邊了。弄得清淨而且整潔。在我自己製成的，粗糙的檯上所放的一個玻璃瓶中；插滿了甜蜜而芬芳的野花。當我不在時，小青紗纜一定來過這間茅舍了！想起來真使我高興。我隨即除去外衣，在茅舍外面絲絨一般的草場上，抽着煙躺着，等待她的出現。我曉得她一定會再來的。那些花告訴我的。當我抽上了半打的香煙時，一個小石子擲着我，並且聽見在我的後面，小青紗纜銀般的笑聲從樹林中發出來。我跳了起來，我看見她胸前插着芬芳的花草站着。當她微笑着時，她珠一般的牙齒，嬌羞而風騷地發着光輝。我向她走前一步去，但她又掉轉身逃開了。我於是

站着不動，我不想嚇走她。我們彼此站着互相凝視，她生疏得，怕羞得，像一條鹿子在牠底林中一般。

『我這樣站着望着這個女子，我發見她的確異常漂亮，自有一種生疏的，怕羞的端莊。她的臉孔，像孩子般的可愛。這可愛幾乎是夫滿的，爲兩隻像夜般黑，夜般大的光明的眼睛襯得光輝起來。一個彎彎的小口，半熱情地，半甜蜜地微笑着。我迷茫而興奮地望着她。我只能看見她是一個女郎。後來我纔曉得她正是十六歲。她張起她的眼睛，直望着我的眼睛。一剎那間，我暢飲着引誘靈魂的秋波。於是她底眼睛垂下來，她的微笑是一個令人消魂的微笑，後來我才曉得這就是愛。她略帶着莊嚴的神氣站在那邊，看起來真像一隻瑟縮的小鹿。』

『不要害怕，』我用土音說，『來和我談談吧。』

『她正經地舉起她小小的，端正的頭答：「我是不怕先生的。好幾日來我都在樹林後面守着你。」』

『來啊！』我說。

『她緩緩地向我走來。像一條我所歡喜的，美麗的小鹿一般向我走來，準備着有一些危險便即刻轉身逃走。她這樣向我走前來時，我重新坐下來，她便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開始詢問她。我想曉得她怎樣來到我的島上。她的明亮的眼睛迅速地向上伸，帶着我覺得歡悅的羞容回答我每條問題。我曉得在這島上的別一邊，有一個小村落的，她是一個酋長的女兒。一天，她走過我這邊來，看見我在我的茅舍外面抽煙，於是她便定期來窺視我了。她結末問我：「是白貴人發惱了嗎？」』

『我隨即對她說我是絕不會發惱的，並且在這荒島上，我們不久便成爲朋友了。我貪妄地望着她的黑色的美貌，有一次，我看見她的眼睛帶着欽佩的神氣望着我，我不禁自持起來。黑夜襲上來時，她便離開我，羞答答地允許我下星期六再來。』

『當禮拜六再來到時，你可以相信，我是絲毫不遲緩的來到這島上』

。在那裏，我發見小青紗纈，我可愛的馬來亞女郎在等着我，但我用了像以前那樣多的麻煩才引她再來到我的面前。

『你會以為這是離奇的，愚笨的事情的。但我却死心踏地的愛上了這個帶着星眼的黑色姑娘。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做歐芬——露珠——的確，她是像落下來的水一般。

『從此我就定期會着她。我為她的美麗所迷惑，所征服。她的大而晶明的眼睛透入我的血管，使我的疲倦都消散去了。除了她以外，我忘記了一切。我是陷在戀愛的熱情底極度的狂歡中，只有愛情，似乎是一切創造的鎖匙。我達到了歡樂的最高峯——我和她度過的日子是仙境的光明，是歡樂的夜夢啊！我是從不會疲倦的。歐芬的美麗是從不會使我辛苦的。我日見日的愛起來。她是那樣樸素，那樣縹緲；她是那樣柔和，那樣溫馴。有時她會大笑一場，然後一些瑣事便會使她煩惱，眼淚便因之吊下來；但是只要幾句撫慰便會使她忘記她的不幸，這不幸是那樣的可怕，一刻間便

會使她馬上收起笑容。她似乎那樣使人愉快地脆弱，那樣嬌美，那樣娉婷，對於她，人們會覺得必得溫柔的。當她常常站在海濱黃金色的沙灘上等着我，望着「水沫」飄飄然駛來時，她的眼睛是何等的光輝啊！

「一天，她有點曖昧的表示。我安慰她，她震顫地說，她很怕她的親戚會開始疑惑她起來。於是她流着眼淚，伏在我的胸前抽噎。我撫慰她，並且對她說：我會保護她。我愛她，我對自己說，如果沒有什麼困難的話，我要把她從這島裏帶走。我不管世人的輿論。所以一下子功夫她又快樂起來，重新一樣的玩耍。第二天，我向她告別，當「水沫」向海上駛去時，她清爽的，少女的聲音，從水面傳過來：「祝你一帆風順」。在這整個星期中，我便有了一個不良的預兆。我不能工作了。我渴望着星期六的到來，我便可以曉得我的小姑娘是否平安和快樂。最後，我可以見到她的日子終於來到了。當我駛向島上去時，煩惱的感覺重壓着我。一個不祥的害怕是顯明了。當我望遍海角時，我看不見有苗條的，少女的影子等我。我趕

快登岸，對自己說，歐芬一定玩孩子戲。故意藏匿着來嚇我，但當我走進茅舍時，並沒有鮮花在那邊。上星期的凋殘了，一片片淒然地落下。這真是一個失去了的過去的憂愁的記憶啊。當夜幕吊下來時，也不見歐芬來，我更加驚異起來了。我恐怕那惡事已發生了。她來訪我的事一定被發覺了！我是非常明白馬來人的性情的。難道歐芬在她激怒了的親戚手中遇到她可怕的命運了嗎？直到深宵，我的心裏都是很苦惱地坐着。最後，十分疲倦，我便很不安地睡起來，我夢見歐芬直輪着，一枝叱首插在她的心頭。紅的血從她的胸中流出來，那叱首便像一個升起的明星一樣的光明。在她的臉上，依然是甜蜜的微笑，她的全張開着的眼睛好像望着我的，我突然站了起來，十分驚動，大踏步走出茅舍。當我獨自走出去時，一支可怕的，馬來亞人打野豬的標槍從黑暗中標過來，標在我左臂肘面的豐滿的肉體上。我馬上抽出我的手鎗，向標槍射來的方向底黑暗中放了一鎗。於是我便躲到茅舍裏去，預防着襲擊。然而却沒有事情發生，我將槍頭從我的手

臂裏拔出，包好嚴重的傷口以後，我便坐下來，一直守到天明。天亮了，再沒有什麼向我襲擊的事發生。我執着手鎗在樹叢中搜索，但並看不見有生命的記號。我很怕經過那個鄉村，因為我曉得這樣是很不利於歐芬的，倘若她還是活着的話。不過無論如何，我總相信她是已被殺害了。我忘記掉我頭腦裏活現的惡夢。日子漸漸消逝了，最後我應該回新嘉坡的時間也到了。我瘋狂地想知道些關於我愛人的事情。我對自己發誓，下星期六，我一定到回來，不顧一切危險來查探歐芬的命運，但上帝却叫我不這樣做。

『星期一早上，我曉得對於我來檳城主持這裏分店的事已決定了。於是我就即刻動程了。』

『我遇到這樣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我情願將我的故事告訴他。我來檳城，完全不曉得在馬來亞裏那個甜蜜的小姑娘的命運，難道小青紗繡真的像我夢中所見的一樣被殺害了嗎？我永遠都不會曉得究竟如何，在我離

開新嘉坡以前，我將「水沫」燒掉，下個月，我便永遠離開馬來亞了。我在這國度裏是永不會快樂的，歐芬迷人的眼睛是永遠對着我。在我的故鄉裏，或者我能忘記她。但是在這裏我却永遠不能。」

特多斯同突然停口，我看見他的臉上現着深刻的痛苦，壓着他說不出話來。經過很長的沉默以後，他纔尖銳地說：「我們進去吧！」於是我們便一齊進了旅館。他簡單地向我說了一句『晚安』，便走進他的房間去了。他再也沒有說起他馬來亞的愛人小青紗纏了。並且他不是一個留心訪問一類的人。他現在是在英國故鄉裏，並且永遠不再回到那海島去了。所以，我可以在這裏自由地寫出他所告訴我的故事。我常常叩問自己，自從我聽了這條故事以後，歐芬，或者小青紗纏，（如特多斯同初次叫她，）是否真的被殺害了呢？特多斯同却十分相信是已被殺害了。

在戰爭的冬天裏

羅馬尼亞 Marie 作

黑夜降下來了。一陣淒厲的寒風吹過鄉野。天氣非常冷。星星遠在無窮的蒼空裏閃耀，似乎要在這寒冷的地面上盡量的退縮下去。雪閃着光。片片的浮雲時時旋轉着，跟着暴風蕩漾，似乎在找尋躲避的地方。

是一個荒涼的夜，一個黑暗的夜，一個幽靈和鬼魅的夜。淒號的寒風吹來了不祥的聲音——遠遠的大礮底轟聲，宣告着迫近的戰爭已經開始。

在黑暗中，一條除了白雲上給足跡染上了像一條黑色的斑紋以外，幾乎就辨別不出的道路傍邊，一小羣的兵士，擠作一團的在那裏圍着一堆正在熄滅的火。

大風似乎要將他們吹開去，陣陣的雪花，像海水的浪花洗着岩石一般

的落在他們的身上。兵士們將他們的衫領拉上去，拉得高過他們的耳朵，又將他們的毛帽拉下來，拉得低過他們的眼睛，但是在這大雪的狂飄中，衫領和毛帽都不能保護他們了。

他們大約是十二個人。其中有四個是鬚鬚斑斑的老年人和一個青年人，看守着一羣襤褸的，愁容的，馴服的俘虜，蹲踞着圍着最後遺着的一堆火。他們低着頭坐着，低得擠過了他們撐起的膝踝，他們不獨從白雪裏，而且同時從憐憫他們，蔑視他們的眼光中蘊藏了他們的臉孔。

他們的手冷得麻木，破裂，看守者並不大注意到。他們的說話被風掃了去，不能透進那個像牧童靠着棒一般的撐着來福鎗休息着的最年青的人的耳鼓。他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在他藍色的大眼中，帶着一種夢一般的神氣，望着那黝黑的夜。

雪花在四處飄落着，落在他們毛帽的皮上，落在他們濃粗的眉上，迫得這些人不得不每刻間都用手掃着他們的臉孔。

『或西利，火要熄滅了，』一個老人快快地嗚喘着，『在這可咀咒的夜裏，我們都要冷死的。』

『我們說不定迷了路呢？』另一個喃喃地說。

『我們怎樣會迷路呢？』分隊長安德里·斯卡德問。他跟他的名字一樣嚴肅，常常反駁他的部下。

『你願意我們用着僵了的足和這些俘虜再前進嗎？我們應該在晚前走到鄉村的呀！這會使你生病的。』

『在這嚴寒中，如果我們停留在這裏，我想等到天明時，我們中沒有幾個能夠活的。這不是我們的罪過，也不是上帝的罪過。』

『那末是什麼人的罪過呢？』

『是戰爭的罪過。』老年的碧脫里亞·巴士卡說，他一直到此刻纔開口說話。

『戰爭，戰爭，』安德里·斯卡德喃喃地說，『戰爭是像一個暴烈的夏

天一樣的降臨，殘殺，又像一條摧殘萌芽的種子的洪水一般的溜走。」

『特別是像這樣的一個戰爭。』另一個接着說。

『我們的敵人像魔鬼一樣，』第三個人說，想生火生不起。

『魔鬼和他們一起，』斯卡德嚷着，他的說話特別用力，他扇着火。

或西利掉轉他青春的面孔對着這老人。

『我可憐這些俘虜們。』

『可憐？』許多含着敵意的聲音同時叫出來。『可憐這些外國狗嗎？』

『他們都是青年而且遠別家鄉的。』或西利怯懦地解釋。

『我們呢，我們在何處呢？』

『我們總還是在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們仍然在自己的地方，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原故啊！』

一刻間，什麼都沉默了。

『這是一個狼羣的夜。』

『一個魔鬼的夜。』

『一個死亡的夜。』

『或西利，如果我們不找點柴來，我們要凍僵了。』斯卡德再說。

『在這荒原裏，何處可以找到柴呢？』或西利問，依然撐着來福鎗休

息。

『你年輕足健，』碧脫里亞·巴士卡說，『並且夜……夜又不怎樣黑

。』

『並不怎樣黑是因為雪白的緣故，』在火堆的另一邊，一個兵士解釋

着。

『一個魔鬼的夜，』別一個嘆着氣重覆說。

『或西利，你年輕足健，』碧脫里亞·巴士卡又說。

斯卡德張望着，想燃一支雪茄。

『這是真的，或西利，你年輕足健。爲什麼你不去找柴呢？』

『我在這裏看守俘虜，』或西利堅強地說，然而震顫着。

『讓狗看守他們吧，』斯卡德嚷着，『你要記得我是發命令啊！』溜出一陣粗魯的笑聲。

『如果你的父親現在看見你的話，他豈不驕傲嗎！』

『讓他老人家永享和平吧！在他生時，他是很年青的，並且有好幾個小孩，有好幾個兒童。』

『他們現在怎樣了呢？』

斯卡德聳聳肩，並且做了一個手勢。

『只有上帝，戰爭和德國人能回答這句話……』他停了一刻後，茫然地說。

『他們是曉得怎樣打仗的。』一個人說。

『他們是魔鬼的種子，』別一個人說。

『也許是，不過他們的大砲若給我們得到是很有用的。』斯卡德費了

許多辛苦燃着他惡劣的雪茄後喃喃地說。

『你們沒有聽見他們嗎？』或西利問。

『魔鬼跟他們一起。』好些聲音合叫着，跟着一切都靜下來了。只有寒風的怒號打破了這夜的沉寂。碧脫里亞·巴上卡再勸或西利去尋柴，重覆說他的足健，說總有些地方有柴可找，說這夜並不太黑。

『如果我們不找到柴來使火繼續生下去，則天明時，我們通通都要死掉了。』

斯卡德同情地點頭。

『帶着你的鎗去找柴吧，或西利，總有些地方有柴的。』

或西利聳聳他的肩膀。

『如果你真的要我去那末——。』他緊緊了來福鎗的皮帶，不多說一個字便去了，去雪地上找尋，道路總可以引着他找到柴來燃燒。

夜是深深的，在這鄉下的荒原裏，見不到一間屋，見不到一株樹，見

不到一個籬笆，連一個圍着木欄的井也沒有……何處去找尋柴呢？

或西利馴服地動身走向無窮的深夜裏找柴了。

在黑暗中，他沿着路跋涉着。他的頭腦沉浸在成千的思想裏，沉浸在迷茫的，飄渺的思想和幻影裏，快樂的幻影竟使他忘記了寒天和白雪。

他看見一個繁榮的山谷，穿過了這山谷，便有一條長長的，揚塵的道路透到一個半蘊藏在果樹後面的鄉村。

在夕陽西照中，一個牧童手裏執着一支鞭子趕着一羣牛回家。

那個牧童老是緩緩地，憂鬱地哼着一首羅馬尼亞的哀歌都印那。

或西利的雙唇不自覺地也想哼，然而冷得麻木了，只能在黑暗中發出一些粗啞的聲音。

那個牧童消遙地沿着他彎曲的路向着落日那方面走去，路上的灰塵落在他的雙頰和他的手上。

路是修長的，但他不急促，他和他的牛都不注意到時間的過去。

他用花裝飾他的棒，但又把牠丟掉，依然老是哼着那首都印那，聲音在空中浮蕩。

一羣小孩子和一窠小黑豬走出來接他。那小豬有輾而曲的尾巴，和有趣的鼻子；小孩子嘩嘩閒談着，半裸體，只穿着襯衫。

在屋前，高高的堆着許多南瓜，一列紅色的胡椒掛在門的上面。

在這鄉村裏滿佈着浮雲一般的灰塵以及和平的快樂，一切都是明朗，沉靜，在他的思想中，他想這個童子是會見他的愛人……。

在黑暗中，或西利滑倒了。很費力的才用足爬起來。他並沒有受傷，因為雪下得很深，不過甜蜜的幻影却因之消滅了。當隆隆的大礮聲從遠方傳來，使他重覆回到現實的時候，他重復受到夜的嚴寒的脅迫。『柴——我一定要找點柴，』他喃喃地說。『上帝啊！這是一個什麼夜啊！寒風像一條鞭打一樣的砭骨，白雪像松針一樣的刺痛。何處我可以找到柴呢？』

他停着步，雙手搓擦着，想使其溫暖。在夜的黝黑中，他看不見道路

，只是盲目地向前進。

他看不見一點東西。四處都是雪上的足印，不整齊的墩子，那墩子大約是一堆石頭，或一條死馬，或者是一堆乾草吧。在這荒野的地方，或者更含有不祥的意義也不一定——在戰爭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有可能性的。

或西利聳聳他的肩，和平的鄉村底幻影又重覆回到他的腦上。他重復看見無數黃色的南瓜。在一片籬色後面，一個女子的清音疊句唱着那個童子所哼的都印那。

『但是我一定要找柴啊！』他喊着，驅去所有和平鄉村的幻影。『他們還在那邊冷得打戰，我是不能夠老是停在這裏的。』

他向周圍張望，似乎看見一條黑色的斑紋，這斑紋一定是道路，他想這條道路總容易跑些。

他沿着這條路走，費了許多辛苦。大地凍得硬硬的，他很疲倦，他的足也僵了。

他忽然站着。那是什麼？他看見三個駭人的形狀，一個跟着一個的——三個鬼吧——是三個孤寂的骷髏在這黑夜裏啊！他的心狂跳着，汗珠在他的手裏滲出來。那是什麼呢？一個何等令人咀咒和沉寂的夜啊！但爲什麼要害怕呢？鬼是鬼，有什麼要緊，不過若遇到一個德國人那就糟了！但此刻在或西利的心靈深處，他却不明白他是否情願碰到一個德國人。

他鼓着勇氣，向着那三個鬼走去。他們却動也不動，使他得走到他們面前。

原來是三個十字架啊！三個木的，孤獨的，被風摧殘着的十字架啊！是三個被遺忘的墳墓。

或西利對着十字架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並且對死者喃喃地做了一個禱告。於是他凝視着那三個寂寞的十字架，奇異着這三個插着十字架的死者不知是怎樣死的。

是兵士的墳墓呢？還是婦人的墳墓呢？或者是小孩子的墳墓呢？許多

小孩子都是爲了飢寒而死的。自從戰爭開始以後，多少小孩子是爲飢寒而死的啊！

他忽然想起那些十字架是木的，是堅硬的，沉重的木做的，他現在不是正在找柴嗎？

像一個站立着凝視着忽然發現到寶藏的人一般，那樣的希罕，或西利竟不敢去動牠，他迷茫地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他不敢觸到牠們，然而他又不忍走開。

一個可怕的誘惑控制着他：爲什麼不取一個十字架，帶回去重生，將嬰熄滅的火呢？

你試想想看，死者已經死去了，他們的睡眠是那樣的甜熟，他們已不復知道在他們上面的一切事情了！真的，感謝上帝，他們的睡眠是那樣的甜熟，不然，誰敢抱這種思想呢？

他走前去，伸出他的手，握着第一個十字架。同時他的良心又在責備

他：不行啊！這是一件褻瀆的事情。死者一定像生者一般的期望着。上帝和人類要處罰這樣一個動作的；死者自己雖然無法抵抗，他們的墳墓跟祭壇一樣，不過他們一定是期望着的。你不能够伸手放在一個十字架上，放在施給一個人最後的義捐上，這個人地球上是有愛着他的。

但是誘惑終於占了勝利。

死者已經死去了，他們的痛苦已經過去了，當此刻人們爲了缺柴被凍了的時候，勇敢的人正在前線爲國家効勞。讓生者滅亡倒不如搶劫死者，這些生者是勇敢的，保衛他們國家的人啊！

倘若死者能夠說話的話，他們一定首先叫他帶走十字架的，帶走所有的十字架的！帶去溫暖那些保衛他們國家的人，溫暖那些就要冷死的勇敢的人。

或西利作着一個猛力的姿勢，握着第一個十字架，想從凝結的泥土中拔出來。十字架插得很隱，隱得像一株根深蒂固的樹一樣，像一個人在聖

地裏抵禦一個陰謀一樣，怒氣衝進了或西利的頭腦。這障礙使他會悟到鬥爭者的本能是人人都有。

頑強的十字架現在和一個鬥爭了。

最離奇的鬥爭，便在這荒原裏開始。風怒號着，發出的聲音就像被釋放出來的報仇女神的歌隊一樣，或西利爭扎着，這乾木竟像人類向反抗一般的抵抗着，他用着兇猛的奮力去克服牠，似乎這十字架就是一個和他鬥爭的敵人一樣。

用兩手握緊了這十字架。似乎握着一個人一般，或西利扭着，搖着這頑強的，對他不肯讓步的芻人。他的兩頰像雨點一般流着汗珠。他堅決地，憤怒地除去毛帽，將來福鎗掉在地上，盡他生平之力和牠鬥爭。

十字架馬上拔脫了，脫得那樣快，冷不防的，或西利也竟給這戰敗的敵人弄得向後倒下去，仰臥在地上。

他喘着氣躺着，眼睛爲了用力依然看不見東西，每一個呼吸都像打一

個抽噎一樣。風在周圍呼嘯着，破碎的冰塊，像針一般的刺着他的臉孔。然而他終於勝利了！十字架已拔出來了，他已找到柴給他們燃燒了。一切，一切都妥當了。

那邊火已經熄滅，沒有一點餘燼，所有的談話也已停止。俘虜和他們的看守者羣圍着火灰，看去好像一堆粗石一般。在這淒涼的夜裏，幾乎彼此都分不清楚。

黑黝中，他們聽見了一種聲音，一種有人向前走來的聲音。

好一會兒，他們都看不見什麼，忽然或西利來到了，像一個影子一般的拖着一件重黑的東西。

柴！

一陣歡喜的叫喊，從那麻木地躺圍着冷了的火灰的人們胸中裏發出來，麻木了的喉頭裏又發出一陣不可形容的得救聲，來歡迎或西利的回來。有些想站起來，找尋他們的來福鎗，但是他們凍僵了的手却非常笨拙。

或西利沉默着。他異常疲倦。他從黑暗中回來，簡直就是一個鬥爭，一個和風，和雪，和冰的鬥爭。尤其是和他的良心的鬥爭，所以他說話。他讓十字架放下正在守候者的足邊。

斯卡德第一個發現到那柴是一種什麼柴，一陣責罵的聲音便從他的嘴唇中溜出來。

『這是一個十字架，』他噙噙着，『一個十字架，一個十字架啊！』旁的人也都站起來看那渴望久了的柴，跟着大家都目瞪口呆了。

連那些俘虜們都舉起了他們的手，驚奇地觀望着他們。或西利依然沉默着，困苦控制了他。

『一個十字架啊！』斯卡德叫喊着，『何等的癡狂呢！帶了一個十字架回來。』

『拿來燒吧，我們凍僵了。』一個人接着說。

『不論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好，我們都是不能夠燃燒一個十字架的。』

『燒十字架是犯重罪的。』

『上帝要責罰我們的。』

『我們即使葬在墳墓裏也要受人咀咒的。』

『但是我們凍僵了，死者已經死去了。』

『因為我們受到寒冷的痛苦，你想死者就可以溫暖點嗎？』

『我們保衛了我們的國家呢。』

『你總得替沒有十字架的墳墓設想呀！』

『何等可憐呀！誰人敢把牠燒掉呢？』

所有的嘴唇，同時溜出這許多說話。只有或西利和俘虜們依然保守着緘默。這年青的或西利覺得滿身都是羞恥和罪惡，但他又應該怎樣做呢？沒有別的柴可以找。

聲音有時候高有時候低，好像彼此互相憤怒地辯論一般。猛烈的風吹散了他們的聲音，吹散了這可憐的人類的聲音！

『我不要牠，』斯卡德憤怒地說。『即使我們通通都會冷死，冷死了我和你，我都不需要牠。我們還不如燒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吧。』

斯卡德嚴肅地望着他底同伴。全身掛着雪花，他的臉孔似乎老了一點，並且冷得變成鉛色，他擊着他的手臂，想使牠溫暖，但是因為他是分隊長，所以沒有禱告也沒有叫喊可以使他平息和改變心情。與其犯燒掉救世主的十字架的罪惡，倒不如死去好。

沉默落在迦顛戰着的人堆中。

像一羣失眠的人一般的互相貼依着，他們將頭顱縮在兩肩裏面，像死人一般的躺在冷灰之上。好像一陣痛苦過了又是一陣，一個敵人過了又是一個敵人，在他們中間沒有一點分別。他們只是在上帝面前的人，和恐怖着暴風的到來。在傍邊一點點，或西利的頭靠着他萬分痛苦他帶回來的十字架坐着，他睡不下去。

雖然冷氣麻木了他的頭腦，不能使其靈活，然而他却爲着人生的問題

而痛苦看。

爲什麼戰爭？生命能夠那樣的簡單，爲什麼要受所有這些痛苦，這些寒冷，這些犧牲？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上帝住在他的那樣遙遠的天堂裏？爲什麼所有這些思想，這意思和偏激的混亂沒有清楚的意思，也沒有任何現成的利益？爲什麼死以及所有這些恐怖？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冬天跟着夏天？爲什麼冷淡和熱望？爲什麼有許多事情不能到回來？爲什麼？爲什麼？

或西利不明白。

他坐起來，一個手支撐着，他凝視着前面：爲什麼它是黑的？什麼是光明和黑暗的意義？

但是遠遠那邊，似乎有一線光明，難道天明了嗎？難道死亡的，長久的守夜過去了嗎？

或西利出神地站着眼睛牢看着遠方的光。難道那是太陽的升起嗎？也許是。不，那並不是升起，那是移動，那是移動着啊！那光沿着道路走來呢！

天光時，或西利將他所看見的告訴別人，但他們當時睡了去，所以都不相信他。當他醒着時，他們確是睡去的。

他們都是這樣的一個人：不相信或西利的說話，正像聖多瑪一般，除他自己的手能夠觸到外，什麼他都不相信。

或西利所看見的，是越過了雪堆那邊，他看見一個白色的形像給光圍着走向他來。那形像也全是光，而且那形像異常燦爛，以致或利沒有顧到別的人沒有起來。

一條長長的，燦爛的足跡跟着那移動的形像，那是聖足的光榮的足跡底道路，因為那個走過雪堆的人是人類的兒子，是上帝的兒子……他從夜裏出來，他，一個光耀的形像。或西利雙膝跪下，脫去他的毛帽，雙手合

着祈禱。

所有的痛苦都忘記了。所有的鬥爭，懷疑，以及重壓在他心中的問題都忘記了。他只是一個夜裏的哨兵，是一個上帝出來看他失掉的孩子。他的整個的靈魂都包在歡悅裏，因為光明的兒子走來看他，他曾從一個墳墓裏盜走了一個十字架啊！

但是上帝的兒子的肩上帶着什麼呢？是一個黑暗的，沉重的，和累贅的東西。

是十字架啊！耶穌是帶着他的十字架。爲什麼？啊，爲什麼？

他愉快地走過雪來，十字架給他負得似乎並不沉重。或西利依然覺到在他自己肩上所負的十字架的重量。

那發光的形像，在這年青的戰士面前並不止步，但是或西利的眼睛完全充滿了眩迷，充滿了天堂的感覺，當那形像靜靜地走過這青年跪着的地方的時候。

他打從右邊走到兵士們臥着的地方，在他們中間停着步，或西利看見，親眼看見，上帝的兒子怎樣將他的十字架掉在黑暗的火灰裏，於是一陣光榮的火焰便即刻升起來了，包圍着那十字架，直至那十字架，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變成了一堆大大的燃燒着的火炬！

耶穌帶了他的十字架來，帶了十字架來重生起火，使這些痛苦的人不致死亡！

或西利仍然記得所發生的事情，但很模糊。他依然跪着，一直跪到火焰斂息的時候，於是便在近着燃着了的火堆傍邊躺下，忘記了一切事情。

白天來到了。兵士和俘虜們一個一個的醒來，啊，真是一件奇事啊！夜裏的冷灰竟紅紅的燃燒着，一堆慈祥的火放出溫暖。一堆燃着的火——那冰凍的寒冷，只是一個可怕的，過去了的惡夢。

每個人都從夢的國度裏徐徐地輕輕地起來，並且覺得遇到了一個奇蹟。他們覺得他們的身體溫暖，他們的靈魂流溢着一個不可描摩的歡喜。連

俘虜們的蒼白的臉孔也閃耀着奇異的光輝，幾乎就是愉快。

斯卡德想恐嚇或西利，用一個粗暴的聲音叫着。他不是不服從命令嗎？當他的隊長熟睡了時，他竟將十字架燒掉了！不。十字架仍在那邊，像一個死了的軀體一般攤開雙手躺着，近着這沉重的木頭處，或西利跪在雪裏，雙手合着祈禱，凝視着正在升起的太陽。

斯卡德也劃着十字架祈禱。

『或西利，』他喊着，『或西利，你看見什麼？告訴我，在升起的太陽裏你看見什麼？』

或西利掉轉他充着喜氣的眼睛對着他，但他並不回答。

斯卡德終不曉得或西利凝視升起的太陽裏看見了什麼影像。

自作多情

埃及 Bey Terzu 作

在開羅古立佩花園的一角，在那個新式的，用作午後茶話的集會所裏，每天都有三個埃及人在那裏相會。他們雖然是好朋友，但是他們的性質却完全不同。第一個叫做培飛立，是一個身材短小而較為強健的青年人，面色櫻黃而帶赤紅，兩個如珠的小眼睛，常常偷偷地睜大着睨視所有的女人。他想像他自己是一個漂亮足以迷人的人，但事實上他却缺少這些品質。當他走進花園時，他便要即刻找尋一張舒適的圈手椅，找到了便坐下，交叉着他的兩足，戴上他的眼鏡，開始用眼睛看女人，並且深深地嘆氣。

第二個叫做培堅美，是一個端麗的，外貌和靄的青年人。在他生命中

所抱負的一個野心，便是穿漂亮的衣裳。他是一個聰明的車夫，狂望着他的車每年都能夠換一輛新的。倘若你有充分的機會和他談一忽兒的話，你便很容易曉得開羅最好的裁縫剛剛到的最時髦的衣料的顏色，絲質的或毛布的襯衫的價錢，以及他的車一個鐘頭能夠走多少里等……這便是最近的，無意義的閒談。

第三個叫做培馬列，是一個沉默的青年人，自認高尚而且比別人更聰明。他是一個傲慢的化身，不論跟那一個說話時，他的譏笑都似乎在說：『你是何等的平庸和無聊啊！』

(2)

某禮拜天，古立佩花園裏正充滿了男男女女，他們的面孔，衣裳，都給從周圍的木葉反射出來的落日底衰淡的金光塗上了一層顏色。三個朋友中的第一個，培飛立，便靜靜地走進花園，跑向他通常的集會所去，不斷地轉動着他的頭一方面一方面的觀察下去，觀察他有沒有引起女人們的留

意。當他走到他的集會所時，所有的圈手椅都給人們坐去了。於是他便不得不坐在一張普通的椅子上。一刻間，他的兩個朋友，培堅美和培馬列也來了。培堅美開始說話：

『你們能猜出從我家中來到這裏需要多少分鐘嗎？』

培馬列微笑着沉思着，譏諷地微笑着，但，一個字也不說，以為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是會使他賤格的。

培飛立說：

『準是十分鐘。』

培堅美突然笑起來：

『三分鐘……確是三分鐘呢。』

培馬列繃着眉頭，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以後，才說出一句粗糙而不自然的話，這句話表示出他的傲氣：

『所以你的車駛過擁擠的街道時，每個鐘頭走二十里。』

培堅美交叉着他的雙足，戴起他的獨隻眼鏡，慈和地答：

『我的車駛過擁擠的街道時，可以走二十五里，若駛過沉寂的街道時，可以走四十里。』

『你常常開得這樣快嗎？』培飛立翻轉身來對着他們問。他的全神此時似乎都給一個女人的光臨佔了去，那女人是獨自坐在一張近着他們的棹邊的。

『我幾次駛過金字塔街和黑里阿波里斯的街道時，都駛得這樣快。』

『女人們有陪你這樣出去嗎？』

『爲什麼不？』

『她們有鼓勵你這樣的愚行嗎？』

『你以爲那是愚行嗎？』

驕傲的培馬列轉對着那個自以爲迷人的培飛立，說：

『何處見得愚笨嗎？常常注視婦人，而她們却對你一點意思也沒有，

你自己以為你是個漂亮的人，其實你却是一個野熊，這豈不是十足愚笨嗎

『？』

『誰告訴你說婦人對我沒有意思？』

『事實證明是如此，沒有一個婦人是曾經被你迷着的。』

『我能夠承認這樣一句斷言嗎？』

『十分能夠啊！』

培堅美抓着了這嘲笑他那冒作唐璜（詩劇中的英雄）的朋友的機會，

說：

『我們可憐的朋友培飛立向女性求愛已完全失敗了。』

兩個朋友公然嘲笑地，因此培飛立覺得非常的丟臉和愁悶。

(3)

培飛立回家去，頭腦中充滿了關於他朋友對於他殘酷的說話和嘲笑。

他站在照鏡面前，開始審察他自己，喃喃地說：

『我真的很像我朋友所說的那樣不值人愛和鄙陋，以致所有的女人都躲避我嗎？我是何等倒霉和不幸啊。倘若這傳言在朋友間傳佈起來的話，那我怎能忍受下去呢！我怎能忍受他們殘酷的嘲笑呢！像我這樣常常被認為是愛神的偶像的人。』

他在房中上上下下的踱了一回，便脫去衣服，拍着手，叫了女僕進來，吩咐她取杯冷水給他，並且叫他的黑人侍者進來和他撥涼。過了些時，女僕便取了一杯冷水到回來，後面跟着帶了一把扇的黑人侍者。他嚙了水，便躺在他的牀上。那個侍者開始用那稻草扇輕輕地向他扇着，並且告訴他關於僕人的惡行和口角的事，但培飛立却懶洋洋地做着夢，並沒有去聽他在說些什麼，緩緩地他便熟睡去了。

(4)

現在又是五天過去了，三個朋友照常的在古立佩花園裏相會。今天培飛立在三人中特別高興；他坐了片刻，便勸他的朋友陪他到郵局裏去，他

期待着在那裏接到一封極有趣味的信。他們便一齊到郵局裏去了，培飛立果然得到了一封信，他十分熱情地接了牠。那是一個精美的藍信封，他興奮地將牠撕開，取出信來時，一股強烈的茉莉花的香氣便充滿了空氣中。那個端麗的青年培堅美禁不住說：

『美麗啊！……這是由信帶來的愛神的香氣。』

那個驕傲的培馬列帶着他平常的譏笑說：

『這是秘密的事，我們不應該去曉得的。』

培飛立的臉孔閃耀着愉快說：

『我能夠在朋友面前保守秘密嗎！』

『豪華的勇士！誰寄來了這封情信呢？』

『看簽名吧。』

培堅美看到簽字時，喊道：

『奇怪！……是美夏夏·巴卡的遺女呢！……你從什麼時候起開始跟

她迪信呢？」

培飛立熱誠地，驕矜地笑着，於是對他的朋友說：

『讓我離開你們吧，因為我一定要照這封信所說的去和她相會。』
於是他便突然離開他們了。

培飛立並不是去實行他虛造的約會，却是回到家裏去，和他的黑人侍者談天，度過他午後所有的時間。吃了飯餐以後，他走進他的書房去，坐在他的寫字檯面前，從一個抽屜裏面取出了一個精緻的，藍色的文具盒子，抽出了一頁信紙；開始緩緩地，小心地寫着：

『我最親愛的培飛立：

我真說不出，今天下午在支里拉花園會見你時我覺得是何等的快樂，聽見了你那甜蜜的訴說，看見了你那可愛而迷人的眼睛，我幾乎失去了我的頭腦。那一刹那真是我從來沒有曉得的，最快意的一刹那，當我第一次實現了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的時候。我可

以希望最近能再見到你並且繼續我們甜蜜的會話嗎？

你最深情的，已故的美夏夏·巴卡的女兒。

將信洒過茉莉香水以後，把牠封好，便寫上了下面的地址：

開羅 郵局保管處交
培 飛 立 先 生 啓

寫完了以後，他便登牀和平地睡眠了。

革命者

俄國 Artzibashev 作

(一)

教員加里·安迭生，向學校的花園傍邊走去，他在那邊站住，並沒有決定做些什麼。在兩里路的距離外，樹林像藍色花邊一般的懸掛在一片純潔的白雪上面。那是一個光輝的日子。整百種的顏色，在白色的大地上，在花園欄杆的鐵柵上閃耀。空中有一種光亮和澄明，這光亮，這澄明，只有初春的日子纔有的。加里·安迭生轉向藍花邊那邊走去，他要在樹林裏散散步。

『又是我一生中的另一個春天了。』他說，深深地行着呼吸，並且從他的眼鏡裏仰望着天空。安迭生頗有些詩人的傷感。他雙手交叉在背後，

揮動着他的手杖走着。

他走了幾步，看見在花園柵柵外的路上，有一隊兵馬。他們灰色的軍服，剛好跟白雪打個暗淡的對照，然而他們的刺刀和馬鞍，却反射着光芒。那些彎曲的馬腿，在雪地上很笨拙地走着。安迭生詫異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忽然他們所做事情的性質提醒了他：他們是在實行一個令人憎厭的使命。這，說是理智告訴他，寧可說是本能告訴他。有些小尋常和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並且這同一的本能告訴他，他應該把自己躲起來，不要被兵士們看見。他迅速地彎向左邊，蹲下來，在柔軟的，溶解的，脆碎的雪地上爬向一個低低的乾草堆裏去；在這乾草堆後面，伸長他的頸子，他能窺見那些兵士究竟做些什麼事情。

他們一共十二個人，一個肥肥的，年輕的軍官，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他的腰際很美麗地繫着一條銀色的帶子。他的臉色是那樣的紅，就是隔得那麼遠，安迭生也能看見他光亮突出的鬚眉上的，奇異白色的閃光，同

他那鮮明的膚色互相輝映。他那粗啞的聲音，很清楚地傳到這位教員躲着的地方——他是很留心聽着的。

『我知道怎樣辦的，我不用着任何人勸誡，』軍官喊。他拍着他彎曲的手臂，向下望着那羣嘈雜的兵士中的某一個。『我要做把你看：怎樣是一個叛逆，你這該死的臭蟲！』

安迭生的心迅速地跳着。『天啊！』他想，『那是可能的嗎？』他的頭打着寒戰，像受到一陣冷潮的襲擊。

『軍官，』一陣平和的，拘束的，但又是清晰的聲音從兵士中發出，『你沒有權——那是要由法庭裏決定，——你不是是一個法官——這簡直是暗殺，——而不是——』

『不要出聲！』軍官發出雷霆一樣的，爲憤怒所控塞的聲音，怒斥着：『我會給你一個法庭的。伊凡諾夫，向前去吧。』

他踢着馬身，便騎着走了。安迭生機械地看着那條馬怎樣謹慎地走牠

的路，牠很輕快地走着，彷彿是一種跳舞的步態。牠豎着耳朵，在靜聽所有的聲音。在兵士中間，有一陣片刻的，興奮的聲音。於是他們分散到各方面去了，只留下三個穿黑衣服的人在那裏，兩個高的，一個却是又矮又脆弱的。安迭生能夠看見那個矮子非常光亮的頭髮。他又看見他玫瑰般的耳朵，向各方面豎起。

現在他完全曉得要發生什麼事情了。但這是一件如此可怕，如此反常的事，竟使他想像着好像在做夢一樣。

『白雪，田野，樹林，天空，是那樣的光輝，是那樣的美麗。萬物都吐着春的氣息。然而人却要被殺了。那怎麼能夠呢？不可能的啊！』他的思想混亂着，他有一個忽然變成癡狂的，發現到他所看見，所聽到，所感覺到的，都不是平常所有，而且也不應該聽到，看見，感覺到的人的感覺。

三個穿黑服的人，一個跟着一個的站在近欄柵處，兩個彼此站得很近。

，那個矮子則站得稍遠一點。

『軍官！』其中一個用絕望的聲調喊着——安迭生不知道這是那一個的聲音——『上帝看見我們啊！軍官！』

這時便有八個兵士迅速地下了馬，粗魯地握着刺馬輪和指揮刀。顯然的他們是很急促，似乎在幹着一種盜賊的工作。

又有幾個靜默地跑過來，直至兵士們在穿黑衣服的形像面前各自排成了一列，并托平地們的鎗枝。這樣幹着時，一個兵士忽然擲下了他頭上的帽。他拾起來，沒有拍去那濕濕的雪，便又重新戴上。

軍官依然騎在馬上，在一處踱來踱去，那馬還是豎起耳朵，別的馬，也豎牠們起尖尖的耳朵，靜聽各種的聲音，不動地站着看着穿黑衣服的人，牠們長長的，聰敏的頭顱偏向一邊。

『至少要救救這個小孩子！』別一個聲音響於空中。『為什麼要殺一個小孩子？他媽的！小孩子做了什麼呢？』

『伊凡諾夫，照我所告訴你的做吧，』軍官大聲說，他的聲音吞沒了其他的聲音。他的臉孔變爲像一塊紅色的法蘭絨那樣的鮮紅。

跟着展開一幕帶着殘暴的景色，這景色的可怕令人憎厭。那個穿黑服的矮子，光頭髮，紅耳朵，用一陣震顫的，小孩子的音調，呼出一句兇殘的叫喊，并且退在一邊。隨即被兩三個兵士捉回原處。然而這小孩子開始掙扎着，於是又有兩個兵士走上前去。

『噯唷！噯唷！』小孩子叫着。『讓我去，讓我去吧！噯唷！噯唷！』

他震顫的聲音，像一條被刺未死的豬似的在空中響着。可是隨即沉靜下來了。他一定受着致命傷，跟着便發出意外的，勉強的靜默。這小孩子被推到前面去。於是發出一陣震耳的聲音。安迭生顫抖地驚向後退。他清楚地，然而又模糊地像在夢裏，看見兩個穿黑衣服的身體倒下來，看見白色火花的閃耀，一陣白烟在澄清的，光輝的空中升起。他看見兵士們迅速

地騎上他們的馬，全沒有看一看倒下的軀體。他看見他們沿着那溜泥的路狂奔，他們的鎗枝叮噹叮噹地響着，他們的馬蹄也得地響着。

他看見這一切，他現在已經站在路的中間了，並不曉得自己何時以及怎樣的從草堆後面跳到這裏來。他像死一般的蒼白。他的臉孔滿是濕漉漉的汗水，他的身體顫抖着。他被一種身心上的憂悶所襲擊，所痛苦。他不了解這感覺的性質。他完全像生了兩一樣，雖然還不致十分發嘔，還不致十分害怕。

在兵士們從那條朝着樹林轉灣的路上消滅以後，就有許多人趕到這個開鎗的地方，雖則直到那時他還沒有見過一個人。

屍體在欄柵的別一边的路傍躺着，那裏的雪很清潔乾脆，並未被人殘踏過，在光輝的空中，柔和地閃耀着。一共三個死的軀體，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小孩子躺着，長長的，柔軟的頸子伸展在雪上，在小孩子身邊的那個人的臉孔，却看不見。他的臉孔是倒仆在一個血潭裏。第三個是一

個大人，有着黑的鬚，和巨大的，強壯的手臂。他那巨大的身體完全是攤開的，他的手臂，伸過一個染着鮮血的雪的大面積。

這三個被鎗斃的人，不動地，黑黑的躺在白雪上。站在遠處，沒有人能夠說出像他們那樣不動的被人們圍着躺在狹路的傍邊的那種可怕。

那天晚上，加里·安迭生在他學校的小房間裏，不能像平常一般寫他的詩。他站在窗前，沉思着，凝望着那個悠遠的，蒼白平圓的月亮在那朦朧的藍空中。他的思想混淆，憂鬱，沉重，似乎有一堆雲落在他的腦上。

在那朦朧月光下面的模糊的輪廓裏，他看見黑的欄柵，樹木，和空虛的花園。他似乎看見他們。看見那三個被鎗斃的人，兩個大人，一個小孩子。他們現在在荒涼的，沉寂的田野的路傍躺着，他們那死白的眼睛，像他活的眼睛一般遙望着寒冷的月亮。

『那個時期總會有一天會到來的，』他想，『殺人的事將成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那個時期會到來的，甚至殺了那三個人的兵士，軍官，會

發現到他們所幹的行爲，並且了解他們爲什麼殺人。此事對於軍官兵士自己，正好像對於那些被殺的人一樣的必需，一樣的重要，一樣的應該。

『是的，』他高聲地，莊嚴地說，他的眼睛潤濕着，『那時期是會來的。他們會了解的。』那暗淡的，朦朧的月亮，這時已在他那潮濕的眼睛裏模糊下去了。

爲了那三個穿黑服的人，有一種極大的憐憫刺着他的心，那三個人的眼睛，望着月亮，憂愁而且看不見。一種憤怒的感覺，像一把刀一般的切着他，占據着他。

但加里·安迭生的心又平靜起來，輕輕地竊語着：『他們不了解他們所做的事情的。』這句反覆的句子，給他力量去控制他的盛怒和憤激。

(二)

天依然光輝明朗，但已是蒼暮的時候了。潮濕的大地發出春的氣息。

清潔的，寒冷的水，從鬆散的，溶解的雪裏向各處奔流。樹木的枝幹欣欣向榮的發葉了。鄉村的周圍，一里一里的展開了清楚的，青蔥的景色。然而春天的清明和快樂並不在這鄉村裏，而是在鄉村的外面，在那些沒有人的田野，樹林和山上。在鄉村裏，空氣只是像在一個惡夢中那樣的悶塞，沉重，可怕。

加里·安迭生站在接近一羣陰沉的，憂愁的，心不在焉的人的路上，伸長他的頸子，看着鞭打七個農人的準備。

他們站在正在溶解的雪上，加里·安迭生不能不自信，那些人是他早就認得的，了解的。因着那件就要臨到他們頭上的事情——那件羞恥的，可怕的，不能避免的事情，他們已同世界隔絕了。因此他們不能了解他——加里·安迭生——的感覺，正如他不能了解他們的感覺一樣。衝着他們的是兵士，得意地，漂亮地，趾高氣揚的騎在他們的駿馬上面，牠們抬起聰敏的頭顱，斑斕的，呆笨的臉孔，緩緩地向各方面移動，輕蔑地望着安

「送生——他很快的看見這種可怕，這種凌辱，但沒有什麼動作，而且也不敢有什麼動作。所以加里·安送生似乎覺得有一種冰冷的，不可忍受的羞恥刺着他，正如夾在兩塊冰的夾板中一樣，能看見一切事情，而不能移動，不能叫出或發出一句呻吟。」

他們拖出第一個農人。加里·安送生看見他那奇異的，痛苦的，絕望的面容。他的嘴蠕動着，然而聽不見聲音，他的眼睛溜來溜去。像一個狂人的眼睛一般，有着一道光輝的閃耀。他的心，明顯的，已不再能夠領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張同時充滿着理智和瘋狂的臉孔，是這樣的可怕，當他們將它埋到雪裏，他那閃耀着的赤背代替了那雙怕人的眼睛的時候，他竟感到了安慰。那閃耀着的赤背，是一種愚蠢的，醜陋的，可怕的光景！

那個戴着紅帽的，巨大的，紅臉孔的兵士，將他推前去，似乎得意地向下望着他的身體，於是叫出一句清楚的聲音：

『上帝祝福，讓她去吧！』

安迭生似乎沒有看見兵士，天空，馬，以及人羣。他覺不到寒冷，可怕，或者羞恥。他聽不見鞭撻的絞纏聲，或者農人痛苦的，絕望的哀號。他只看見一個人的身體所凸起來的赤背。滿是白紫的鞭痕。這背部便漸漸失去人類肉體的形狀。熱血徐徐的滲出來，濺出來，合而爲一的滴下，成爲一條小流，這小流便向白色的，溶解着的雪上流下去。

恐怕刺着加里·安迭生的靈魂，當他想起了那個人若站起來，望着那些眼見他露天的裸着體，被鞭成血污的肉醬的人的時候。他閉上他的眼睛。當他睜開來時，他看見四個穿着制服，戴着紅帽的兵士，又將另一個人壓倒在雪上，他的背部裸着，正如醜污的，可怕的，荒謬的，一個滑稽的，悲慘的形狀。

於是第三個，第四個，一直到了完結。

加里·安迭生站在潮濕的，溶解的雪上，伸長他的頸子，顫抖而且口

吃，雖然他不說一句話。他身上滲出濕汗。一個羞恥的感覺，浸透了他整個身體。那是一個屈辱的感覺，他竟不得不避開他們的注意，使他們不致捉着他，將他也按倒在雪上赤裸裸的打，他——加里·安迭生。

兵士們逼迫而且擁擠，馬抬起牠們的頭，鞭打的綽響聲在空中響着，裸着體的，羞恥的人肉向上凸起，撕碎了，鮮血從上面流過，像一條蛇般的捲着。詛咒和猛烈的呼號，穿過春天清明的空中，在鄉村裏蕩漾。

安迭生現在在市政府的石級上看見五個人的臉孔，是已經領受了他們恥辱的那些人的臉孔。他隨即迅速地翻開他的眼睛。他想，一個人若看了這些人以後，一定要死的。

(二)

他們一共十七個人，十五個兵士，一個副官，和一個年輕的，沒有鬚的軍官。這軍官騎在火的面前，凝視着火焰。兵士則在運貨車上修整鎗枝。

他們灰色的形像，在黑色的，溶解着的雪地上靜悄悄地移動着，不時被熊熊的火堆中所凸出的木頭所絆倒。

加里·安迭生穿着一件大衣，手背在後面，帶着他的手杖，向他們走去。那個副官，一個強壯的人，同一個老兵士跳起來，從火邊翻轉身望着他。

『你是什麼人？你幹嗎的？』他興奮地問。從他的聲調裏，顯然的，兵士們害怕地方上的任何一個人。這地方，便是他們來散佈死亡，毀滅和痛苦的。

『軍官，』他說，『這裏有個我不認得的人。』

軍官不出聲的望着安迭生。

『軍官，』安迭生用一種輕微的，緊促的聲音說，『我的名字叫米車孫。我是這裏的一個商人，我是到鄉下裏去做生意的。我恐怕我許會被別人誤會——你曉得。』

、『那你在這裏探尋什麼東西？』軍官憤怒地說，臉孔掉開去。

『一個商人！』一個兵士譏笑着。『他是應該受檢查的，這個商人是應該受檢查的，這樣纔使他不會在夜裏走來走去。其實這樣的人，應該在他的臉上打他一巴掌。』

『他是一個嫌疑的人物，軍官，』副官說。『你不以為我們不如逮捕他嗎？怎樣？』

『不，』軍官懶洋洋地答。『我憎惡他們，詛咒他們。』

加里·安迭生默默地站在那邊。他的眼睛，在黑暗中，被火光照着。他那矮矮的，強壯的，清秀的形狀，在晚間的田野裏，在兵士的中間，跟他的大衣，手杖，眼鏡，都在火光中閃耀，看上去很奇怪。

兵士離開他走開去。加里·安迭生依然站了一刻。於是他翻轉身走了。很迅速的在黑暗中消失了去。

夜漸漸深了。空氣轉冷，叢林的頂上，在黑暗中更加顯出清楚的輪廓

。加里·安迭生重新走到軍人的地方去。但這次他隱藏着，低低地捲伏着，當他在叢林下面走着他的道路時。在他的後面，人們像影子一般沉寂，靠着叢林，靜靜地，小心地移動着。在加里後面的右邊，有一個高高的人，手裏執着一把手鎗走着。

在一個小山上面，有個兵士的形象很奇怪地，很不意地出現了，但不是他們曾經見過他的地方。他正在熄滅的火光無力地照着。加里·安迭生認識這個兵士，就是說他應該被檢查的那個。安迭生的心裏並不介意，他的臉孔冷冷的，動也不動，像一個睡着的人。圍着火堆，兵士們攤開地臥着，只有那個副官，頭垂過膝踝地坐在那裏。

在安迭生右邊的那個瘦長的人，舉起他的手鎗，攀動鎗機。隨即有一片眩目的火光，一個震耳的聲音。

安迭生看見那個守衛者舉起他的雙手，緊握着他的胸部坐在地下。附近各方面，爆烈的火光閃耀着，跟一陣怒吼的咆哮連成一片。那個副官跳

起來，隨即倒在火堆裏。灰色的兵士的形狀，像妖怪一般的向各方面奔走，揮起他們的手，在黑色的地上倒下去，扭曲着。那個年輕的軍官打從安迭生面前走過，搖動他的雙手，像那些奇異的，驚起的鳥一樣。安迭生似乎在想些別的什麼，舉起他的手杖，用所有的力量，打着軍官的頭顱，每次擊下去，都發出一片笨重的，難聽的聲音。軍官繞了一個圈子，撞着一株灌木，吃了第二次打以後，他才坐下去，像小孩子一般的雙手遮着頭顱。一個人跑上前去，開放着一枝手鎗，彷彿是安迭生自己的手放着一樣。那軍官便全身倒在那一堆裏。頭向前的摔在地上，肺部很大力的起伏着。他的腿抽搐了一刻，於是他便靜靜地捲伏着了。

鎗聲停止了。白臉孔穿黑衣服的人，在黑暗中像幽靈一般，在兵士的死屍傍邊走動着，解除他們的鎗枝和子彈。

安迭生用一個冷冷的，留意的目光，看到了這一切。當一切都過去了時，他走前去，握着那個副官被燒着的腿，想將屍體從火堆裏移開去。但

那屍身太重，他拖不動，也就由牠去了。

(四)

安迭生木然地坐在市政府的階級上，沉思着。他想他——安迭生怎樣的跟他的眼鏡，手杖，大衣和詩歌，欺騙了而且賣掉了十五個人。他想這是可怕的事，但在他的心中，已沒有憐憫，羞恥，也沒有怨恨。如果他是自由的話，他曉得他——加里·安迭生跟他的眼鏡，詩歌，他一定要直接再做這些事情。他開始審查他自己，看看在他自己的靈魂裏面究竟如何。但他的思想沉重而且紛亂。爲了有些理由，使他想着騎在雪上那三個人，用他們死去的，閉了的眼睛，遙望着那悠遠的，淡白的，微朦的月亮，比想起那個他曾在他的頭上重擊了兩下的被刺軍官還要難受。他並沒有想到他自己的事。他彷彿很久很久以前，便做完了一切的事情。有些事情是過去了，忘記了，只留給以空虛，他不應該去想牠。

當他們忽然的拍着他的肩膀時，他才站起來，他們迅速地引他到花園

裏去，那邊，蔬菜露出牠們乾枯的頭，他不能夠形成一個思想。他被引到路上來，將背靠着欄杆的一條鐵柵上面。他戴平了他的眼鏡，雙手背在後面，他文弱的，肥矮的身體站着，他的頭稍稍歪向一邊。

最後一刻，他望着前面，看見來福鎗的鎗管對着他的頭，他的胸，他的肚，以及掛着震顫的嘴，蒼白的臉孔。他清楚地看見一枝鎗管對平他的前額，怎樣的忽然垂下來。

有些奇異的，不可理解的東西，（似乎不再有這世界，不再有這地球，）經過安迭生的心頭。他將他矮矮的身體，盡所有的高度自己站得直直的。並且驕傲地昂起他的頭。一個奇異的，模糊的，純潔的力量，和驕傲的意義充滿他的靈魂。並且一切東西——太陽，天空，以及人民，田野和滅亡，彷彿對他都是遙遠，無用而且沒有意義。

鎗彈射在他的胸膛裏，射在他的左眼裏，射在他的肚裏，照着他的大衣的紐孔一直射上去。他的眼鏡震得碎成一塊塊。他發出一聲呼號，繞了

一個圓圈，臉孔撞着一條鐵柵，那個未被鎗彈射過的眼睛大大地睜開着，他倒下地去了。

他伸出去的手抓着地皮，似乎想支持他自己。

那個軍官面色轉青，向他奔前去，下意識地袖出他的手鎗，對着他的頸項連放兩鎗，安迭生便在地上攤着了。

兵士們迅速地走了。但安迭生依然平平地壓在地上。他的左手的食指，繼續震顫着十秒鐘左右。